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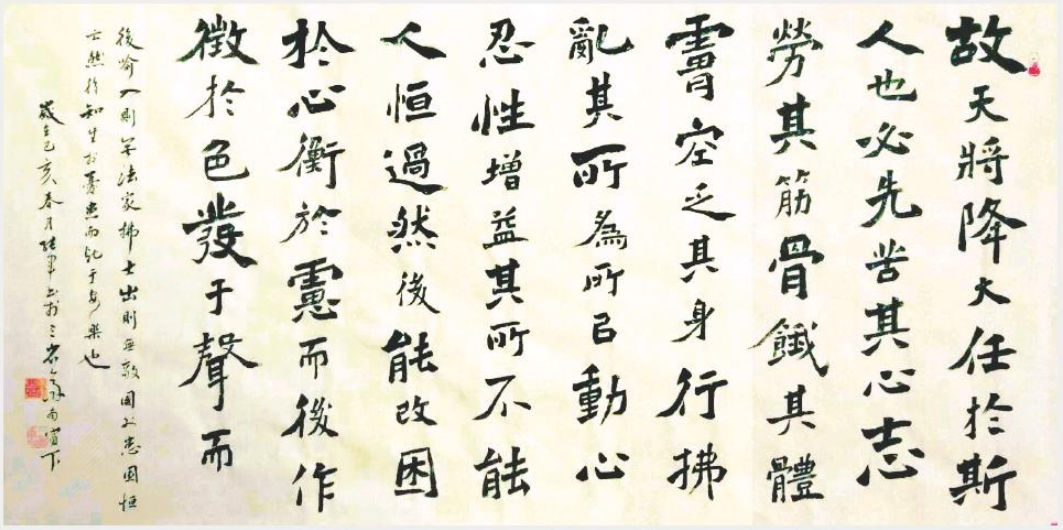
总第563期
2020.8
【下半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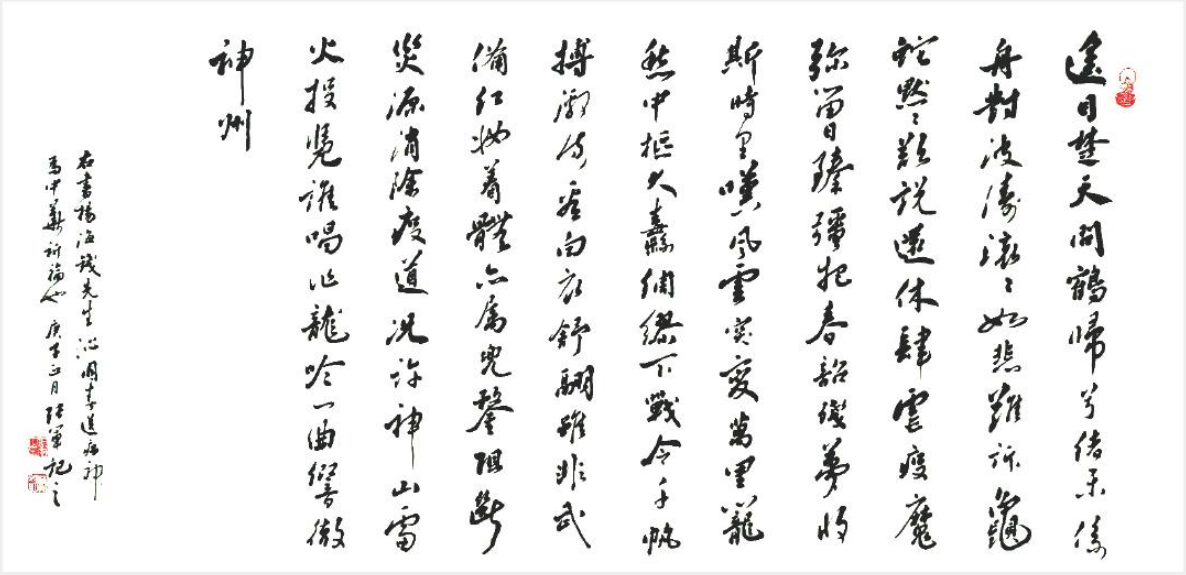
风陵渡
玉碎刀寒
送你一封发财信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张军作品选





张军书法作品



张军简介

张军，河北鹿泉人，号三省斋主，就职于鹿泉市黄壁庄镇中学。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传统文化教育学会书画委员会顾问，河北省残疾人创业基金会特聘书法家，书法作品被博物馆、纪念馆收藏；书法作品在“新人新作展”“羲之杯”“祭侄文稿杯”等比赛中获奖。



一把火烧掉财宝

◇文／张培山　图／段明

东汉桓帝时期，荆州刺史度尚招募一批士兵以及一些流民，镇压艾县的叛乱，大获全胜，获得大批金银财宝。叛军首领卜阳、潘鸿却跑掉了，逃进深山老林。此时，不乘胜追击必然后患无穷，贻误战机。可是，这支军队在获取大批财富之后却斗志松懈。不愁吃不愁喝的，还拼什么命啊。

度尚发布命令，准许将士们出营打猎游玩。将士们欢天喜地，各个军营倾巢而出。这时，度尚暗中派遣心腹纵火焚烧军营，眨眼工夫，金银财宝全部化为灰烬。打猎的将士们回营，见此惨状，心疼得直流眼泪。度尚连忙安慰他们，深深责备自己对火灾防备不严，表现得极为内疚。弄到最后，将士们反而来安慰度尚。

度尚看火候差不多了，就激励大家说：“卜阳、潘鸿积蓄的金银财宝足够我们享用几辈子，只怕大家不肯尽力拼杀。丢失的东西少得可怜，何必放在心上？”全体将士纷纷请求出战。度尚下令连夜厉兵秣马，率领这支军队于拂晓前直接攻打叛军的堡垒。卜阳、潘鸿大败。度尚出征三年，终于平定叛乱，朝廷封他为右乡侯。

孙子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对于钱的态度，又何尝不是如此？

选自《特别关注》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8（下）【总第563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一把火烧掉财宝　张培山　1

今古传奇

送你一封发财信　曲子清　4
捕盗　林扶霄　6
吴承恩剿匪　徐侠　9
夺命八哥　王东生　11



险境迷踪

猎杀“六大件”　刘建平　14
谍王　方东　24

天下奇案

玉碎刀寒　寒汐　30
索命灵蛇　35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宫廷秘事

铁血雄关　於全军　37
太宗赏之罚　张爱国　40
郭皇后的后宫戏　张鸣　42

世情百态

风陵渡　王吴军　44
太平年　韩佳童　48
特别通行证　魏永贵　54
讨价还价　沈岳明　56
偏心　曹洪蔚　58

乡野异闻

大厨　相裕亭　60
蛇盘疮秘方　宋向阳　62
金堂仁义面　张文刚　64
长久算盘　侯发山　68
白五爷　孙兆贵　70



秘闻纵横

一只烟灰缸引发起义　蓝胖　72
国货打败跨国公司　袁灿兴　74



传世传说

除害　曹保明　温玉杰　76
天鹅神玉　裴雪杰　78

沧海拾贝

圈套　飞鸿　23
清代外国人如何加入中国籍　李晓巧　43
古代已有“囧”字？　57
乱更退敌　佟雨航　59
宋代已有节目主持人　63
郁达夫请客　王秀芝　69
慈禧儿媳不好当　80

送你一封发财信

◇文／曲子清　图／段明



民国年间，辽河口匪患猖獗。辽西悍匪大玉子雄踞一方，打的是劫富济贫的旗号，干的却是烧杀抢掠的勾当，人们提起大玉子都胆战心惊。大玉子读过书，每次行动之前，他都给抢劫对象写一封客客气气的勒索信，在每封信的信封上都亲笔手书“恭喜发财”四个字，所以当地人称“发财信”。可收到“发财信”的富户土豪就愁云惨淡了，像收到了阎王爷的邀请函。

辽西有个叫沙坨子的小村，村里有一户李姓人家，户主李老财是个出名的老实人，靠着祖上余荫，加上平素克勤克俭，攒下了二十垧好地，日子过得比较殷实。

这一日，家丁打开大门时，发现门楣上躺着一封“发财信”。李老财一见这封“发财信”，差点儿没晕过去。

李老财哆哆嗦嗦地展信观看，上写：“李兄钧鉴，玉某近日生意经营不善，弟兄生计困难，难以为继，想从李兄处暂借一百块大洋，限三日送到鬼子沟。详细地址自有人告知，在此不一一赘述。得罪之处，望海涵，玉某不胜感激。祝兄台家财兴旺，福寿康宁！”落款是个龙飞凤舞的“玉”字。

李老财看完之后，脑袋嗡嗡直响，感到血都涌到了头上，喉咙发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家里只有十块大洋，还是多年积攒下来的，上哪儿弄一百块大洋啊！

李老财急得团团转，一点主张也没有。凑不上一百块大洋，土匪定然不会善罢甘休。土匪一怒之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想到此处，李老财决定，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得对家人和几个长工做个交代。

他让账房蔡庆来把人都召集起来，他哆哆嗦嗦了半天，总算交代明白了。意

思是，家里收到了“发财信”，限期三天，交出一百块大洋，如交不出的话，怕难善了。言外之意就是“你们是无辜的，去账房领完工钱，都各自散了吧”。

账房蔡庆来是个沉稳精细的中年人，他见李老财遇到困难，能以己度人，便暗自点头。安置完琐碎事项后，他转身回到李老财身边。李老财见他没走，摆手说：“老伙计，你也先出去躲躲吧。”

蔡庆来问，“东家，此事您打算怎么办？”

李老财无精打采地说：“还能怎么办？亲自去一趟鬼子沟呗，看能不能打个商量，如果土匪不开面，就由着他们吧。”

蔡庆来急了：“东家啊，没钱和他们商量个啥？那是有去无回啊。我倒有个办法，东家您能相信我吗？”

“咱们多少年的朋友了，我怎能不相信你呢？”

“那好，东家您把现有的大洋都交给我，然后去亲友那儿躲十天。最多十天之后，我给您了结此事。”

李老财担心地问：“你打算怎么了结此事？”

蔡庆来一笑，说：“天机不可泄露。”

李老财没办法，却还是担心：“你有把握吗？”

蔡庆来点点头，肯定地回答：“东家放心！”

李老财走后，蔡庆来模仿大玉子的笔迹，写了十封“发财信”，连夜投递出去。第二天，县里有名的富绅大户都收到了“发财信”。

各个绺子本来相安无事，这次大玉子越界通吃，其他绺子不乐意了，纷纷派人过来问询。县里大户们更是炸了锅，联名上书，一致要求县里必剿这股土匪。

一天里，全县震动。大玉子蒙了一下，随后冷笑道：“好你个李老财，敢在我面前搞鬼！”

当天晚上，李老财家灯火通明，蔡庆来坐在太师椅上自斟自饮。忽而，蔡庆来朗声道，“大当家的，既然来了，请进来吧！在下早已备下好酒，恭候多时了。”

大玉子沉着脸，推门而入：“为什么冒我的名，发下这些‘发财信’？”

蔡庆来一笑：“不如此，大当家的肯来一见吗？”

“你要见我，何须如此大动干戈？”大玉子慢慢摸出匣子枪，打开保险，推子弹上膛，顶在蔡庆来的太阳穴上，“李老财，现如今，没有令我信服的理由，怕你吃饭的家伙要搬家了。”

蔡庆来正色起身，抱拳说：“大当家，且听我一言。辽河口各路义军不少，大当家的高举义旗，劫的却是不义之财，江湖人士纷纷投靠。如果像李老财这样本分人家都要打劫，那江湖义字从何谈起？如果没有义字，大当家的绺子还会久远吗？”

大玉子想了想，挪开匣子枪，凑过来：“李老财，你如果没钱，那是小事情。说出来，我可以放过你，何必弄出这些事来？”

蔡庆来说：“我不是李老财，只是李老财的一个账房，我叫蔡庆来。如今我想告诉大当家的是，如果各个绺子互相倾轧，县里大户们一致要求剿匪，大当家以为，你会撑多久？”

大玉子笑了，赞许地说：“你果然是个人才，生逢乱世，与其做一个账房，不如到我这里做二当家吧。”

蔡庆来正色答道：“承蒙大当家看得起，无奈蔡某另有任务，只能抱歉了。既然冒充了大当家的发出‘发财信’，总得让大当家有个发财的机会。”

大玉子哈哈大笑，问：“什么机会？”

“后坨子有个暴发户丁大发，是个专门欺压良善的恶主儿，他最近投靠了日本人，成立了保安团。我最近听说，他

筹集了二十万大洋，准备孝敬他的日本主子。我给他发了‘发财信’，相信不久鱼儿就能咬钩，不知道大当家的敢不敢吞下这条大鱼？”

“丁家大院四角修有炮楼，请了炮手看家护院，守得铁桶一样，要咬开它得多大损伤，你拿我弟兄的命开玩笑吗？”

“如果我能把他调出来呢，是否会方便很多？”

“你调他出来，我就下网捕鱼。”大玉子说完，并不耽搁，转身而去。

蔡庆来拿着“发财信”和十块大洋，来求见丁大发，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说：“丁员外，请您帮帮忙，都是乡里乡亲的，断不能让土匪猖獗。这大洋是我们东家仅有的，请您一定帮帮忙。”

丁大发眯缝着三角眼看了看蔡庆来手里的大洋，装模作样地说：“匪患猖獗啊，蔡先生，丁某不是不帮，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蔡庆来继续央求：“丁员外，这十里八乡的，只有您的实力最强，您要不管，我们都得被土匪吃掉啊。”

丁大发掂了掂手里的“发财信”，叹气道：“瞧，我这也一筹莫展呢。”

蔡庆来义愤填膺：“什么？您也收到了信？我看这股土匪是找死。”蔡庆来仔仔细细看了看这封“发财信”，小心翼翼地建议说，“丁员外，不如借此机会收拾了这股土匪。”

丁大发瞪起三角眼：“蔡先生，你有何高见？”

蔡庆来提笔写出八个大字，“假意送银，暗藏伏兵”。

丁大发一见这八个大字，哈哈大笑。

三天期限一到，丁大发让他的保安团扮成庄丁，押着装大洋的车，缓缓来到指定地点。左等右等，土匪根本就没来。丁大发气得七窍生烟，正想派人打探一下，忽见丁家大院火光冲天。等丁大发带兵赶回去，土匪已将大院洗劫一空，带着大洋回去了。

丁大发一口气没上来，差点儿气死。等他缓过劲儿来，才发现，蔡庆来早已消失不见。

有人说，蔡庆来是抗联义士，也有人说，蔡庆来去了大玉子的绺子，专门写“发财信”。从那儿之后，“发财信”只给恶贯满盈的坏人，却从不骚扰无辜的百姓，当地人也称其为“仁义信”。

选自《民间文学》

捕盗

◇文／林扶霄　图／段明

清朝嘉庆年间，江南人蔡小山进京参加武举会试，却因科场腐败而落第。

蔡小山虽满怀怨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回江南老家，然而一过长江，他却觉得无颜再往前走，加上心中愤恨难消，干脆召集一伙好汉，在崇山峻岭间觅了一处险要地带，做起劫富济贫之事来。

数年后，蔡小山的山头早已出名。当地组织军力曾围攻数次，皆大败而归。巡抚为此震怒不已，下令知府杨大人牵头，召集四县军士乡勇来攻，务必攻破山头，捉住蔡小山。

蔡小山自知不敌，就没让大伙儿做无谓的抵抗，官军从西边来，他们朝东边逃，各自作鸟兽散。杨知府率众军士一路追杀至三十里外的栗山附近，仍不见蔡小山踪迹，不禁气急败坏。这时，师爷劝杨知府说：“栗山以前是草寇盘踞之地，蔡小山极有可能会逃入栗山。”杨知府觉得师爷言之

有理，便带着大伙儿直奔栗山。

四更天时，栗山深处，一阵火光冲天，后面的军士不知缘由，人心不免躁动，但很快前头便传来消息，说蔡小山果然躲在栗山的一间茅舍中，知府大人趁其不备，让人堵住门窗，施以火攻。

天亮时分，大火熄灭，杨知府派亲信去茅舍收拾蔡小山尸骨，却意外觅得一男一女两具尸骸。杨知府先是一惊，转而大喜，扯开嗓门往后方喊道："蔡小山及其压寨夫人，都已被大火烧死。大家这就可以回去庆功领赏了！"

众人听了个个欢呼雀跃，纷纷称赞知府大人英明神武。捕盗的烽烟就这样熄灭了。

第二年的春天，城里来了个口才盖世的说书人，侠义、公案、演义、逸闻、鬼怪……张口就来，你只要给钱，他就说不停，人称"倒箩筐"。

这天，倒箩筐大张旗鼓地讲起了之前活生生的一桩大案——蔡小山金蝉脱壳，杨知府瞒天过海，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

倒箩筐绘声绘色地说，那日，蔡小山自知寡不敌众，早就做好散伙逃命的打算。他平日人称"蔡黑胡"，只因一把乌黑茂密的络腮胡子格外醒目，那天也匆匆剃了个精光。这还不算，他又从床底取出一套官兵制服换上，等到山下四县军士乡勇一齐杀到，他也不逃，找了个机会，趁势混入官兵队伍，来了个浑水摸鱼。



杨知府一路穷追猛打，意在捉住蔡小山，却不知蔡小山一直扮作官兵远远地跟着。等到杨知府听从师爷建议，杀入栗山，仍不见蔡小山踪迹，觉得无法向上头交代，方才慌神。

这时，杨知府见栗山深处微微有烛火从一间茅舍中透出，便向师爷打听这山中所住何人。师爷回道："栗山如今正是野栗子成熟的季节，这里面住的八成是外地来的叫花子，在这儿搭了个茅舍，住了下来，专采野栗子吃。"

杨知府转了转眼珠说："你胡说八道什么？现在躲在茅舍里面的不正是蔡小山吗？"

师爷顿时点头会意道："大人好眼力！听说这蔡小山武艺高强，我们该如何是好呢？"

杨知府道："先堵住门窗，再用火攻，烧死他。"

就这样，茅舍里面的人被活活烧死了。

倒箩筐说到这儿，台下有观众起身反驳道："你胡说！大火熄灭后，茅舍里捡出的明明是一男一女两具尸骨。"

倒箩筐回道："你急什

么？我还没讲完呢。栗山那间茅舍，原本的确是叫花子住的。可栗山是什么地方？那以前也是绿林好汉的栖身之地啊，蔡小山对那里神往已久。有一回，他闲来无事，就去那儿游玩。栗山很大，他转悠半天，饿得直发晕，气都喘不上来。一个叫花子见状，就从茅舍里拿出自己采摘的野栗子给蔡小山吃，蔡小山很感激那叫花子，就将其带回山寨，当自己的随从，那间茅舍就此空了出来。后来从外地来了两个流民，是一对老夫妻，无家可归，就住在那儿了。所以，知府当年放火烧死的那两个人，就是住在茅舍里的那对老夫妻，根本不是蔡小山和他的什么压寨夫人，蔡小山压根儿就没娶过老婆……”

倒箩筐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突然冲过来几个衙役，不由分说将其带回了巡抚衙门。

原来，巡抚听下人报告，倒箩筐在讲蔡小山的案子，又是疑惑又是震惊，便差人将倒箩筐带到眼前，问他到底是信口开河，还是真有其事。倒箩筐回答说是真有其事。

巡抚沉思道：“这其中曲折，你一个说书的又是怎么知道的？”

倒箩筐冷笑道：“其实我不是说书的，我就是蔡小山！说书场上所说之事，都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巡抚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高大的汉子，怒道：“蔡小山是什么人，你也敢冒充？你若真是蔡小山，会主动把真相抖搂出来，让世人知道你没被烧死，而是逍遥法外吗？这样做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是自掘坟墓，蔡小山不会这么傻吧？”

蔡小山平静地说：“我当然知道我这么说这么做，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按理说，杨知府已经将蔡小山案了结，我也已经解脱，完全自由了。但为什么我还要在众人面前演这一出，主动前来送死呢？因为当年被杨知府烧死的那对老夫妇，正是在下的亲生父母。他们沉冤未雪，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蔡小山接着解释说，当年他落榜之后，占山为王，这些事本是瞒着父母干的。后来，他做了几件大事，名声在外了，父母也就知道了，便不远千里上山来找他，劝他改邪归正，随他们回去，从此隐姓埋名，做个平头百姓。

蔡小山起初并不答应，说自己只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而已。无奈父母以死相逼，加上杨知府协调四县兵力、将要猛攻山头的消息恰于此时传入他的耳朵，才最终让他心生退意。可山上的大量钱财怎么转移呢？蔡小山想了很久，才有了主意。

当时，栗山的叫花子刚做了蔡小山的随从，蔡小山就带着父母来到栗山，让父母暂且在叫花子的那间茅舍中住下，以掩人耳目。暗地里，他在茅舍中挖好地洞，将山上的钱财分批转移到了地洞中。

这些事刚做完，杨知府便率兵打来了。由于蔡小山早有安排，实际上他也成功逃生了。然而天意难测，他怎能想到杨知府会追至栗山，又如此邀功心切，心狠手辣，不惜烧死无辜之人来为自己脸上贴金呢？

由于父母枉死，蔡小山对自己的逃生毫无喜悦之意。一年来，他时时难忘双亲的冤屈，思来想去，最终决定要不惜性命，为父母讨回公道。

听完蔡小山的话，巡抚惊愕不已。

第二天，在蔡小山的带领下，巡抚亲自前往栗山查看。茅舍已经烧毁，那一片焦土之上，也已经长出了新鲜的野草。

蔡小山指着这片草地道：“那些金银珠宝就藏在这下面。”巡抚下令手下开挖，果如蔡小山所言，底下金银无数。

巡抚叹了口气说：“你本可以做个逍遥自在的富翁，现在却成了阶下囚，真的甘心吗？”

蔡小山正色道：“只要父母的冤屈能够洗刷，杨知府这样的狗官能够伏法，我无怨无悔！”

选自《故事会》2020.3上



吴承恩剿匪

◇文／徐侠　图／颜玮

林中小屋

吴承恩在长兴当县丞时，浙皖两省边界的山区经常有山匪出没，扰得百姓鸡犬不宁。县衙多次派出捕快缉拿，无奈那里是两省交界地带，情况复杂。有的山匪其实就是常住山间的山民，那民宅就是匪穴。县衙捕快来来往往，山匪神出鬼没地周旋，捕快往往扑空，一无所获。县令归有光和县丞吴承恩很是焦急。

一年夏天，吴承恩亲自带领捕快前往浙皖边界剿匪。

几十名捕快出征，早已惊动了乡野，山匪闻风而逃。吴承恩一班人马在茫茫森林里寻找山匪，就像大海捞针。一些幽静之处，有累累白骨成堆。吴承恩看到这些山匪打劫时谋财害命的罪证，十分气恼，发誓一定抓住山匪，为民雪恨。

那天烈日炎炎，人人大汗淋漓，大家口渴难忍。忽然，吴承恩看到一片林子外，有一户茅舍正冒着袅袅炊烟。他想那户山民家中一定有茶水，便带着众人前去讨茶喝。

屋子里有一个老汉，面貌清瘦，白髯飘飘，但目光炯炯，精神抖擞。吴承恩惊讶这老汉孤零零一户人家居住在这荒郊野外，难道他不害怕山匪打劫？

看到吴承恩一班人讨茶喝，老汉镇定自若，不时与衙门捕快攀谈。老汉说：兵爷剿匪肯定很辛苦，不如在这茅舍中休息一晚，等恢复体力，明日再接着寻找吧。吴承恩连声称谢，但不敢叨扰住宿，他告诉老汉，大约今日申时时分，县衙人马就要返回县城了。

吴承恩带着捕快们出山的时候，路上碰见一个乡民。吴承恩上前询问山匪事宜。提及在那深山茂林里还有一户茅舍时，乡民惊问道：“那茅舍里空无一人吗？”吴承恩马上答：“有哇！有一老翁。”乡民面含愤色，说：“既然看见了山匪，你们怎么不抓？”他告诉吴承恩，原来那户茅舍就

是山匪的联络点和望风台。

吴承恩听后赶紧带人返回，但那老汉早已不知去向。他得到县衙捕快申时时分就返回县城的消息，便进了森林向山匪们通风报信去了。

吴承恩懊悔不迭。

第二次剿匪

夏去秋来，县衙又接二连三接到报案，浙皖边界的山匪劫财害命，百姓叫苦连天。吴承恩带领捕快二次进山，搜寻山匪。捕快们疲于奔命，一无所获，苦不堪言。正在无计可施的当口，忽然一个捕快惊叫道："县丞请看，前面又有一户茅舍！"

吴承恩定睛看时，那茅舍仍然像上次所见的茅舍一样，炊烟袅袅，柴门洞开。吴承恩喜不自禁。他判断那个老汉一定又在茅舍里等待他们到来，用茶水换取情报，好去通风报信。他一挥手，要捕快们疾步飞奔，前去捉拿老汉。

捕快们跑到茅舍前，一下子傻眼了。这里根本没有什么老汉，却是一个五旬老婆婆。

吴承恩也傻眼了。但他毕竟汲取了上次的教训，盘问道："这位嫂子怎么孤零零一户人家居住山野，难道不怕山匪打劫？"

这一问不打紧，那婆婆忽然泣不成声。她说谁不怕山匪啊，她的丈夫立秋时节被山匪打死了。只是她一个老婆子无处可去，只能在这里住着。她说反正迟早一死，现在提心吊胆过日子，不如早死早托生。

吴承恩看她说得可怜，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递给她。那婆婆一把将银子塞进吴承恩衣兜说："官爷的银子，不敢拿的。"

吴承恩急了，重新拿出银子说："我赠送与你，为何不敢？"

婆婆说："我家徒四壁，可不敢再招祸。倘若有了银子，让山匪知晓，一定死于非命！"

吴承恩点头称是，便收回银子塞进衣兜。婆婆问："看你们官爷都是好人，你们可愿在我家留宿，休息一晚，明天接着缉拿山匪？"

吴承恩不假思索说："不瞒嫂子说，我们今天在酉时时分，要返回县城了。"

吴承恩和捕快们离开茅舍，转过几道弯，爬过几道坡，吴承恩忽然停住脚步不走了。他皱着眉头，吩咐两个捕快返回茅舍，去看看那婆婆还在不在。

果然不出吴承恩所料，老婆婆早已人去舍空，通风报信去了。

返回的路上，遇见乡民一打听，乡民说："那可是山匪的匪婆，歹毒得很！今天她没在茶水里下毒，算你们官爷命大！"

吴承恩真是懊恼。他发誓，下次再进山林缉拿山匪，不管山中茅舍里居住着什么人，一定捉拿到县衙再作道理！

神兵天降

秋去冬来，初霜薄雪的时节，正是剿匪的季节，吴承恩再次带领捕快，三进森林。

这一次没等吴承恩一班人进山，就在一块草坪上看到一个青年妇女在放牛。捕快们不知该怎么办。因为临行时吴县丞有令，在山里不管什么茅舍，不管什么男女，见人就抓。可现在既不是山里，又不是茅舍，他们都没了主意。

吴承恩也很疑惑。这冬寒的时节，草坪上枯草凄凄，怎么还有人放牛呢？不会又是什么鬼花招吧？

吴承恩走近妇女，问道："这位妹子，冬寒时节，寸草不生，怎么在这里放牛啊？"

不问则罢，一问，那妇女声泪俱下，说："官爷有所不知，我的十一岁的儿

子，中秋时节来山里打柴，至今未归。不知是被山匪逮了去，还是让狼吃了。我的婆婆在家哭瞎了眼睛，要我天天赶着牛来寻找儿子，从漫山皆绿赶到满山皆黄，至今没有半点消息，呜呜呜……”

吴承恩觉得她十分可怜，也不多问，带着捕快们向山里走去。忽然，他停下脚步，吩咐两个捕快说：“你们赶紧回去，看看那妇女还在不在？”

两个捕快飞奔而去，果然不出吴承恩所料，那头牛还在，妇女却踪影全无。

吴承恩十分恼火。不是恼火别人，而是恼火自己太白痴。一个女人家怎么可能敢在山匪出没的山林旁放牛！这个妇女必定是匪婆，现在一定跑进山里通风报信去了。

于是吴承恩将计就计，带着众捕快从另一条羊肠小道，跟随那妇女行踪。果然，那妇女刚刚跑到匪巢，吴承恩和捕快神兵天降，经过一番激烈战斗，将二十几个山匪全部缉拿捆绑。

除了这天遇到的那个女子，吴承恩还看见第一次进山时茅舍里的老汉，还有第二次进山时的那个老婆婆。

吴承恩在写《西游记》的时候，就从历次剿匪经历中得到灵感，写成经典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选自《山海经》

夺命八哥

◇文／王东生　图／戴清胜



一

翰林学士袁行璋身患疾病，还未告退，觊觎者已在明争暗夺了。其时皇上严禁卖官鬻爵，改“捐纳”为“举荐”，而皇上对宠臣马鄢的举荐最为看好。

这天吃罢晚饭，蒋仓墨刚端起茶盏，就听院外传来一句“开门纳客”！未及起身，赵月桥已臂架八哥推门而入，刚才清亮的“开门纳客”，竟是出

自这八哥之口。

蒋仓墨一愣，说道："这太神奇了。"赵月桥微微一笑："墨兄是说这八哥？这八哥与众不同，只要主人说一句，它即能学会。"

品茗未几，赵月桥转入正题："整个翰林院都乱了，墨兄就没啥想法？"蒋仓墨回道："你我仅是六品的侍讲侍读，能有何想法？"

赵月桥撇撇嘴："连你身边的七品编修都蠢蠢欲动，我等为何不可？"蒋仓墨无奈道："朝中无根，又清水出身，马鄺怎会举荐你我？"

"那便去偷个翰林学士充当！"

蒋仓墨听过一愣！半天才醒过神来："翰林学士，也能偷得来？"

赵月桥狡黠一笑："有何不可？若是早年，像我这种人能进翰林院做圣朝官僚？"原本赵月桥也刻苦修学，可接连三年屡试不中，便混迹市井，偷摸拐骗，也不知从哪儿学得的惟妙惟肖的口技。一日，他手提鸟笼到街市，边走边与笼中的八哥一递一嘴，待引得众人精力都集中到八哥身上，他一只手悄悄探入身边一位官绅的腰囊……赵月桥刚伸出手，就被那人一把抓住了。

赵月桥一惊，但很快缓过神来，赶紧求饶道："大人放过我吧！"声音全然变成这位官绅的口音。官绅听得奇妙，赵月桥窥见了生机，旋即模拟官绅的腔调诵起四书五经，终将对方逗笑了，这位官绅便是右都御史殷准。因这层关联，赵月桥才得以进入翰林院。

蒋仓墨越发纳罕思奇，不禁追问："如何偷来这翰林学士？"

赵月桥道："过些时日，便是马鄺五十大寿，若估算不错，近日就有一出好戏……"说到这儿，突然向蒋仓墨推心置腹地说："机不可遇，兄弟宁愿墨兄承接了，也不愿翰林学士之位落入旁人之囊。"

一听此言，蒋仓墨像被窥破心底般羞耻心起，低声喃喃道："我等诗礼之人，渴望权柄，也该走沧桑正道，不该行鸡鸣狗盗之事。"

赵月桥一下气了："看你平日没像别人那般鄙视我存有前科，才与你说这些，你却污我鸡鸣狗盗！"

蒋仓墨意识到自己言重，可覆水难收，赵月桥架起八哥，起身而去。

二

蒋仓墨本以为赵月桥再不理会自己，没想到这日，赵月桥竟又跟他说："前日说过，要请你看出好戏，今晚就让你看看兄弟我如何偷官。"这回蒋仓墨没敢反驳，跟上了赵月桥。

二人来到马鄺的住处，此刻天色刚刚擦黑，朱门前已挂起两盏红灯笼。"不年不节，缘何挂起灯笼？"蒋仓墨不懂。赵月桥鄙夷一笑："这是挂给想要偷官之人看的。"蒋仓墨险些叫出来："你是说，想偷取翰林学士之位的，还大有人在？"

赵月桥压低声音："他们与我偷官的方式不同罢了，你就在这里静等看好戏吧。"

不一会儿，第一个人果然出现，蒋仓墨一眼认出，是翰林院从五品侍读学士郑祥锦！只见他上前轻扣朱门，门即刻开启，他猫身闪入，须臾又出来走了。过一刻第二人、第三人又次第独现，蒋仓墨再次认出来，是翰林院同样从五品的杨涛宇与靳楚！俩人前后脚离去后又过片刻，再来的竟是翰林院落底的七品编修侯天翼。

"真是猫狗鼠道啊！"蒋仓墨回头，身边的赵月桥不知何时不见了。蒋仓墨不敢乱动。片刻后，赵月桥回来了。蒋仓墨忙问："你刚去了何处？"

赵月桥回道："去了马大人屋里。"

蒋仓墨更为一惊，说出了刚才所见：“你们没有撞头？”赵月桥得意地一笑：“怎能够撞头？他们是唤门请进，我是翻墙而入，做了一回梁上君子，他们看不到我，我却看到他们做了什么，听见他们说了什么。”

蒋仓墨听他说得玄乎，脱口问：“他们说了什么？”

赵月桥将蒋仓墨引到隐蔽处，调门一转，道出一段完全不同的声音：“大人福寿即临，略施薄礼，以表寸心。翰林学士之事，还请在圣上耳旁多多美言。”这是从五品侍读学士郑祥锦的声音。这时赵月桥忽又翻转，道：“好说。”这是马鄤的回声。

旋即赵月桥又学舌杨涛宇：“大人请看这幅奇字，乃秦时名家蓝湖浪人绝迹，蝇头古篆，力透纸背，几多风云，孝敬大人您了。”马鄤唏嘘道：“真世所难得啊！”

“这颗明珠可是我靳家祖传！”再开口的是同僚靳楚，“虽不敢称价值连城，却也是千金难买，在下愿意忍痛割爱！”这回马鄤没再回话，却“哈哈”连声笑起，就连笑声都被赵月桥模仿得以假乱真。

接下来再登场的是七品编修侯天翼，奉上寿礼已是急于求成迫不及待，脱口唤出：“愿马大人万寿无……”

“疆”字还未出口，蒋仓墨急斥道：“住口！传至圣上那儿你我还有命吗？”他恍然明白过来：“兄弟莫非是要用这一嘴口才，去要挟……”“哈哈，墨兄果然天性聪颖。”赵月桥换了原声道，“有了这个凭证，那马鄤敢不乖乖就范？事不宜迟，我近日便去找那马鄤，墨兄就等待兄弟的好消息吧。”

三

好消息没等待来，却等来了噩耗，做公的在河边发现了赵月桥的尸身，蒋仓墨闻讯赶去一看，发现赵月桥被割了舌头。蒋仓墨即刻便明白，这是马鄤杀人灭口，可他哪敢言语。

没想还不过两日，皇上就下令抓捕了马鄤，罪名是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杀人灭口，并在马府搜出字画、夜明珠、金元宝、浮财等贿证，富可敌国。皇上没想到自己养宠为患，羞愤难当，即时怒将马鄤开刀问斩。

负责查案的左都御史法腾，这日将蒋仓墨唤去，告知他一个讯息：袁行璋告病退位，法腾向皇上举荐蒋仓墨继任翰林学士之位。

“举荐……我？”接连的变故简直将蒋仓墨弄蒙了。

御史唤人提来只鸟笼，笼里不正是赵月桥养熟的那只八哥吗？法腾这时亲手给八哥喂食米虫。八哥吃得欢快，竟模仿起郑祥锦、杨涛宇和靳楚的声音……

原来，马鄤杀人并没封住口，那晚回去后赵月桥将偷官者的秘语教给八哥，八哥听在耳里，存入舌尖。法腾带公人找到赵月桥家，发现了饥饿的八哥，怜惜地拿回来喂养。八哥吃饱喝足，开口竟道出从主人处所学，这才挖出来巨贪马鄤。原来赵月桥早为自己留下后手！

“我等诗礼之人，渴望权柄，也该走沧桑正道……”突然，八哥这时又道出一段蒋仓墨的语音韵腔！原来，那晚赵月桥携鸟来访，二人言语间，八哥无意中将蒋仓墨这段话也学去了，法腾便是依据这段表白，认定蒋仓墨是可用之才，决意向皇上力荐。

法腾叹一口气：“作为国之栋梁，就该如蒋仓墨这般磊落清明。代代朝朝，这亡国的卖官鬻爵，真就不能根绝？”

选自《大河文摘报》

猎杀“六大件”

◇文／刘建平　图／黄胜



加入高端狩猎

秦涵是一个普通打工仔，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是在福利院长大的。秦涵的童年记忆很模糊，只记得自己在草原上生活过。也许是这个原因，他很向往无拘无束的游牧狩猎生活。

近来，秦涵听说市郊开了一家狩猎场，可以合法狩猎兔子、野鸡等小动物，他就时不时地去一趟，花一两百块钱，体验一把当猎人的感觉。秦涵自己也没想到，他打枪有天赋，一来二去，枪法进步神速。

这天，秦涵又去狩猎。他对着两百多米外惊飞的几只野鸡果断打出一枪，一只野鸡瞬间倒地，没了声息。不一会儿，猎狗叼着野鸡跑回来，一松嘴，扔到了秦涵脚下。

这时，一个瘦高个儿竖着大拇指走过来，说：“我注意你很久了，你的枪法相当厉害。咱们交个朋友吧，我叫高根，树根的根。”说着，高根蜷曲的四指舒展开来，变成手掌往下一伸，做出握手的姿势。

秦涵与高根握了手：“我叫秦涵，幸会！枪法一般，让你见笑了。”

高根追问：“动物个头越大越凶猛，打起来也越刺激。狩猎场里还有野猪、岩羊、狍子，你怎么一次也不打？”

秦涵不好意思地说：“不是不想打，是个头大的太贵。打小动物便宜，过过瘾就行了。”

高根说：“这不是问题，我认识这里的老板，可以给你打折……”

秦涵赶紧拒绝了：“无功不受禄，谢谢你的好意。”

以后，秦涵在狩猎场回回都能见到高根。两人熟了，秦涵不好总是拒绝人家，就这样，他先后尝试打了野猪、狍子，感觉很过瘾。

一天，秦涵打完猎，和高根坐在凉亭里吃加工好的

猎物肉。高根说：“你枪法这么好，我这儿有个高端国际狩猎的机会，想不想去？”

秦涵来了兴趣，问：“怎么个高端法？”

高根说：“国内野生动物的保护非常严格，狩猎限制比较多，国外就不一样了……”高根说，很多年前，一些国家发起了国际狩猎，高价出售少数大型动物狩猎配额，让有兴趣的人合法猎杀动物，获得的资金用来保护野生动物，以遏制泛滥的盗猎。不同价位，狩猎不同种类的猎物，越稀少的动物价格越高，玩得起的人就越少。先通过国际狩猎组织在各国狩猎俱乐部报名，再前往世界各地的国际狩猎场。原来玩这个的基本都是外国人，近年才有中国人参与其中。

高根对秦涵说：“跟你直说了吧，我的老板在国内狩猎早就腻了，俄罗斯、新西兰的狩猎场也去了好几次，感觉还不够刺激。现在，老板想去纳米比亚。这次狩猎，老板取名‘猎杀六大件’之旅。你知道预算有多少吗？至少一百万，美元。”

秦涵简直不敢相信：“什么‘六大件’？要花这么多钱？”

高根掰着指头，说：“老板的目标是非洲五大猛兽，另外，老板要额外多打一只狮子，总共有六个猎物，所以起名为‘六大件’之旅。现在，我们要找两个枪法过硬的保镖跟着，一切花费老板出，你愿不愿意去？”

秦涵一时没缓过神来，说：“你……让我想想。”

没过多久，秦涵接到高根的电话：“没想好也别想了。出国机票订好了，下周二的飞机，北京起飞。后天先出发去北京，你收拾收拾！”说罢，高根挂了电话。

秦涵本就准备答应，他欣喜若狂，一颗心顿时飞向了狂野的非洲。

几天后，在北京首都机场的航站楼，高根带着秦涵和老板碰面了。高根的老板是一个发福的中年人，戴着宽大的墨镜。他身边还有一个小伙子，头戴遮阳帽，穿着绣有“正大游猎”字样的马甲。

高根努努嘴，说：“这位是我老板，李海龙；旁边的是正大游猎俱乐部的导猎，娄明，他会全程陪同咱们。”

李海龙点头，问：“人带来啦？”

高根一指，说：“他就是秦涵，如假包换。”

李海龙走近，将墨镜往头顶上一推，眼神在秦涵脸上扫了两个来回。二人打个招呼，算是正式认识。

近距离的对视，让秦涵印象深刻。李海龙眼神深邃，两边眼袋上各有一块深色伤疤，非常对称。

一天一夜之后，他们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下了飞机。

刚下飞机，就有一个黑人男子冲他们招手，操一口流利的汉语喊道：“娄，娄，这边走！”

娄明一边引着大家走，一边说：“这是我们的地陪导猎，波汉巴。我们合作过很多次，已经很熟了。”

波汉巴跟大家一一握手，并对李海龙说：“李老板，我直接从国家林业局和警察局把狩猎的许可证已领到手了，不用您特意为签字跑一趟了，现在就可以直飞狩猎场。”

众人来到一座小型机场，波汉巴带着大家来到一架小型飞机跟前说：“我们就驾驶这架14座的塞斯纳208小型飞机飞往狩猎场，速度、高度适中，不耽误观看沿途风景。”

大家上了飞机落座，波汉巴钻进驾驶舱，吹了个口哨，将飞机驶向跑道。娄明问：“波汉巴，森林警察和猎物追踪员真的不来了？”

波汉巴眨眨眼，笑着说：“按照规定应该来，不过，两名森林警察不想打扰我们，两名猎物追踪员也突然休假，真是不凑巧，哈……”

飞机向西北方向飞行了约两个小时，落在一片相对平整的土地上。简易机场旁

边是狩猎营地，有十几套比较整洁的木屋。波汉巴为大家做了些快餐，等大家填饱肚子，他领着大家去木屋后面的靶场，开展了一次简短的狩猎培训。

日头偏西，晚饭后，波汉巴说：“各位，这个猎场，地处盆地，与外界没有公路相通，远端与一个国家自然保护区相邻，环境封闭。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像真正的猎人一样住在帐篷里。今晚暂住木屋，明天开始狩猎。”

大家早早地睡下了。秦涵睡到半夜，被尿憋醒，他出了木屋解手，看到不远处李海龙的木屋里亮着微光，两个人在里面碰头说话。秦涵走过去，听李海龙对高根说：“我会让秦涵负责上前检查猎物尸体，能被咬死最好，不然你就要找机会开枪。这样就能为你父亲报仇，你也会得到一大笔钱……”

秦涵冒了一身冷汗，顿时睡意全无。他准备再听下去，高根却开门走了出来……

身处猛兽之间

秦涵赶紧躲到一边，只见高根左右看了看，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的木屋里去了。秦涵悄悄地回到屋里，辗转反侧，再也睡不着了。秦涵想不明白，自己一个普通人，怎么会和高根有杀父之仇？秦涵决定以静制动，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第二天一早，五个人分乘两辆越野车，往草原深处驶去。走不多远，波汉巴突然停车，下车仔细查看了一堆粪便和几个脚印，回头用食指抵着嘴唇“嘘”了一声，悄声对李海龙说：“这附近有两头犀牛，个头不小，准备开枪。”

李海龙“咔嚓”一声拉动了枪栓。秦涵和高根也持枪高度警戒，按照老板要求，万一猛兽反扑老板，而老板又来不及再开枪，他俩要及时补枪，确保老板的人身安全。娄明打开了摄像机，他的任务是拍摄视频，将来剪辑成狩猎的影片。

大家正屏息静气，只见从一堆灌木中跑出一头犀牛，距离他们五十米左右。李海龙刚要扣动扳机，波汉巴却喝止道：“别开枪！”

李海龙一愣，问：“这个角度正好能打中犀牛的肺部，为什么不开枪？”

波汉巴说：“您仔细看看，这是头母犀牛！您看它的前角，又细又长。咱们狩猎许可证上注明，只让打公的。”

高根看秦涵一脸迷惑，“嘿嘿”笑着说：“‘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是国际惯例。动物都是公的漂亮，做成标本也好看……”

正说着话，波汉巴突然说：“另一头出来了，是公的，开枪！”

李海龙一击命中，公犀牛晃了晃，一头栽倒在地，旁边的母犀牛受惊，绝尘而去。

李海龙对秦涵努嘴道：“去看看那头犀牛死了没。”

秦涵想起昨夜听到的对话，他跳下车，谨慎地走到犀牛跟前察看。这是一头黑犀牛，前角粗短，从前到后铜头铁甲，一般枪支未必能打透。现在，这头犀牛的腹部被打出了一个大洞，秦涵扔了块石头，犀牛没反应，看来是死透了。

突然，只听到一声清脆的枪响，秦涵下意识地往下一蹲，一颗子弹从他的头顶飞过。秦涵吓得一激灵，回头一看，是高根的枪响了，枪口再向下一点儿，自己小命就没了。

波汉巴严肃地指责高根：“培训的时候反复说，枪口不要冲着人，你忘了？”

高根赶紧赔礼：“对不起，枪走火了。秦涵，你没事吧！”

秦涵冒着虚汗，后怕不已。现在，他认定了昨天听到的阴谋是真的，但他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回道：“我没事。”

波汉巴怒气未消：“枪支走火伤人，也要判罪，找不到谁开的枪，咱们一起蹲牢房。在我面前，走火不要出现第二次！”

缓了片刻，波汉巴才对李海龙说：“李老板，犀牛做什么标本？肩头标本还是整体标本？”

李海龙旗开得胜，心情不错，说：“肩头标本吧，将来挂客厅墙上更有视觉冲击力。”

李海龙跟犀牛尸体合了影，波汉巴就抽刀将犀牛头肩部分切割下来，添加防腐材料做了初步处理，等回到温得和克，会送到专业标本制作公司做深加工，再邮寄到中国。犀牛其他部分的肉，进行了分解包装，随后放到车上。波汉巴处理猎物时，大家都持枪提高警惕，防备血腥气引来其他肉食动物。

这期间，秦涵一直在考虑与李海龙周旋的问题，既然他们要杀自己，那么森林警察和猎物追踪员“恰巧”来不了就很好解释。这里的几个人，看来都不能信任……

午后，一行人开车往草原深处寻找猎物。天快黑的时候，草丛中，第二个目标出现了：一头雄狮。

越野车尽量靠近，李海龙架枪瞄准，雄狮刚警觉地站起来，心尖就中了一枪，顿时倒地。秦涵受命前去察看，确认雄狮已经死亡。李海龙和大家走到尸体跟前，正要合影，不远处的草丛中突然传来一声怒吼，大家回头一看，竟然还有一头雄狮，它一跃扑了过来！

大家本能地往越野车上逃。经验丰富的波汉巴也没想到，附近还藏有别的狮子。一愣神的工夫，雄狮直扑波汉巴而去。秦涵往侧面闪开，对着雄狮就是一枪，雄狮被打中要害。落地时，雄狮的身体压住了波汉巴，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从雄狮肚子底下钻出来，雄狮的血抹得他满身都是。

波汉巴死里逃生，张开双臂就要拥抱秦涵，想到自己浑身是血，顿觉不合适，改成了握手，他喘着粗气说：“当了这么多年导猎，头一次遇见这么凶险的情况。谢谢，秦，你救了我的命！”

李海龙看到又一头雄狮死了，和高根、娄明又折返回来。李海龙很享受刚才这种刺激的场面，夸奖秦涵道：“我果然没看错你！”

高根不失时机地拍马屁：“关键是，李老板本来就想要两头雄狮，它俩结伴送上门来，心想事成！”

李海龙“哈哈”一笑，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偏偏要两头狮子吗？在国内，狮子是镇宅守财的神兽，往大门口放一对石狮子，我觉得太俗气，配不上我那别墅的豪华！所以，我想做一对非洲雄狮的整体标本放在门口，用玻璃房保护起来。等明年标本寄回国内，我这桩心愿就算了结了。”

这话听得大家直咋舌。波汉巴听到了“整体标本”，开始熟练地处理起狮子的尸体来。

天黑下来，波汉巴拾柴点火，烤了犀牛肉和狮子肉，指导大家支上了帐篷。晚饭后，大家都进了各自的帐篷休息。

秦涵躺在帐篷里，正琢磨这趟旅行的蹊跷之处，看到有个黑影接近帐篷，轻轻敲了敲帐篷骨架。秦涵警觉地攥住枪，低声问：“谁？”

那人“嘘”了一声：“我是波汉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有些事，我得告诉你……”

秦涵赶紧请波汉巴进了帐篷，静静地听起来。波汉巴说，几个月前，李海龙找人来预约狩猎。按说，预约狩猎，人是不用来的，可娄明和高根却亲自飞来一趟，拿来一大笔钱，提出条件，狩猎期间无须派森林警察和猎物追踪员，只派导猎即可，指名道姓点了波汉巴，并跟波汉巴交代，狩猎期间发生任何事，都不要问，只要他守口如瓶，后面还会有一笔好处费。波汉巴很快把事情办妥了，但他想不明白，李海龙这么做有什么目的。直到今天打猎，他看到李海龙派秦涵确认猎物的生死，这才有些明白了。李海龙是猎场老手，他不会不知道，按经验，一般要等凶猛

猎物倒地半小时后才能靠近确认，贸然上前非常危险，假如猎物没死透，它的最后一击足以置人于死地。高根枪支又突然“走火”，更让波汉巴觉得，他们针对的是秦涵……

波汉巴说：“荒郊之中，我会尽量保护你，你自己要小心。”

秦涵拍拍波汉巴的肩膀，真诚地表示谢意。两人交了心，秦涵心里稍稍踏实一点儿了，下一步，要想办法脱离危险境地。

波汉巴走后，秦涵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突然听见外面一阵喧闹。波汉巴的大嗓门喊了起来：“天快亮了，各位起床，前面好像有大群非洲象活动的痕迹！”

逃命枪口之下

大家借着曙光，在起伏的草原腹地走了两个多小时。稀疏的树木逐渐多了起来，转过几丛林木，果然看到远处有四五十头大象，正围着一个小泥塘喝水。

在树木的掩护下，大家下车悄悄靠近，距离大象约五六十米时，大家伺候李海龙架枪瞄准。波汉巴提示道：“打大象，心肺部位效果一般，得瞄准大象两眼之间的眉心部位，可以一击致命。等象群掉头过去的时候……”

李海龙还没听完，就对着象群中个头最大、象牙最长的一头公象开了枪，中枪的大象“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扬起一片灰尘。

李海龙兴奋地跳了起来，脑袋顶上的墨镜差点儿掉下来，他大笑道：“哈哈，打中了！”转眼“啧啧”两声，说，“太可惜了，国内刚发布了象牙禁令……”

波汉巴一把拉住李海龙，厉声说：“你别站起来……”

这时，秦涵发觉象群一阵骚动，掉头过来对准了这边，甩开四蹄奔了过来。秦涵害怕地说：“快看，这一枪恐怕惹毛大象了！”

波汉巴大惊失色道：“象群发现我们了，追上来能把我们踏成肉饼！快跑！”

几个人撒开腿就往回跑。高根、娄明把手里的东西一扔，一左一右簇拥着李海龙跑到了前头，李海龙不忘回头喊道：“秦涵，快把枪都捡回来！”

秦涵不傻，没有回去捡枪，他在几个人的怒骂声中，一马当先跑向越野车。他开着一辆越野车，掉头冲李海龙三人高速开来，他想将三人撞伤，李海龙不得不返航治疗，这样就能提前结束狩猎。

车子快撞到人的最后一刻，秦涵犹豫了，善良的天性使他本能地踩下了脚刹。车头在距离李海龙一指的地方停了下来。一愣神的工夫，高根从副驾驶蹿上车，一把推下了秦涵。没等秦涵爬上车，高根一踩油门，拉着李海龙和娄明跑了。这时，波汉巴驾驶着另一辆车过来了，想救下秦涵。和高根会车的时候，高根突然打了一下方向盘，将车尾甩到波汉巴越野车的车头上。波汉巴的越野车顿时被撞飞，侧翻到一个土坑里。

秦涵赶紧跑过去，从车里扶出波汉巴。波汉巴爬起来，身上并无大碍。两人再往回跑，看到高根的车已经跑了很远，李海龙在车上转过头，墨镜后面的表情高深莫测。

秦涵和波汉巴眼看追不上车，象群却冲了过来，秦涵叹口气说：“我一时心软，却着了他们的道儿。”

波汉巴切齿骂道：“这帮混蛋！”

非洲大象奔跑速度最快可达每小时30公里，远超人的速度。几十米的距离瞬间跑来，象群如泰山压顶一般，马上就要将两人碾轧在脚下。

就在秦涵他们陷入绝望时，“突突突，突突突”，一阵机枪声响，象群顿时惊慌失措，一片混乱。又是一阵机枪声响起，逃窜的大象纷纷倒地，黄色的土地上顿时血流成河。

秦涵和波汉巴赶紧趴到

地上躲避子弹，他俩不知道是哪路神兵从天而降。

这时，从树林里开出十几辆绿色的吉普车，车上坐着二三十个黑人，个个手持冲锋枪，走到象群中，大部分人抽出刀，开始切割象牙。有几辆车追了很远，将李海龙他们都抓了过来，跟秦涵、波汉巴捆在了一起。

波汉巴说："完了，我们碰到盗猎团伙了！"

盗猎团伙中一个头目上前说道："不错，我们是盗猎的。你们几个，是来这里狩猎的中国人吧？你们国家不再收我们的象牙，现在还来跟我们抢野生动物，真可恨！"

几个人持枪上前，抵住了四个中国人的脑袋。高根着急地向盗猎头目挥着手，说："老大，我们老板有的是钱，难道你不想谈谈？"

李海龙汗如雨下，听到这话，也仰起头说："你出个价，我到温得和克就打钱给你。当然，我可以把他们都留下当人质！"

头目冷笑一声，说："干我们这行不缺钱，不会中你们的圈套，我要的就是你们永远闭眼、闭嘴！"

头目正要下令开枪，林子里烟尘蔽天，警笛大作，四面八方冒出来无数持枪的人，大声喊道："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我们是反盗猎联合执法队，你们被包围了！"

头目率先开枪反击，顿时双方枪声大作。秦涵他们趴在地上吓得瑟瑟发抖，一动不动。

盗猎者所处位置不利，没坚持多久，一个个地被击倒了，盗猎头目也未能幸免。其他盗猎者看头目倒地，只能缴械投降。

反盗猎联合执法队队员将盗猎者一个个铐上，正要来铐秦涵他们，波汉巴站起来，用英语跟对方交流起来，一边说一边掏出了狩猎许可证和一沓证明材料。对方队员看了看，带他们到了一辆车跟前，车上坐着一个身着迷彩服的黄皮肤女子，脸上红扑扑的，正在登记盗猎损失情况。

女子看了看许可证，用汉语说："我叫唐晓静，也是中国人。既然有证明，你们登记一下，可以走了。"

登记完，唐晓静认真检查一遍，抬头仔细看看这几个人，说："翻过前面那座山，是国家自然保护区，合法狩猎也有范围，千万不要越界。行了，你们走吧。"

秦涵笑着说："感谢你们出手相助。看你脸上的高原红，你是从青藏高原过来的吧？怎么会在纳米比亚进了反盗猎联合执法队？"

唐晓静说："我来自青海，在这儿只是做志愿者。纳米比亚反盗猎联合执法队由军人、警察、自然保护区警卫和志愿者组成，志愿者来自世界各地。"

李海龙轻轻地"哼"了一声，说："还是合法狩猎好，今天竟然被反盗猎联合执法队保护了一回。"

唐晓静正色道："我个人非常反对猎杀动物，虽然你们是合法的，我同样反感。这种限制性狩猎，是多种力量妥协后的无奈之举。我只能说你们比违法盗猎强，别的真不知该说什么……"

秦涵听着，觉得很惭愧，他暗下决心，如果自己能活着回去，以后再也不去狩猎场打猎了。

李海龙不愿意再听唐晓静空谈大道理，辞别执法队，要继续自己的狩猎之旅。另一辆越野车扶正后，破损没那么厉害，还可以开。

李海龙、高根、娄明三人为刚才抛下秦涵和波汉巴逃命的事，一个劲儿地向两人道歉："刚才实在是乱套了，真不是故意的，如有得罪，还望原谅……"

在秦涵看来，这些道歉话不过是虚假的安抚，大家暂时还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不能离开谁。

狩猎之旅继续。波汉巴开一辆车，带着李海龙和高根；娄明开另一辆车，带着秦涵。

一天很快过去了，没再发现狩猎目标。晚饭后，波汉巴说："这一带都是香肠树，是花豹喜欢活动的地

方。我们休息五六个小时，到后半夜去找花豹试试。花豹昼伏夜出，夜里容易打着。”

大家各自进帐篷休息。后半夜，波汉巴把大家叫醒，说：“傍晚，我在前面那片香肠树林挂了几大块犀牛肉，应该能招来花豹，咱们过去守着！”

走了半个小时，到了一片茂密的香肠树林中，他们选了下风口，坐在一块儿等，轮流拿红外线夜视镜观察挂肉的地方。

大家各怀心思，沉默不语。高根打破沉默，说：“我看过《动物世界》，非洲豹子不是白天追着猎物跑吗？什么时候变得鬼鬼祟祟，非要后半夜才能见到啦？”

波汉巴说：“你说的是非洲猎豹，跟花豹不是一回事。猎豹性情温顺，体型纤小，打不过就跑。花豹性情残暴，打起架来只进不退，只要是比它弱的，都想咬死吃掉，花豹的食谱里就包括猎豹。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吃了豹子胆’，说的是花豹胆，不是猎豹胆……”

这时，娄明放下夜视镜，激动地说：“快看，来了！”李海龙在猎枪夜视瞄准镜中果然看到一只强壮的花豹，扳机扣动，花豹倒地。

李海龙示意秦涵上前察看，秦涵打开头上的强光氙气灯，快要走近花豹尸体时，花豹却踉踉跄跄地跳了起来，朝秦涵扑了过去。

秦涵飞身一躲，与此同时，只听后方“啪啪”连续几声清脆的枪响。秦涵感觉左肩一阵钻心地灼痛，他用右手一摸，半个肩头都被削掉了，鲜血汩汩冒出，瞬间浸透了衣衫，不一会儿，左胳膊失去了知觉。

花豹没再扑过来，它被连续的枪声惊动，转身消失在夜幕之中。

秦涵倒在地上，想要爬起来，后方又是一发子弹飞来，打在了旁边的地面上。

只听波汉巴怒吼：“李海龙，你刚才打花豹怎么换成麻醉枪了？高根，你打到秦涵了！你这是故意杀人……”

“砰”的一声枪响，波汉巴的声音消失了。

秦涵赶紧关掉头灯，气喘吁吁地爬到旁边的树后，想继续往树林深处跑，可他失血过多，没跑多远，就头晕眼花，喘气的工夫，秦涵已经被后边追上来的人包围了……

恩怨根在昔年

高根和娄明开着头灯，持枪对准了秦涵。李海龙“哈哈”大笑，走到了秦涵面前：“秦涵呀秦涵，你的死期到了。”

秦涵面色苍白，无力地点头道：“知道你要杀我，但为了什么呢？”

李海龙“哼”了一声，说：“只有杀了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二十年前，李海龙是国内一个野生动物盗猎团伙的头目，在青海羌塘无人区盗猎藏羚羊，再将动物毛皮走私到尼泊尔、印度。然而，李海龙很快碰到了反盗猎的对手：十几名当地牧民和猎人无法忍受盗猎者的大规模屠杀，自发组成了一支巡逻队，在无人区开展巡逻警戒，想将盗猎者绳之以法。秦涵的父亲老秦，是巡逻队的发起人之一。老秦带着巡逻队跟李海龙数次交手，各有伤亡。李海龙的收入大受影响，他恨透了这支巡逻队，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一次，他们狭路相逢，老秦带人开车紧追不舍，李海龙带人驾车假装逃窜，意在报复。等车距稍近，李海龙指挥手下开枪连续扫射，老秦的人出现伤亡后，被迫开枪还击。打打停停，数天之后，双双进入了无人区深处，最后全部弹尽粮绝，还迷了路。李海龙开车企图逃走，老秦却将车对准李海龙的车，拼命撞了过去，两辆车全部翻转。李海龙被甩出车子，脸狠狠地磕在石头上，顿时血流满面，他拼了命地继续逃，终于走出了无人区。

李海龙在医院治好了脸上的伤，两边的眼袋却各多

出一块显眼的伤疤，左右对称，活像多了一双眼睛，从此被人起了“四眼狗”的绰号，屡被嘲弄。李海龙索性戴上墨镜，将伤疤全部遮住。

李海龙不再参与盗猎，转而做起了生意。经过多年经营，他的钱越赚越多，平日的娱乐仍是打猎，只不过转入合法的国际狩猎。李海龙人生得意，内心却因为容貌而十分自卑。他总会想起与老秦之间的那次交手，要不是老秦，自己也不会落得今天这副模样。经过多方打听，李海龙得知，当年的巡逻队只有一个队员活着走出了无人区，老秦当年受了重伤，没能走出来。李海龙便将自己的仇恨，集中在老秦后人还有那个走出无人区的巡逻队员身上。他发动当年老部下的孩子们一起寻找，高根就是其中之一。就这样，李海龙找到了老秦的儿子，秦涵。

李海龙决定，要在国外的狩猎场中不露痕迹地除掉秦涵。由于要去纳米比亚狩猎非洲的“五大猛兽”，于是他将这次复仇行动命名为“猎杀六大件之旅”。

这第六个目标，并非另一头雄狮子，而是秦涵！

李海龙花大价钱贿赂了相关人员，创造方便动手的条件。今晚，李海龙的办法终于奏效了，虽然花豹跑了，但他打到了秦涵。唯一让他不可忍受的是，花了那么多“封口费”，还是没封住波汉巴的嘴。李海龙只能给了波汉巴一枪，让他永远地闭上了嘴……

李海龙得意地说完这些，笑着问：“明白了？明白了你就可以放心地去死了。保护动物的老秦和猎杀动物的秦涵，你们父子俩在九泉下相见，一定十分有趣！”

秦涵的泪水不由得流了下来，直到此时他才知道，父亲老秦竟是守护草原的人！导致父亲死亡的，就是眼前这个人面兽心的李海龙。而自己却糊里糊涂，跟曾经的盗猎者、自己的杀父仇人混到了一起。

高根将枪口抵住秦涵的心脏，说：“对不住了兄弟，你明白咱俩是仇人，也许就不会恨我了！”

这时，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半空一跃而下，瞬间压倒娄明，娄明惨叫一声，没了声音。高根在灯光下看清楚了，黑影竟是刚才那头花豹！原来，这只狡猾的花豹并没有跑远，一直躲在他们头顶的香肠树上。

高根大叫一声，拉着李海龙就跑。跑了一段距离，李海龙叫停高根，两人端起枪观察后面的情况，准备击毙花豹，消除隐患。只见花豹正低头啃食娄明，旁边却出现了一个人影，扶着受伤的秦涵往树林里走了。

李海龙、高根一起开枪，击倒了花豹。李海龙对着高根喊：“看到了吗？扶走秦涵的那人是唐晓静，给我追，两人一个都不要放过！”

李海龙、高根两人顺着秦涵的血迹追了一段距离，发现了一辆全地形ATV车的车辙，他俩回去开上了越野车，开始尾随全地形ATV车。

李海龙没有看错，那个黑影就是唐晓静。原来，唐晓静一直悄悄地跟着李海龙他们，当时就藏在树林里，看到李海龙要杀秦涵，她想施以援手，却没有好办法，她虽然手中有枪，但不想开枪伤人。正在焦急时，她通过红外线瞄准镜看到了香肠树上藏着的那只花豹，花豹虎视眈眈，正对着树下的娄明。唐晓静当机立断，装上消音器，对着豹尾开了一枪。花豹吃痛惊起，直接一跃而下，扑倒了娄明，惊散了李海龙和高根。趁这工夫，唐晓静搀扶起秦涵。秦涵当时已接近昏迷状态，跌跌撞撞地跟着唐晓静走了。

等秦涵醒过来，已是第二天中午，他的肩膀还在疼，但已经被妥帖地包扎好，感觉好多了。他抬眼看四周，自己身处一个山谷中，旁边停着一辆全地形ATV车，唐晓静正靠在车上啃饼。

唐晓静甜甜地一笑，递

给秦涵一块饼，说：“这些日子净吃肉了吧？给你尝尝纳米比亚的素食，乌嘎里。这是玉米面做的，吃惯了味道还不错呢。”

秦涵的确饿了，接过饼边啃边说：“谢谢你又救了我。不过，你们不是已经撤走了吗？你怎么回来了，是担心我们违规狩猎吗？”

唐晓静平静地问：“大部队撤走了，但我一个人回来了，回来是为了救你。”

秦涵不解地说：“救我？难道你也知道李海龙跟我有仇？”

唐晓静轻轻地笑了一下，说：“当然知道，昨天李海龙讲的我都听到了，我父亲就是巡逻队中唯一走出无人区的那个队员！所以，我也是李海龙想要杀的人……”

尘埃落定今日

当年，唐晓静的父亲老唐，是老秦的忠实拥护者，他跟随老秦与盗猎者展开殊死较量。在与李海龙的最后对决中，老唐也在老秦的车上，他和剩下的队员一起扶着老秦，想要走出无人区，却未能如愿。老唐最后昏倒在了公路边，被路过的好心司机送去医院，捡回了一条命。

他跟女儿唐晓静说了巡逻队的故事，还有李海龙变成“四眼狗”之后做生意、寻人复仇等很多事，提醒女儿保护好自己。

受父亲影响，唐晓静成为一名动物保护主义者，非洲非法盗猎的新闻引发了她极大关注，两年前听说可以报名做志愿者，她就跑到了纳米比亚，加入了联合执法队，同时，也算是变相躲避李海龙。

那天跟扫射象群的盗猎者交锋后，唐晓静为李海龙他们登记信息，突然看到了李海龙眼袋上那对醒目的伤疤，脑海里马上蹦出了“四眼狗”三个字。再看秦涵的名字，自然想到了父亲常提的老秦和他儿子。父亲一度担心秦涵被李海龙报复，现在他们居然走到了一起，这是十分反常的事。唐晓静决定跟踪他们，看个究竟，于是，她悄悄地跟踪李海龙一行人，没想到救下了秦涵。

秦涵紧握双拳，咬牙切齿地说：“既然如此，我们跟李海龙之间的恩怨终须解决，再见面时，也不要心慈手软了！”

正在这时，山后一阵轰鸣，转出来一辆越野车，是李海龙他们追上来了。

高根开着车往前冲，李海龙则持枪对准了秦涵和唐晓静，连续打出几发子弹。

秦涵和唐晓静赶紧上了全地形ATV车，唐晓静开车全速逃跑，秦涵则将唐晓静的枪拿过来，反身向后开枪射击。两辆车在山谷红土地上颠簸飞驰，扬起两道滚滚烟尘。

唐晓静和高根的开车技术都十分过硬，即便是李海龙和秦涵这样一流的打枪高手，一时间也不能打中对方，子弹在四个人的耳边“嗖嗖”飞过，生死就在一瞬间。

眼看两辆车的距离越来越近，高根却突然踩停了车，与此同时，唐晓静也猛踩刹车，赶紧往回掉头，还甩了句：“秦涵，别开枪了！”

秦涵正诧异，全地形ATV车已经掉了个头。高根和唐晓静不再前进的原因，竟是迎面过来一群非洲水牛，距离不超过两百米。

非洲水牛，性情变化莫测，别看它是食草动物，每年都有两百多人被非洲水牛刺伤或杀死，比其他任何动物杀死的人都多，被称为“黑色死神”。李海龙癫狂地说：“非洲‘五大件’打了四大件，现在水牛也送上门来。今天连同秦涵一起打死，这场猎杀游戏就收尾了！”

高根将车也掉了头，劝阻道：“老板，那群水牛冲过来，比那群大象更可怕，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现在，水牛群牛头冲着咱们，你要是开了枪，一准惊动它们，那时候我可就玩命开车跑了，秦涵死不死，咱们可顾不上了。”

李海龙自负地说：“我开枪后，你只管开车跑，那种全地形破车的车速慢，水

牛群过来，首先轧死的就是秦涵和唐晓静。”说着，李海龙不管三七二十一，瞄准了一头水牛，也不管它是公是母，“啪”的一声枪响，水牛群果然躁动起来，甩开四蹄，发疯般冲了过来。

高根和唐晓静同时踩下油门往回奔逃。全地形ATV车最高时速只有60公里，非洲水牛奔跑的时速也能达到60公里，要想甩开水牛群非常吃力。眼看着后面“黑色死神”不顾一切地狂追上来，李海龙故意对着秦涵他们东一枪、西一枪，枪枪都打偏，分散唐晓静的注意力，干扰全地形车直线驾驶。

高根的越野车车速快，晃来晃去看着热闹，配合着李海龙。唐晓静扫了一眼后视镜中迫近的牛群，领头的水牛怒目圆睁，已经铆足了劲头，低垂下脑袋，准备撞击车尾。唐晓静再镇定，这时也慌了神，喊道：“秦涵，我们完了，这比死在李海龙枪口下更惨啊！”

也不知是唐晓静的声音淹没在牛蹄声中，还是秦涵装作没听见，他似乎并没有被追来的牛群分心。秦涵屏息静气，枪口冲着前面，瞄准许久，突然打出一枪，只听“砰”的一声，李海龙的越野车右后轮胎被子弹打爆了。

高根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反应不及，车辆失控，直接冲撞到了山壁上，扭曲的引擎盖下顿时冒起了白烟。李海龙一下子被甩出车外，重重地磕在岩壁上。

全地形ATV车从越野车旁边“嗖”的一声驶过，牛群紧跟着撞向了越野车。

唐晓静开着车带着秦涵死里逃生，两人拼尽全力将车开出了山谷，又在草原上开出很远很远，这才敢停下来休息，两个人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一切都结束了。午后的阳光照耀着辽阔的非洲大草原，一切都显得美丽而又充满生机。

选自《故事会》2020.3上

圈套

◇文／飞鸿

二战期间，他被抓进盟军监狱，任对方软硬兼施，都难从他口中得到半点情报。

一天，从监牢被带去审讯室时，他看到一个房间里有很多人在听课，一位老“教授”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审讯归来时，“教授”的讲授仍没有结束。他侧着耳朵听了几句，发现“教授”在讲船舶知识，他脸上露出鄙夷的神情，随即离开。

隔天，他再次被提审，路过那个房间时又看到同样的场景。他忍不住停下脚步，认真倾听。听了不到5分钟，他突然闯进屋子，冲上讲台，怒不可遏地对“教授”吼道：“你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不要再误人子弟了！”



“教授”惊愕不已，反驳道：“我一直是这样讲的。”

“你一直是错的，快下去，我来讲！”

他把“教授”推下讲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又写又画，认真讲了起来。其他人在下面拿看笔飞快地在本子上做着记录。当他神采飞扬地讲完后，突然意识到不对劲儿。

原来，这名犯人是德国著名的潜艇专家雷恩。盟军了解到雷恩治学严谨，对自己和别人工作中的任何差错都绝不姑息，因此设下这个圈套，顺利获得潜艇的情报。

避其锋芒，换一个突破口，往往有出其不意的奇效。

选自《意林》

谍王

◇文／方东　图／段明



一

1941年秋，法国巴黎。

自从法国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来，法国人民陷入了深重的苦难中。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反抗。为了抗击侵略者，无数法国人在各个领域奉献着自己的智慧，甚至生命。

《世界报》是一份英文报纸，是二战期间被允许在法西斯占领区发行的几份报纸之一。

为了粉饰侵略，《世界报》准备开辟一个游记专栏，专门向占领区人民介绍遭纳粹铁蹄蹂躏过的地方及世界其他一些地方的风光，并在报纸上发布招聘记者兼编辑的广告。但是前来应聘的人很少。

这天，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走进了《世界报》的总部。他拿着一份新出版的《世界报》，直接找上了总编威尔茨，要应聘游记版的专栏记者兼编辑的工作。

威尔茨转动着铁灰色的眼珠冷冷地打量着面前的年轻人。

“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

“我叫维克多，来自都柏林。”

“我们不要英国人！”

维克多咬牙切齿地说：“我可不是该死的英国佬。我来自北爱尔兰，我的家乡就是被那些该死的英国佬占领的。我的父母都是真正的雅利安人，早年从柏林搬到巴黎。我在这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战前五六年，我们一家才从巴黎迁移到都柏林的。”

听到这里，威尔茨铁板般冰冷的脸上才露出一丝微笑：“哦，原来你也是日耳曼人。可是，我们报社要招个有经验的，你懂这行吗？”

“我曾经在《泰晤士报》干过。而且我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游记栏目的专栏作家。但是我讨厌英国人，所以听说你



们在招聘游记版的记者兼编辑，就立刻赶过来了。可以说，我对整个欧洲，不，应该说整个世界都很了解。我曾经环游过世界。如果我能进入报社工作，您以后会有时间了解到这些的。”

维克多最后几句话是用德语说的，纯正的发音一下子打动了威尔茨。他同意聘用维克多。

维克多果然没有令威尔茨失望。他的专栏文章写得很出色，并且他有一手绝活，可以一口报出许多地方的精确经纬度，几乎与实际坐标分毫不差。

每当这个时候，对于同事惊异的目光，维克多的回答是，自己从《泰晤士报》出来后，做过地理老师，后来又徒步周游世界，所以对这些坐标非常清楚。

这天，维克多找到威尔茨，说他想对锡克莱地区的大峡谷做一次报道。威尔茨滴溜着灰眼珠，立刻拒绝了他的请求。

“为什么？那里可是有绝好的风景！”

“因为那里是军事禁地！”

维克多没再吱声了。

就在第三天的半夜，盟军的轰炸机突然袭击了锡克莱地区的大峡谷。德军秘密布置在那里的空军基地被炸得一塌糊涂，所有的战斗机全部被炸毁。纳粹总部对这次被袭非常恼火，却不知道如此绝密的军事基地是如何被盟军知道的。

二

威尔茨得知军事禁地被炸的事后，立刻想起来那天维克多向自己请求去锡克莱地区的大峡谷采访时，自己无意中告诉了他，那里是军事禁地。尽管维克多是北爱尔兰的日耳曼人后裔，但战争是残酷的，必须把一切不确定的因素排除掉，才有可能获得最大的胜算。他把这件事上报给了当地的纳粹情报部门。

这个情报部门的头子叫乌曼，是一个极其阴险厉害的角色。听了威尔茨的汇报，他并没有叫人立即把维克多抓来审讯，反而叮嘱威尔茨一切照旧，不要在维克多面前露出一点怀疑他的举动。威尔茨走后，他叫来自己的得力手下，让他们立刻去调查维克多的身份和他这段时间的活动情况。

没过多久，探子回报说并没有发现维克多有任何异常情况。由于乌曼设置了极其严密的监听网，绝不可能有敌方的发报机在这个地区工作。这段时间，纳粹秘密警察的监听监视部门也一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通信信号和情况。那这个奸细又是怎么把锡克莱基地这么绝密的地点传递出去透露给敌方的呢？要知道，轰炸机要轰炸成功需要的可是精确的坐标啊！如果维克多是这个奸细的话，那么他是怎么在不露痕迹的情况下传递这个情报的呢？

乌曼换了个角度，把自己当作维克多，想想他每天都做些什么，哪些地方可能会泄露机密。他突然想到了什么，立刻找来维克多最近一段时间所写的专栏文章，仔细研究起来。就在威尔茨否决维克多计划的当天，维克多换了个目标，连续做了三天的游记报道，地点是诺德岛，一个和锡克莱地区的大峡谷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

乌曼一点一点研究着维克多的文章。他想如果维克多是盟军的间谍，那么他最便利的传递情报的方式就是在文章中用暗语表明打击目标的精确坐标，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情报传递出去。可是，暗语是要有密码本才能破解的。怎样证明自己的猜想，并一举挖出这个地下情报网呢？

乌曼的眼前突然一亮，他发现维克多在文中精确地提到了诺德岛的经纬度。他感到这和锡莱克的精确坐标之间肯定有某种关联，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这种关联。思考了半天，乌曼阴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狰狞的笑容。他想出一个敲山震虎、引蛇出洞的诡计。他要亲自试一试维克多。

三

这天，维克多上班途经的火车站，突然来了几辆军用大卡车。许多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从车上跳下来，三步一岗，把整个火车站都戒严了。

这是怎么了？又出了什么事？维克多暗暗留意起来。

维克多的确曾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他的父母也的确是德国移民。只是，他却是那对德国夫妇的养子。他们好心把他从孤儿院中领养出来，当作自己的亲骨肉养大，这件事谁都不知道。在进入《泰晤士报》前，他曾经秘密接受过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训练，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英国间谍。

维克多叫住街上的报童，买了一份报纸，翻到广告栏，在最下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他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条收购旧货的广告：

收购各式旧货。有战前名牌服装愿意高价收购。有意者请携衣面洽。

朱庇特

这是一条密信，是他和上线之间的联络暗号。收购旧货意味着上面需要情报。收购房屋代表军事基地，家具代表武器装备，而服装代表机密文件。高级名牌服装则意味着文件的等级为绝密。看来敌人这次突然戒严火车站和这份绝密文件有关，上面也急着想得到它。

不知不觉间，他走到了报馆门前，却被一个人迎面撞上。撞上他的竟是威尔茨。一向对人冷冰冰的威尔茨今天一反常态，满面春风地对维克多笑了笑：“维克多，报馆的事情你帮我盯一下。我最亲爱的朋友锡莱从柏林来了，我现在要上火车站接他。”

维克多应承了一句，看着威尔茨的身影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他突然想到，莫非这个锡莱就是护送绝密文件的人？否则怎么会不早不晚刚好在这个时候从柏林来这里！也许，可以从这条线上查出点什么。

一整天，维克多的心思都不在工作上，只想着如何接近锡莱，寻找线索。忙碌的一天很快过去了，维克多正准备回家的时候，威尔茨叫住了他，说今晚他准备在家中设宴款待远道而来的老友锡莱，请维克多也过去助助兴。他朝维克多眨了眨眼睛说：“今晚可是咱们日耳曼人的聚会，一定要去哦！”

维克多没想到竟然会从天而降这么好的机会，他正愁着怎样接近锡莱，打探消息，威尔茨却意外地送来了请柬。他突然冒出一丝疑惑，职业特工的敏感让他想到为何威尔茨会突然变得热情起来，邀请他参加家宴？难道真的只是一次占领区日耳曼人的聚会，还是自己的身份暴露了？想想早上看到的报纸上的密信，上面正等着这份绝密情报呢。情况紧急，为了弄到绝密情报，也只能见机行事，放手一搏了。

四

威尔茨的家就在盖世太保司令部边上。今晚屋内屋外灯火辉煌。尽管有宵禁令，

但对于这位来自柏林最高统帅部贵客的招待酒会还是网开一面。许多纳粹驻军高官，情报、宪兵及秘密警察部门的头头脑脑都出现在酒会上。维克多站在角落里，心想这个锡莱的来头的确不小，绝密情报极有可能就在他的身上。

威尔茨请维克多帮忙招待宾客。几轮酒水上过之后，许多人喝得酩酊大醉，整个大厅里充斥着德语特有的硬腭短音。维克多赔着笑脸，穿梭在纳粹军官之间，又送上一轮黑森林啤酒。他刚要转身去厨房，一个醉醺醺的军官踉跄着抓住他，用德语问："休息室在哪儿？我喝多了，带我去休息室，我要休息一下！"

维克多仔细一瞧，这个人竟然就是锡莱。他放下空酒杯，搀扶着他朝楼上走去。到了休息室，锡莱一头倒在沙发里，又挣扎着换了一个姿势，伸手解开了军装的扣子。一个淡蓝色大信封的一角从他怀中露了出来。角上是一个黑色的纳粹标志。维克多的心怦怦直跳，这正是绝密文件的标志。此刻，它就在眼前，唾手可得，这真是绝无仅有的好机会。

维克多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杯子，走到大门边的小吧台前，借着倒咖啡的机会偷偷观察了一下门口。没人，除了楼下的吵闹声偶尔传上来，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他关上门，又从银壶中倒了满满一杯黑咖啡，端到锡莱面前。

"锡莱先生，喝杯黑咖啡醒醒酒吧！"他摇着锡莱的肩膀。锡莱挣扎着扭动了几下，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了几句，翻过身睡得更沉了。那蓝色的信封随着他的翻动，又冒出来一大截。维克多四下看了看，放下手中的咖啡，站起身子朝门口走去。他打开门看了看，然后关上门出去了。

维克多刚刚走出门，锡莱就猛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他威严地叫了声："乌曼，你可以出来了。"话音刚落，休息室旁的一扇小门打开了，乌曼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来这个维克多不一定是奸细。"锡莱语调平稳，和刚才醉醺醺的他简直判若两人。乌曼点点头说："起码，刚才这一试他过关了！"

休息室门外，维克多侧耳倾听着他们的谈话，然后蹑手蹑脚地走下楼，直到走进厨房他才深深嘘了口气。好险！刚才差一点就中了敌人的圈套。尽管机会难得，维克多脑子里的弦还是绷得紧紧的。他从银壶中倒咖啡时，故意侧了侧身子，却从壶身上看见锡莱睁眼偷望了自己一下，然后飞快地闭上了眼睛。他一下子就感觉到这是一个陷阱。于是，他不动声色，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下了楼。刚才要不是他的机敏，现在恐怕已经进了鬼门关。

五

休息室内，锡莱正向乌曼下达着命令。维克多没有猜错，锡莱正是携带着绝密情报从纳粹总部来的情报人员。

"乌曼少校，我这次携带的文件是绝密文件，事关第三帝国的生死存亡和这场战争中我们最后的胜利，所以必须绝对确保我平安地把文件送到普罗黑斯旺。"

乌曼做了个立正的姿势说："是，上校！我将派出全部人手，沿着铁路全面戒严，确保您和文件的安全。"

"不！不！不！"锡莱摆摆手，露出狡黠的笑容，"从上次锡克莱空军基地被袭看，在你们中间肯定有盟军的奸细。任何官方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警觉。这一次，我要换一个方式，一个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方式。"

第二天早上，火车站又戒严了。锡莱上校在站台前和乌曼等人告别，维克多也被威尔茨拉来了。锡莱跟众人握手告别，轮到维克多时，他拍拍维克多的肩膀说："谢谢你的咖啡！"说罢他登上了开往基延赛斯的军事专列。

当军事专列缓缓开动离开站台时，锡莱仍然在车窗前向众人挥手。专列离开了，带走了锡莱和绝密文件，这一次维克多的任务没有完成，他感到很沮丧。"只能看上面的另行安排了，也许在下一站，我们的人已经在等着锡莱了，但愿他们比自己幸运。"维克多想。

尽管心中郁闷，维克多表面上仍在努力工作。他又接到一个新任务——去古伦港做一次采访。他好不容易挤上火车，就被人群裹挟着朝车厢前段走去。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一手按着帽子，迎面从他身边挤过，维克多不得不蹒跚着在人缝中躲避。突然，仿佛一道闪电划过他的大脑，他好像看到了什么熟悉的东西，只是不能确定那是什么。

哦，眼睛！刚才那个大胡子的眼睛，躲闪着飞快地偷偷瞥了他一眼，那神情好熟悉，在哪里见过呢？维克多敲着自己的脑袋，终于，他想起来了那个在银壶上看到的神情。没错，那人就是锡莱，锡莱并没有坐军事专列离开，而是在专列开动后又秘密下车，并且乔装打扮，化装成平民，混上了这列火车。

六

维克多立刻回头，早已不见了锡莱的身影，他向车厢前段搜寻起来，来回找了两遍，也没有见到那个络腮胡子。难道锡莱知道他认出了自己又改变了装扮？不，不可能，在这样的公众场合根本没有可能，除非锡莱躲进了自己刚才没有搜查过的地方，维克多想到了列车的洗手间。

维克多沿着一节节车厢的洗手间寻找着。在第三节车厢的洗手间门上挂着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有人。维克多用手扭动门把手，门被锁上了。敲门也没动静，他灵机一动，用德语问了句："里面有人吗？"

一个熟悉的声音立刻传出来："有人！"

锡莱就藏在里面！听到母语，他下意识地回答了维克多的问话。

维克多的脑子转得飞快，立刻闪身到门边，等着锡莱出来。过了好久，门把手转动了一下，门开了，一个人头伸了出来，四处望望，又把门关上了。等了两分钟，门开了，一个身穿列车员服装的人走了出来。

"扑通"一声闷响，锡莱连哼都没哼就倒在了地上。维克多放下手中包裹在衣服中的铁质小垃圾桶，把锡莱又拖进了洗手间。

当锡莱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身处山洞中了。在火车上，维克多和地下党的同志联系上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把锡莱弄到这里。锡莱是一条大鱼，还有用处，他在等待游击队的同志来带走锡莱。

锡莱望着正翻弄绝密文件的维克多发出了冷笑。维克多打开蓝色大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上面用德语写着一首诗：

提着青灯的
黑翼天使
站在圣殿的
金色门旁
带你走进
黑暗水域
撒旦准你

安息于此地

这是一份密文信件，必须找到破译它的密钥或者密码本才能知道它的真实含义。可是密钥在哪里呢？维克多搜遍了锡莱浑身上下，除了这个蓝色信封，再没有片纸只字。维克多心想，这样绝密的文件，又派专人传送，密码本肯定在传送人的身上，否则分开传送的话，危险会是双倍的，任何一个被截获，都将无法译出密件，那传递的绝密情报就成了废纸，敌人不会这么傻。他望着锡莱挑衅的目光，突然心中一动。他打开锡莱的钱包翻弄着，在一叠德国马克的最下面有一张千元法郎钞票，这还是战前的钞票，现在沦陷区市面上很少能见到了。他取出钞票，眼睛却盯着锡莱。锡莱立刻转过头，维克多看出锡莱眼神中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慌乱。

有门！可能破译的密码就在钞票中。维克多拿着那张法郎左看右看，和那首诗歌对照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门道。难道这是一份双加密的密文情报，就好比上了双保险的密码箱，需要同时使用两把钥匙才能打开？维克多又翻了翻钱包，这次他索性把它翻过来抖了抖，一枚硬币掉了出来。

七

维克多尝试了许多次，终于从硬币和纸币上发现了玄机。这是一枚老的银币，发行时间是1893年，而纸币上有一行序列号码。当他把银币上的年份数字与纸币上每一个数字相加，逢十再相加就得出一个两位数数字。如果这个两位数的前一个数字代表这首诗歌的行数，后一个数字代表这一行的第几个字母的话，把所有字母找出来，按单词意思分隔开，就是一句话：V弹于十八日夜半时分射向伦敦白金汉宫。而臭名昭著的纳粹V火箭就在普罗黑斯旺兵工厂，正是这列火车途经的地区。

维克多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他终于得到了绝密情报。维克多笑道："其实这和我传递情报的方式差不多。只不过彼此使用的密钥不同罢了。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是如何传递情报的吗？现在我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了！"

锡莱睁开眼看着维克多，只见他在地上画了一会儿，说："普罗黑斯旺的兵工厂精确坐标应该是北纬44° 31'48.63"，东经5° 27'39.36"，只要把这些数字加上我的密钥就行了，关键我的密钥是我叔叔詹姆斯的生日——1860年7月31日，谁也猜不到会是它。让我来算一下，第一个密钥数字是1+8+6+0+44=59；第二个密钥数字是7加上31即38；第三个是31+48=79，这样经度就是59° 38'79.63"，同样计算得出纬度是20° 34'70"。让我想想，这个坐标对应的是什么地方……哦，好像是波罗的海中间的一座小岛，看来下一期《世界报》的游记专栏要带领读者领略一下海岛风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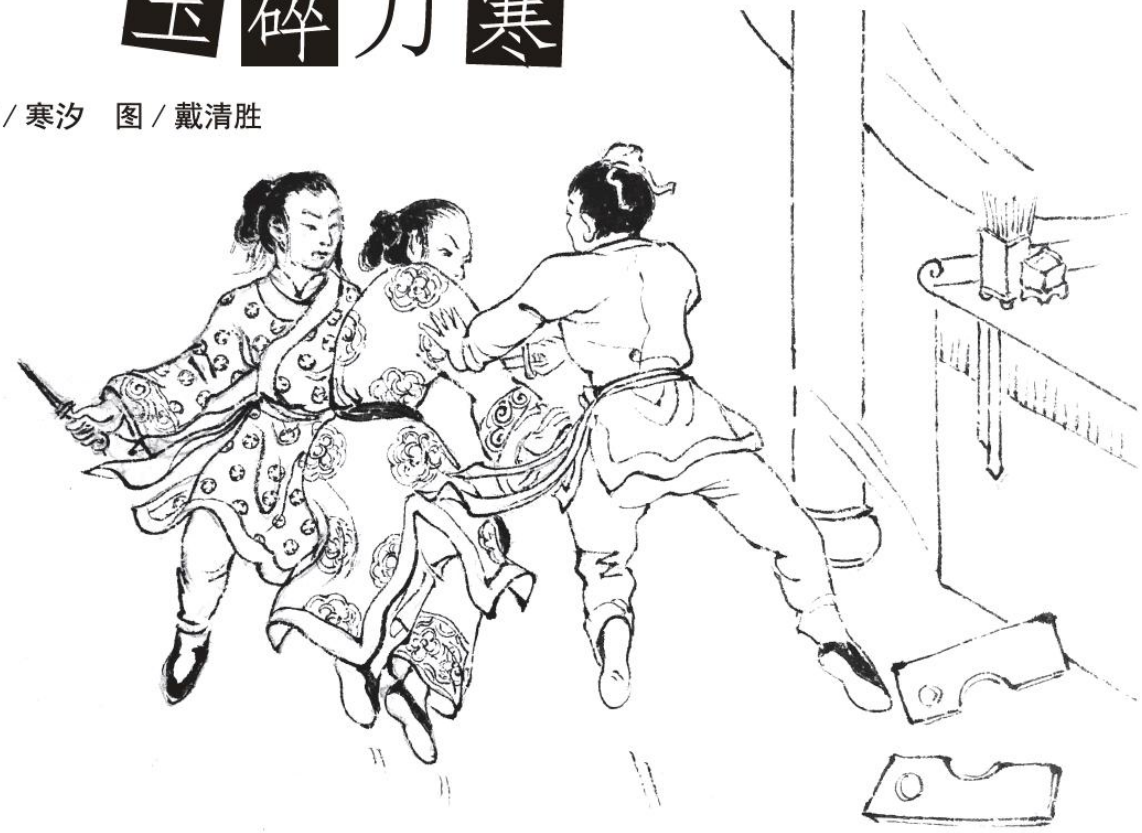
锡莱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最终，纳粹的V火箭飞弹还没有做好发射的准备就被神兵突降的盟军飞机炸得上了天，纳粹的计划又一次破产，从此走上失败的不归路。

两年后，战争结束了，正义的力量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由于战时的杰出表现，维克多被英国情报部门内部秘密授予"谍王"称号。世界终于恢复了宁静，维克多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他现在的身份是一名作家，专门写间谍小说。他用叔叔詹姆斯的名字和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化名，给书中的主角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詹姆斯·邦德。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玉碎刀寒

◇文／寒汐　图／戴清胜



密室命案

这天清晨，荆城县女捕头周紫淇刚一到县衙，就被知县唐傲叫进了书房。唐傲面色凝重地说道：“兵部刚刚发来密函，咱们县潜伏有辽国奸细！”

周紫淇一愣，荆城既非军事重镇，又不是通都大邑，一个普通小县城，奸细在这儿潜伏为何？

这时捕快阿威急匆匆跑来，说东乡出了命案。唐傲让周紫淇先去查案，奸细的事儿回头从长计议。

周紫淇带着手下捕快赶到案发现场，问是谁报的官。

江伯回禀，这所宅子是绸缎商许老爷在东乡的祖屋，许老爷一家已在七年前举家迁往了荆城县城内。这祖屋平时没人住，只有他一人看守。大约半个月前，少主人许东义回来避暑，谁知竟会发生这样的事！

周紫淇问道：“你是如何发现许东义已死？”

江伯说，今天早上来叫少主人吃早饭，可无论怎样敲打房门，总不见有回应，就用力推门，可门是从里面反锁上的。他感到有些蹊跷，又去推窗子，也是反插的，他用手指把窗户纸捅了一个洞，往里一看，就看见少主人胸前一大片血迹，半躺在床上。他赶快跑到宅子外面，央求邻居帮忙去报了官。

周紫淇从窗纸洞里望了下，果然如江伯所说，她又推了推门窗，确是反锁和反插的。周紫淇让阿威撞开屋门，走了进去。

经过仵作检验，这个许公子是被尖刀刺穿前胸而死，一刀致命！以她的经验来看，应是他杀。

周紫淇带着人在屋内地毯式搜索了一遍，并没有找到凶器。

如果是他杀，为什么凶案现场的门窗都是反锁的？如果是自杀，为什么现场搜不到凶刀呢？周紫淇正在深思，一个半百妇人在丫鬟的搀扶下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她一看见许东义的尸体，就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哭喊道："我的亲儿啊！谁那么狠心杀了你！这门亲事可害死你啦！"

周紫淇心中一动，问道："您就是许东义的母亲吧？请节哀，令公子的死怎么会和他的亲事有关？"

许夫人恨道："我儿刚刚定亲不到一个月，就横遭惨死，还不是女方命硬给克的？！"

看到周紫淇有些失望，许夫人道："我这可不是胡说，她先前曾定过一门亲事，也是不出半年，未婚夫就死了。我儿子不信邪，非要向她家提亲。这姓连的果然是个十足的'丧官星'，又把我儿子给克死了！"

阿威忍不住了问道："说了半天，您儿子到底和哪家定的亲？"

许夫人咬牙切齿道："就是本城第一大玉器行连家的大小姐连城玉！"

周紫淇心想，这连小姐接连定了两门亲事，两任未婚夫先后死亡，可能其中还真有什么蹊跷，于是吩咐阿威去查查这个连家。

往事不堪

阿威调查来的情况是这样的：连家大小姐连城玉是本城第一美女，上门提亲者络绎不绝，许东义就是其中之一。但他第一次提亲被拒绝了，因为那时候连城玉已经有了意中人，是城中有名的大才子张旭，连家双亲也都很欣赏其人品才华，就把女儿许配给了这个张旭。

"张旭？"周紫淇皱了皱眉，"这名字好耳熟！"

阿威说起半年前轰动一时的一件大事儿：当时江苏学政到荆城县来巡察，有人拦轿告状，说某秀才斯文扫地，欠下巨额赌债赖账不还。学政大人大怒，查证属实后，当即革去了此人的秀才功名，这个秀才就是张旭！

周紫淇想起来了，此事当时的确轰动一时，而张旭在声誉、前途尽毁后不久，就绝望地跳河自杀了。

周紫淇心想，张旭死后，连小姐就被许配给了许东义，而许东义又不明不白地死了，这两个人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特殊的关联，她决定从张旭之死入手调查。

"至尊赌场"是本城最大的赌场，赌徒如云，当初张旭就是在这家赌场痴迷于赌博，欠下巨额赌债的。

阿威在赌徒中挤来挤去，终于找到了目标："这位老兄，有事找你帮忙，请出来聊一聊。"

对方叫吴三，是专门在赌场里放赌债的，他一看有生意找上来，忙和阿威挤出了赌场。来到一条僻静的小巷站定，吴三说："老兄在赌场里找我帮忙，不用说一定是要借钱去翻本了，想借多少？"

阿威伸出一根手指："不多，纹银一万两！"

吴三一惊："一万两还不多？老兄好大的口气！借这么多银子，你拿什么作抵押？"

阿威微微一笑："没抵押！"

吴三一瞪眼："没抵押谁会借你这么多银子？"

阿威不笑了："张旭也没抵押，你不也借给了他上万两的银子？"

吴三神色大变："你到底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阿威淡淡道："没什么，就是想借钱。"

吴三回了句："不借！"转身要走，却被一个英气十足的女子挡住了去路。

这女子自然是周紫淇，她冷冷道："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

吴三怒极："凭什么？"

周紫淇一抬手"哐啷

啷”宝剑出鞘。“就凭这个。不借也行，一万两银子换一句话！”

看了周紫淇这一手“亮剑”的绝活儿，吴三知道今儿自己是脱不了身了，只好问：“什么话？”

阿威道：“还是刚才那句：张旭没有任何抵押，你为什么借给了他上万两的银子？”

吴三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姑娘，你也是张旭的相好？其实是城西绸缎庄的少东家许东义让我借给张旭的，那银子也是许东义的，我就是在中间转下手。拦轿告状也是许东义让我干的。我就是想挣几个钱，没想到会逼死张公子啊！”

周紫淇点点头，宝剑入鞘。“很好，你可以走了！”吴三擦擦额头的冷汗，嘟囔道：“现在的大姑娘怎么都这么厉害？为了个张旭，全都要来找我拼命！”

周紫淇一怔：“还有谁找过你？”

吴三叹口气：“连家大小姐也来过，问过我同样的话，我要是不说，她就要点火药和我同归于尽！我这钱挣的，真不容易啊！”

暗道凶刀

周紫淇又回到了凶案现场再次勘查，她的目光被一块略微松动的地砖吸引住了，她蹲下身子敲了敲地砖，抽出宝剑一撬，一大块地砖下竟然显露出一条深邃的地道！

周紫淇钻了进去。地道里漆黑一片，她摸索着前行，走了大约一炷香的工夫，前面透出微弱亮光，她一扒拉都是草叶，接着就走出了地道，一看这边出口竟是一个小小的山壁洞口，由于有茂密的草叶遮掩，不注意还真看不出来。

山前面就是一条河，河对面有座玉矿山，周紫淇知道那是本城首富连家的祖产。她的眼睛忽被河床上石头的强光刺激了一下。石头怎会发光？周紫淇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在石缝中夹着把匕首，刀刃被阳光照耀反射出强光。

周紫淇抠出匕首，见其刀身寒光闪闪，精致的刀柄上镶嵌着一块极上等的翠玉。虽然因为河水的冲刷，已经没有血迹了，但她凭着直觉认定这把匕首就是杀害许东义的凶刀！

果然，经仵作鉴定，这把匕首无论刀口的长宽和形状，都与许东义胸口的致命伤极其吻合，极有可能就是杀人的凶器。

周紫淇拿着这把匕首到连家的玉器行去询问，一个伙计认出了刀柄上面的翠玉正是由他亲手镶嵌的，而这把匕首的主人，就是连家的大小姐连城玉！

周紫淇觉得可以找连城玉谈谈了。

周紫淇拜访连家，见到清丽脱俗的连城玉，讲述了一个故事：有位小姐和一书生两情相悦，订有婚约。某纨绔子弟垂涎小姐美貌，就想出一条毒计，假意和那个书生结为好友，引诱其沉迷于赌博，欠下巨额赌债，他再派人拦轿告状，令书生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绝望的书生投河自尽。小姐得知真相之后，杀死了那个纨绔子弟，为心上人报了仇！

连城玉一直秀眉微蹙，但在听到最后一句时，却是神色一松，微微一笑：“周捕头的这个故事，真是精彩。”

周紫淇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她拿出匕首问连小姐是否认得此物。连城玉脸色一变：“你是从何处得来的？”

周紫淇紧盯着连城玉的表情，道：“我在玉河边拾到的。”

连城玉脸色有些苍白：“周捕头，你拿着匕首问我，就是已经调查过它的来历了。不错，这匕首以前是我的，但是早就丢了。”

“丢了多久？”周紫淇步步紧逼。

“约莫半年吧！”连城

玉已然有些慌乱。

这时只听门外一声响动，有个人影一闪而过，显然是有人偷听。周紫淇追出去一看，那人身影只在远处晃了几下就消失了，不禁心中暗惊：好高超的轻功！

周紫淇回到县衙，到户房找书办调出荆城县县志和户籍册，仔细研究了起来。

引蛇出洞

这天县衙门口聚集了一大堆人，对着公告栏上贴出的悬赏告示议论纷纷。吴三挤了进来，看了看说："原来是重金寻求许东义被杀案的线索，不过这出手也太小气了，一千两也叫'重金'？"

旁边有个人嘲笑道："吴三，好像你有线索似的，赏钱多少跟你有啥关系？"

吴三撇撇嘴："何止线索啊，其实那天晚上……"说到这里，吴三猛然住口，摇晃着身子往赌场去了，惹得身后看热闹的人们哄然大笑。

吴三在赌场里晃荡了一天，一笔生意也没做成，但他一点儿都不着急。挨到天黑华灯初上，他出了赌场直奔本城第一大青楼"百花楼"，找他的老相好芙蓉玉喝酒去了。

酒桌上，吴三一杯接一杯喝得不亦乐乎。芙蓉玉皱眉道："你只知道喝酒，答应我的事儿呢？说了多少回要给我赎身，全是骗人的！"

吴三嘻嘻一笑："你别急啊，赎身的银子马上就有了。听说衙门出了悬赏告示了吗？那银子就是我的，别人都拿不走。可我嫌价钱太低，想等一等。过几天再破不了案子，他们还得提价！"

芙蓉玉眼睛一亮："就是那个许东义被杀案，你有线索？"

吴三醉眼迷离笑道："那个许东义，当初收买我帮着陷害张旭，可答应给我的酬金，还差一半，一拖就拖了半年。他被我追得急了，跑回东乡祖屋去了，我一气之下当晚就摸到了他屋子窗外，正好看见了凶手杀人。你猜凶手是谁？竟然就是……"

吴三话没说完，忽然后窗无风自开，一支袖箭破空而至，直射吴三咽喉！吴三骇然，芙蓉玉玉腕一翻手中酒杯飞出，砸开了袖箭。

窗外一个黑影一闪而去，芙蓉玉用手一探桌下，抽出宝剑施展轻功朝黑影追去。百花楼后窗楼下是条小巷，黑影一落地前面就有人堵住了去路，正是捕快阿威。这时芙蓉玉持剑飞身而下，截住了黑影的退路。

"芙蓉玉"用手帕擦去脸上的妆容，竟然是周紫淇！黑影冷笑道："周捕头好一出妙计，张某竟然会上了你的当！"

周紫淇也冷笑道："张旭，你这个辽国奸细，束手就擒吧！"

原来黑影竟是半年前跳河自尽的大才子张旭。张旭一挥长剑正要刺向周紫淇，忽然空中撒下一片大网，结结实实地把他罩在了其中。周紫淇得意地笑了，这才是她最妙的一招！

情为何物

公堂上，张旭只承认他半年前跳河没死，但失忆了，最近才记起些往事，所以回来想找吴三算账，没想到被周紫淇抓住了，其他的一概不知。

县令唐傲冷笑道："你一个文弱秀才，怎会身怀如此高超的武功？"

张旭道："会武功，不犯法吧？"

周紫淇冷然道："可用武功杀人就犯法了！"

张旭淡淡道："吴三不是没死吗？"

周紫淇道："你要杀吴三不是为报复，是想灭口，因为你就是杀死许东义的真凶！"

"不，许东义是我杀的！"连城玉忽然闯进了大

堂，跪地认罪，说她从吴三口中得知了许东义陷害张旭的真相，为给心上人报仇，就潜入东乡许家祖屋杀死了许东义。

周紫淇追问："许东义被杀现场是个密室，你杀人后是怎么反锁门窗脱身的？"

"我……"连城玉张口结舌。周紫淇摇了摇头："我当初也以为你是凶手，可当我在府上给你讲完那个故事，你却眉头舒展表情轻松时，我就觉得是我想错了。而后当你看到这把匕首神情突变，我就认定这一定是凶刀了。但你不是丢了，而是早就送给了一个人！"

周紫淇用手抠出了刀柄上镶嵌的那块翠玉，在它背面微雕着一句诗词：山无陵，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周紫淇微微一笑："当得起连小姐这句誓言的，除了张旭恐无他人了吧？"

张旭忽高声道："不错，是我杀了许东义，是他害我身败名裂投河自尽。我幸而不死，就回来找他报仇，杀死他之后，我无意中发现了他房间内的暗道，就布置好了密室，从暗道脱身，没想到从玉河边的暗道口出来后，会一时失神将匕首掉落。"

周紫淇冷笑道："你一介书生，会武功，找得到暗道，这未免太难以自圆其说。其实你就是辽国派来在我县潜伏达三年之久的密探。你的任务就是要拿到连家祖传的玉矿秘籍，所以你接近连城玉，利用订婚后可随意出入连家的机会终于得手，而连家一直懵然不知！"

连城玉惊异万分，周紫淇娓娓道来：自从在连府她确定匕首是被连城玉送给了张旭，而门外那个偷听者不但轻功高超而且表现得熟门熟路后，她就怀疑张旭没死。

从荆城县县志和户籍档案中，周紫淇得知连家的玉矿山是连城玉曾祖父当年和一个张姓好友一同开采的，两人还曾合力绘制了一张玉矿勘测图，图上标明了附近几县的玉石矿源。后来张家生意失败，将自己手中的那一半矿山产权和玉矿图都卖给了连家还债，然后就举家搬离了本县，一直杳无音讯。

"其实张家后来去了辽国，其后人为向辽主邀功，便将祖上的这段往事上报。辽主觊觎我大宋矿藏，便命张旭回来潜伏，半年前他终于在连家偷到了玉矿图，这时许东义勾结吴三来陷害他，他索性将计就计，最后跳河'自然消失'了。"

张旭说："既然如此，我为何还要回来？"周紫淇嘲弄道："人算不如天算，其实早在几十年前玉矿图就被意外毁损了，连老爷怕消息传出去有损连家声誉，就伪造了张假图。你回到辽国鉴定出图是假的，以为真图还在连家，才无奈冒险回来。谁知你一回来就被许东义意外撞见了，你只好杀他灭口。所以，我就找吴三演了一场戏，引出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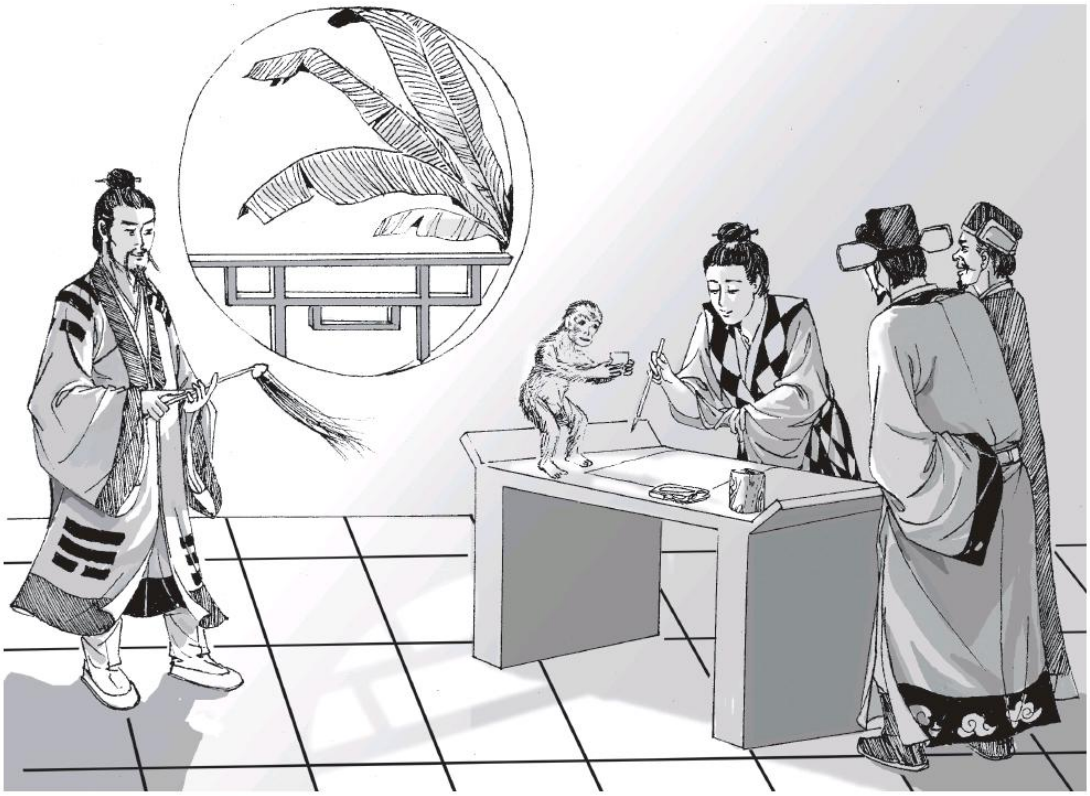
张旭冷笑说："这一切都是周捕头你的推论。"周紫淇表示，大宋在辽国也有密探，最近终于将此事探明，相信过不了几天兵部就会发来最确切的密函，说明辽国奸细的身份并附上画像。

张旭面色一变，双手一伸一缩，竟然从铁镣铐中脱出，周紫淇惊呼一声"缩骨功"，张旭已挥舞着铁链将周紫淇手中的匕首砸飞，纵身一跃抄到手中，直刺向周紫淇。这几个动作在电光石火间连贯一气，周紫淇只稍一迟疑，匕首寒光已到胸前，只得一抬手飞镖直奔张旭面门，盼他闪身自救，谁知张旭竟抱着同归于尽之心。眼看两人都要血溅当场，连城玉忽地斜插到中间，后脑中镖，前胸则被张旭持匕首刺入了胸膛！

连城玉慢慢倒了下去，只听见她最后喃喃自语的一句：山无陵，天地合……

选自《乡土·野马渡》

索命灵蛇



蛇神显灵

新任知县蔡子西这天早晨接到报案，手下捕快头目之一的丁二葵不知何故突然暴死在家中。蔡知县于是带了仵作等一干人众匆匆赶到死者宅第，见自己的副手孙县丞已然提前到达，蔡知县向孙县丞简单问了一些情况后，立即命人着手勘查现场。仵作初步验尸后很快禀告说，丁二葵面色发青，瞳孔放大，初步猜测为中毒身亡。

蔡知县叫来死者家属协助官府查案，期望能找到破案的蛛丝马迹。不料死者的一个小妾抬头间视线落到墙上悬挂的一幅画时，突然惊叫起来：“大人，那张画有蹊跷，老爷许是被画中的毒蛇咬死了！”蔡知县等人闻声定睛一看，这是一幅叫作《灵蛇祈福》的绢布画。小妾战战兢兢地解释说，她记得很清晰，当丁二葵展开并挂好该画时，上面的蛇温雅地闭着嘴巴，头部高高昂起，仿佛在祈佑主人平安吉祥、福惠终生，可不知为什么它现在竟然变成了凶神！此时的灵蛇大张着嘴巴，令人毛骨悚然的牙齿上血迹斑斑！

孙县丞解释说，本地的老百姓都信奉蛇神，每逢初一、十五都要摆供焚香，祈禳蛇神保佑全家安康。可一旦有人触怒了蛇神，它就会显灵发威而夺其性命。蔡知县听罢不置可否，只是命仵作再次对丁二葵尸体进行

仔细检验一番，看是否能找到其他帮助破案的线索。谁知仵作查看到死者腿部时，居然真的发现一对无比清晰的蛇牙印，丁二葵确实死于蛇毒！

难道果真是画上的蛇夺去了丁二葵性命？蔡知县正在苦苦思索如何查获杀死丁二葵的真凶之际，又一起同样的离奇命案骤然发生。县城里首屈一指的富户金虎在家中被毒蛇咬死，凶手就是挂在其卧室中的一幅《百蛇图》，画上的数十条蛇居然在夜间悄悄复活爬到金虎床上，活活咬死了他。等家人发现时，金虎早已气绝身亡，而那些嘴上沾染鲜血的毒蛇又重新回到画中，瞪大凶残的绿眼睛看着死者。

道姑作画

由于相继发生两起蛇画夺命事件，整个县城变得人心惶惶起来。蔡知县知道如果不尽快澄清案情真相，就难以稳定躁动不安的民心。经查，死者家中的蛇画是从城东二十里外的青蛇观中购得的。

青蛇观中住着一对父女，两人皆是道人，女儿名叫觉慧，有一手令人称奇的作画绝技，尤其擅长画蛇，其用妙笔丹青绘出来的蛇，简直栩栩如生。本地老百姓供奉的蛇画都出自她的手笔。

蔡知县和孙县丞一起去青蛇观查访，一行人刚刚进入院落中，就不禁大吃一惊，只见树枝上、草丛间都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蛇。当听说本地父母官来造访，老道人笑吟吟地迎了出来，并把那些吓人的蛇赶到大门外。双方彼此寒暄了一阵子，蔡知县就径直说明来意，要见一见觉慧和她亲手作的画。老道人于是唤来了觉慧，觉慧来时身边还跟着一只灵猴。老道人解释，这灵猴受过训练，用来防止饲养的蛇群伤人。觉慧领命现场作画，不多时，一幅惟妙惟肖的《飞蛇图》就展现在众人面前。

纵蛇寻仇

蔡知县回到县衙后把那幅《飞蛇图》悬挂起来日夜观察，三天过去了，这幅画依旧还是原样，于是他找来孙县丞一起参详。孙县丞到来后对着该画也是冥思苦猜，蔡知县为了不打扰他，独自出去忙其他事务。片刻工夫，有人听见书房里传出一声惨叫。等蔡知县闻讯赶到时，见到孙县丞嘴唇青紫，满眼透着惊恐地指着墙上的画："蛇，我被画中的蛇咬了……"未等他的话说完，浑身一阵抽搐后闭上了眼睛。蔡知县摘下《飞蛇图》一点一点地再次认真查看，竟然从画轴的空心竹筒里发现了蛇粪！至此，蔡知县终于断定这纵蛇伤人的案子，就是那对父女所为。待到蔡知县带着捕快赶到青蛇观时，道人父女早已不知去向，只留给蔡知县一封陈述所谓蛇画杀人始末缘由的书信。

多年前，城中的富户宋员外收留了一个叫金虎的小乞丐，这金虎长大后恩将仇报，贪图宋家的家产，伙同无业游民丁二葵以及向宋员外借钱不成怀恨在心的孙县丞，设计以勾结绿林匪盗反叛朝廷之罪诬告宋家，致使宋家落得个抄家灭门的惨祸。觉慧正是宋员外之女，年幼的她因被家仆藏起来躲过一劫，长大后学得了一手驯蛇与画蛇绝艺，为报深仇大恨，与义父回到青蛇观以出卖蛇画为生，终于等到已成了捕快的丁二葵与发了财的金虎先后到青蛇观购买了蛇画。利用夜幕掩护，觉慧带着毒蛇爬入屋内咬死了仇人，训练有素的猴子则将墙上的蛇画换成了另一幅，造成蛇画索命的假象……

选自《良友周报》

图／黄胜



铁血雄关

◇文／於全军　图／颜玮

山雨欲来

瓦剌首领也先在土木堡大败明军，俘虏了朱祁镇，并将其带回到漠北草原。国不可一日无君，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仓促称帝，也就是明代宗。如此，也先见明英宗没什么用处了，就想送其回大明。

当时万全卫最高军事长官是指挥使江克边，此刻，正和弟弟千户江克远并肩站立城头，看着城内江克远的三个孩子嬉闹。江氏两兄弟都不到三十岁，不过江指挥使至今未成家，反倒是弟弟后来居上，都有了三个孩子。也正因为此，江克边对这三个孩子视如己出。

“报！皇上，不，太上皇在瓦剌兵护送下要求入城，这是他们送来的书信！”探马匆匆将书信呈上。

江克边看完，还没说话，弟弟江克远就说了：“这城门，开不得啊，万一瓦剌兵进来，来个里应外合……”

江克边听后哈哈大笑：“区区七十二骑兵，哪能撼动我这万全卫！”江克远压低了嗓子，轻声说：“可当今皇上，只怕不喜欢太上皇回京啊。”

江克边何尝不知这个道理，只是，难道眼睁睁看着明英宗待在城外？思来想去，他一挥手，“开城！迎接太上皇。瓦剌兵嘛，克远，你带他们到外城的馆驿休息，要严密监视！另外，派人骑快马八百里加急，进京将此事报告皇上！”

七十二骑瓦剌兵簇拥着明英宗进入万全卫城，远处山坳里，立刻有人飞奔报告给了在野狐岭的也先。这一次，也先率兵十万，悄悄跟在后面。他当然不是为了护送朱祁镇，而是要趁势拿下万全卫。万全卫城可是京师门户，紧紧扼着漠北草原南下的咽喉。

如果拿下卫城，四百里外的京城将是他也先的后花园；不然的话，去京城不得不绕道鸡鸣山，路途变成了上千里，大明朝便有时间调兵应对。

有属下问道：“首领，不是说要修好吗？怎么又要夺城？”

也先一笑："好要修，城也要夺。你想，大明一下有了两个皇上，会不会乱？拿下万全卫，大明朝还不是囊中之物？"

在属下的恭维声中，踌躇满志的也先抬眼望向远处的万全卫，只见城头黑云笼罩，好像要下雨了。他扬起马鞭喃喃道："山雨欲来，想必城头观雨的景致一定不错吧！"

黑衣杀手

朱祁镇住进迎宾馆，江克边前来问候。他正要行君臣大礼，朱祁镇拦住了他，"我现在不是皇上了，是个罪人。土木堡几十万人因我而死，我受不起你如此大礼啊。"

这话倒没错，但江克边不敢回言，只说请太上皇好好休息，准备第二天一早回京。朱祁镇问起万全卫的守备江福现在哪里，江克边回答："江福乃是家父，他，已经阵亡了。"

原来，随朱祁镇一同被俘的，还有随身太监喜宁。喜宁是个没骨头的人，吐了不少机密，给大明边防守卫带来不少麻烦。朱祁镇就以回京送信为名，遣送喜宁回大明。正是在万全卫，守备江福抓了喜宁，绝了这个后患。不久，江福就被瓦剌人报复，死在了战场上，江氏兄弟才升了军职，镇守在此。

朱祁镇很是感慨，拿出一枚随身玉佩赏给江克边。江克边跪下谢了恩，告辞出来。天色已晚，但他不敢回家休息，而是在迎宾馆周围巡逻，今晚是万万不能出事的。

转过街角，江克边忽然看见有七八个黑衣蒙面人，手里拿着涂了黑漆的钢刀，在爬迎宾馆外墙。他立即大喝一声："有刺客！"蒙面人一惊，其中一个奔江克边而来，其余人爬墙而入，但已惊动迎宾馆的守卫，双方杀在一起。

江克边越打越心惊，眼前蒙面人他太熟悉了，不由低声怒道："克远，怎么是你？"随手一抓，抓掉了对方的面巾。

果然是江克远，他喃喃道："京师的锦衣卫已经到了，他们传了皇上口谕，要我带路杀太上皇。我本不想来，可我有三个孩子……"

江克边低声问："你怎么不告诉我？"

江克远苦笑道："这事儿就是个烫手山芋，一个不好就可能被灭口，怎能拉你下水？"

这时院内的蒙面人都被杀了，门一开，几名守卫举着火把出来，一眼看到穿黑衣的江克远，不由诧异道："江千户？你……"

江克远一捂脸，向黑暗中逃去，江克边紧紧追赶。一直追到了江克远家中，江克边才掏出银票递了出去："你赶紧带着弟妹和孩子逃吧！有多远跑多远，刚才露了脸，恐怕是难活命了。"

江克远返回身，抱住哥哥，泪就流了下来。随后，他进屋唤出妻儿，匆匆出城而去。江克边目送弟弟一家离去，又赶往迎宾馆，想安抚一下朱祁镇。这时，天已蒙蒙亮了。

要进门还没进的时候，江克边忽然听到城外喊杀连天，他急忙赶往外城，只见那七十二名瓦剌兵正在开城门，而城外，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瓦剌兵。

兵临城下

万全卫城的城墙分三层，外有外城，内有内城，最里面是瓮城。瓦剌兵住的馆驿在外城内城之间，本来由千户江克远带兵监视，可他奉命去杀朱祁镇，结果被瓦剌兵钻了空子。

江克边一看情势，知道外城守不住了，急令士卒退守里城。也先跨马而入，举着马鞭遥指江克边："江指挥使，你那里五千多人，我这里十万大军，乖乖归降，我给你个官做。"

江克边怒斥："书信上不是说要修好吗？怎又来偷袭？"

也先哈哈一笑："我送你们的皇帝回京，难道就不该收点好处？万全卫，就当送给我的大礼吧。"

江克边"呸"了一口："言而无信！万全卫自建城以来，从未被攻破过，你想攻只管来攻！"

也先阴恻恻地一笑："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迎接朱祁镇入城，当今皇上能容得下你吗？归降才是你最好的出路！"

江克边不怒反笑："我江家世代保家卫国，不知道投降为何物！还有，家父的仇还没报呢！"

也先知道多说无用，挥手下令攻城。万全卫城，驻兵五千六百人，对上十万瓦剌军，可以说毫无胜算，但江克边心里明白，自己唯一取胜的机会，就是拖延时间，因为不管代宗心里如何不愿意，还是要派大军来迎接朱祁镇回京的，那时候，卫城就解围了。

也先把瓦剌军分成十几个部分，轮番攻城。忽然，一骑快马从瓦剌军背后杀来，也先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这人已杀到了内城下。

江克边一看，却是弟弟江克远，急忙打开城门。江克远满身鲜血，不知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语调却很轻松："妻儿老小都安顿好了，就杀进来帮你守城。不然，我就不配姓江！无论哪个皇帝想杀我，随便！我保的是大明，是身后万全卫的百姓，死在战场上才是我最好的归宿！"此刻，已有瓦剌兵杀上内城墙，于是江克边一挥手，率军退守瓮城。

厮杀到晚间，瓮城之上死尸遍地，眼看就要守不住了。而瓦剌军伤亡更大，也先杀红了眼，竟然挑灯夜战。江克边遥望东方京城的方向，心里暗道：锦衣卫来万全卫，半天即到，怎么大军快两天了还来不了？难道万全卫城要守不住了吗？

忽然，瓮城之上响起了欢呼声，朱祁镇竟然亲自上城来了。只见这位太上皇顶盔掼甲，手执长弓，大声疾呼："朕在土木堡被俘两年，受尽侮辱，今日，我要手刃仇敌，为大明几十万将士报仇雪恨！"

这话激起了大明军的斗志，就连江克边也来了精神，他疾呼一声，和攻上城头的瓦剌兵展开肉搏。这已是最后的防线，一旦被攻破，身后的万全卫百姓就将暴露在屠刀之下！

也先踏着云梯登城，他知道，拿下万全卫只是时间问题，可是他心里却毫无胜利的喜悦，伤亡惨重，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这样值吗？朱祁镇此时已经力软筋疲，也先忽然对他产生无边的厌恶，都是因为这个人，才有了这种糟糕的后果。想到这儿，他抽刀逼向了朱祁镇。

刀光一闪，却是江克边挡在了朱祁镇身前，被砍倒在地。江克边看一眼远处正在厮杀的弟弟江克远，断断续续地说："皇上，带黑衣人杀您的是我，上面有令……可您给的玉佩，唤醒了我的忠义之心。我和家弟长得像，火把又昏暗，守卫才认错了。"说着从怀里掏出那块蒙面黑巾晃了晃，倒地而亡。

雄关似铁

江克远泪如雨下，他很清楚，哥哥这么做，就是帮他洗脱罪名，让他全力守城，免除后顾之忧。他大喝一声杀向也先，却被也先部下拦住。朱祁镇目睹这种惨状，心胆俱裂。忽然，一滴雨点落入他的脖颈，雨水来了，他突然清醒了。他明白了黑衣人的来历，也明白了援军为什么不来，灵机一动大叫起来："朱祁镇死了，朱祁镇死了！"

正在厮杀的瓦剌军信以为真，也跟着大叫起来，声音震天动地。忽然，黑漆漆的城外，出现了数不尽的火把，明朝援军终于来了。

战况急转直下，眼见攻城无望，也先带瓦剌军逃回漠北。当援军看到朱祁镇还活着，有些哭笑不得。因为代宗有令，只要朱祁镇还活着，就埋伏在城外，不可救援。可现在，只能冠冕堂皇地迎接先皇回京了。

不久，江克远因抗敌有功被擢升为万全卫指挥使，正三品。但他却毫无喜悦之情，在心里想着父亲江福、哥哥江克边的容貌……

数百年的硝烟渐渐散去，在历史的记忆中，无论面对怎样的强敌，万全卫城从未被攻破过。

选自《民间文学》

太宗赏之罚

◇文／张爱国　图／段明



早朝结束，众臣正要离去，李世民却将顺德将军叫到面前，笑了笑：“顺德将军长年领兵在外，功苦皆大，朕今日赏你。”

顺德将军不由一笑，跪下谢恩。太监抬上一只红木箱子，顺德将军爬起来就要打开。李世民制止道：“不急，回家后再打开吧。”

箱子抬到府上，两个太监就要离去。“两位公公不急，待我拿些皇上的赏赐酬谢你们。”顺德将军说着就打开箱子，一看，愣了：箱子里不是他想象的金灿灿的黄金珠宝，而是一个破麻袋。皇上该不会把宝贝装破麻袋里吧？顺德将军火速打开麻袋，傻了：麻袋里是麦麸。顺德将军不敢相信，捧起一捧，不错，就是普通的喂牲口的麦麸。顺德将军抓起麻袋底，一抖，除了麦麸，连一粒麦粒都没有。

两个太监看着顺德将军沮丧的样子，笑呵呵地走了。

“皇上这是怎么了？这些年来，不赏我也就罢了，我也不曾有过讨要和不快。今日既然是赏，怎么赏这种东西？”顺德将军对走过来的夫人说，“依夫人看，皇上这是什么意思？”

“麦麸，麦麸……”夫人将这两个字反复地说，却理不出任何头绪。

“皇上为何赏麦麸给夫君？虽然，这麦麸对我们可起了大作用。”晚上，夫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夫君还不知道吧？你上次带回的麦麸，前天就用完了。咱家的驴子，这两天只能吃枯草……”

“什么？你说什么？”顺德将军一骨碌爬起来，“夫人，快随我来。”顺德将军拉着夫人跑进厅堂，将那袋早已被重新装起来的麦麸用杆秤一称，一石重。

“夫人，我上次从驿馆带回的麦麸，多重？”顺德将军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一石。”夫人话一出口，就急忙捂住自己的嘴，浑身颤抖。

“完了，完了……”顺德将军像被抽取了筋骨一样，瘫软在地。

好一会儿，顺德将军和夫人相互搀扶着站起来：“夫人，快，快去借一石麦麸……”

一会儿，夫人背回一石麦麸，对顺德将军说：“我和你一起去吧，两石你一个人背不了。”

顺德将军摇摇头，一手从夫人肩上接过麦麸，一手提起皇上赏赐的麦麸，又同时往两肩上一搭，佝偻着腰，走出去……

几天后，另一名将军万福也受到了李世民的赏赐。回到府上，万福将军发现是麦麸后，笑了笑，让家人扛出去喂马。此后，万福将军隔三岔五就受到李世民的赏赐。

半年后，当李世民第五次在早朝上将万福将军叫出来的时候，万福将军像前几次一样，笑嘻嘻地上前，跪下磕头。

“万福将军，可知朕今日又为何叫你？”李世民问。

“莫非陛下又要赏臣？”万福将军跪在地上，侧着头，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笑。

“今日想朕赏你何物？”

“陛下赏臣什么，臣都高兴。”万福将军笑着，“反正陛下每次赏臣的，都是臣所需要的。”

“万福，朕先给你讲个故事再赏你。”李世民微微笑着，“有一位将军，皇上这日赏了他一石麦麸。他先是不解，但一想起自己不久前将驿馆的一石麦麸公物私占时，就全明白了。于是连夜让夫人借来一石麦麸，连同皇上赏赐的，一个人背着，跪在宫门前，直到天亮见了皇上，痛哭悔过。皇上念他知错改错，罚了他一个月的俸禄，饶恕了他。”

“陛下，臣知错了，谢陛下饶恕之恩。”顺德将军不知何时跪在了万福将军身边。

“顺德将军请起。被罚一个月俸禄，一家老小近日可有饭吃？”李世民语气柔和。

“陛下，臣一家尚有粥吃。”顺德将军涕泪横流，“臣已知足。”

“万福，接下来的故事，你替朕说说吧。”李世民冷冷地说。

“陛下，臣该死！”万福将军脸色突变，“那日，臣与顺德将军一起，各自贪占驿馆一石麦麸。顺德将军受赏麦麸后，明白了陛下的意思，主动改错。然臣愚昧，受赏后以为陛下是可怜臣的贫困，故而不仅不改，还先后贪占了米面、绢布、锦缎。心想陛下知道后还会像先前一样，可怜臣，再赏臣。陛下也确实如臣所想，每回都赏了臣相应的财物。臣现在明白了，陛下那不是赏，是罚，罚臣自省……”

“众爱卿，尔等在我贞观一朝为官，皆为清贫。然，正是尔等之清贫，才有我大唐和百姓之富庶。朕也数次告诫尔等，欲发财就不要为官，为官就别想发财。当日，朕念顺德和万福二人素来清贫，不忍惩罚，故而以赏代罚，希望他们知错改过。然朕终非圣人，此一方法，于有羞耻心之顺德将军有效，于无廉耻心之万福，不仅无用，反而助其贪婪！”李世民眼圈红了，“来啊！将无廉耻的万福，拉出去砍了！”

选自《小说月刊》

郭皇后的后宫戏

◇文／张鸣　图／周欣欣



宋仁宗的皇后郭氏是平卢军节度使郭崇的孙女，这符合当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时立下的规矩——他的后代都要跟这些军将结亲。况且，郭氏为后也是太后的主意。

娘选的媳妇，一般都不合儿子的意。所以，仁宗不爱搭理郭氏，让她独守空房。然而郭氏不肯认命，强要出头。仁宗可不是怕媳妇的窝囊皇帝，不可能真被媳妇拿下，更何况当初的军将早就没落了，郭氏的娘家早没什么势力了。一个不受皇帝待见的皇后强要出头，只能徒惹嫔妃们笑话，根本没人把她当回事。

等级低的嫔妃大都是新来的，年轻貌美，所以更得仁宗的宠爱。仁宗一阵儿喜欢这个、一阵儿喜欢那个，反正没郭氏什么事儿。

明道二年，仁宗兴致好，一下子喜欢上了两个美人：尚美人和杨美人。她们等级不高，仗着仁宗的宠爱，明里暗里不给郭氏面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终于有一天，当着仁宗的面，俩美人跟郭氏吵了起来，其中尚美人最凶。私下挤对也就罢了，当着仁宗也这样，郭氏受不了了，不顾体面，扑上去就打。古今女人打架，无论贵贱，都是一个路数——连抓带挠。

三个女人一台戏，仁宗也不能看着，下意识地拉架。按说，到这分儿上，郭氏收手也就是了，可她正在火头上，一把就将仁宗的脖子挠出几道血印子。

天下哪有敢打皇帝的？京剧唱的“狸猫换太子”中，太后要打皇帝也得用龙袍代替，何况动手的是皇后？仁宗大怒，跟亲信宦官阎文应商量，要把郭氏给废了。兹事体大，得经过宰相同意。当然，如果宰相不同意就换宰相，直到同意废后为止。但这样动静太大，仁宗又是传说中的好皇帝，不能这样折腾。于是，阎文应建议，仁宗直接把脖子上的血痕给宰相看，实力卖惨。

当时的宰相是吕夷简，据说此人曾与郭氏有点过节，看了仁宗的血痕后义愤填膺，力主废后，还引经据典——东汉光武帝的皇后也姓郭，仅因态度不好就被废了，如今郭氏都动手了，不废还留着过年？于是，一道诏书下来，说是郭氏想做道士，仁宗给她封

了个大的美号：净妃玉京妙冲仙师。于是，郭氏被迫进了瑶华宫道观，委委屈屈做起了女道士。

宋代的士大夫一直喜欢闹事，听说皇后被废，御史中丞孔道辅带领范仲淹等御史伏阙上疏，要仁宗收回成命。他们还没见到仁宗的面，就被吕夷简奏请仁宗后降为地方官了。

就这样，郭氏被废了，跟她动手的尚美人也被发配到道观。没过多久，仁宗又有了新宠，连杨美人都被搁在一边。一场激烈的宫斗，只是便宜了仁宗及其他新宠。郭氏虽说成了“仙师”，但跟待在冷宫差不多，凄凄惨惨的，没过多久就暴病而亡了。人们传说这是阎文应的“杰作”。虽查无实证，但时任开封知府的范仲淹依旧弹劾阎文应，作为大宋有名的贤君，仁宗不能袒护宦官，于是阎文应成了替罪羊，被发配岭南了。

一场伤及皇帝脖子的宫斗，最后只有几个女人和一个宦官倒了霉、背了锅，“盛世圣君”就是与众不同。

选自《百家讲坛》

清代外国人如何加入中国籍

◇文 / 李晓巧



在清代，许多外国人也涉及在中国任职、入籍。清代早期，如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法国人白晋、葡萄牙人徐日升、意大利人郎世宁等都担任了清政府的官职，穿清朝的官服，行中国的礼仪，甚至按照中国的生活方式生活。

汤若望30岁时就换上了中国服装，取了中文名字，先后被清政府授予太仆寺卿、太常寺卿等职务，雍正朝追封其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清政府对汤若望的祭文里有这样的评价：“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可见，清政府是把关系亲密的“客卿”看成本国臣民的。

古代中国没有正式的国籍法，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中国的历史上才有了一部《国籍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凡外国人愿入中国国籍者，准其呈请入籍。”但须具备五个条件：“寄居中国接续至十年以上者；年满二十岁以上，照其国法律为有能力者；品行端正者；有相当之资财或艺能，足以自立者；照其国法律，于入籍后即应消除本国国籍者。”

按这些条件，汤若望、南怀仁都具备加入中国籍的条件。如不满足这五个条件，也可有特例，就是要对中国有特殊贡献。此外，下列三种情况也可以加入中国籍：一是外国妇女或者无国籍妇女嫁给中国人为妻；二是以中国人为继父并同中国人居住的；三是中国人同外国人的私生子可以直接加入中国籍。

“凡呈请入籍者应声明入籍后遵守中国法律，及弃其本国权利。”申请人写保证书，并请中国寄居地的有名望的两位绅士担保，把情况汇报地方官，由其递交民政部批准、公布，最后“给予执照为凭”。在国外申请加入中国籍的，要打报告给中国驻当地的领事，再报出使大臣，或直接向出使大臣汇报，转交民政部存案办理。完备了这些手续，清政府就承认其为中国人了。

选自《老年文汇报》



风陵渡

◇文／王吴军　图／段明

沉默的夕阳把静芳的影子拉得老长，她在这个名叫风陵渡的渡口附近默默徘徊着，踌躇着。

细沙铺成的河堤下，流淌着一条宽阔的大河，这条大河名叫风陵河，此刻，风陵河里水波荡漾，仿佛要溢出河岸似的。

静芳和水旺就是在这个风陵渡的渡口认识的。那时，静芳才二十一岁，家里穷，为了给生病的爹抓药，娘辛辛苦苦攒了十几个鸡蛋，让她在风陵渡的渡口坐船去县城里卖。她把鸡蛋装在篮子里，用一条毛巾盖好，然后扛着篮子来到了风陵渡。可是，静芳在这里等了半天，只见有一只船在渡口静静地停泊着，却不见摇船的人。她急得眼泪不争气地“吧嗒吧嗒”直往下掉。最后，静芳终于在一棵粗大的歪脖子柳树下找到了那个就着树的歪斜身子搭成的小窝棚，这里就是在风陵渡摇船的人住的地方。

静芳走到小窝棚前，站定，从草帘子的缝隙中往里一看，只见里面的小木床上端坐着一个人，双手捧着一本翻开的书，整个脸几乎都埋在了那本翻开的书里。

“爷爷！”静芳喊着，抬起一只手，撩起了那张看上去已经很有些年头的草帘子。

“啥？”翻看的书本一合，露出了一张陌生的四方脸，黑黑的。四方脸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在瞪着她。

“啊？你……你不是老爷爷？”静芳嘴里说着，身子朝后退着。那张陈旧的草帘子又垂落了下来，隔在了她和他中间。

小窝棚里面的那个人走了出来，站在了静芳面前。静芳顿时觉得眼前仿佛矗立起了一座高大的黑塔，她需要抬起头才能看到他的脸。

这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小伙子，他看着静芳，说：“俺是新来的摇船的，有啥事你就跟俺说吧。”

“哦，哦，”静芳有些慌乱地答应着，说，“以前

在这风陵渡摇船的庆山爷呢？”

“庆山爷在两个月前去世了。”小伙子说。然后，他问静芳：“你想过河？”

“嗯，嗯。”静芳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又朝后退了两步。

“你去县城干啥？”小伙子看了看她的篮子。

“卖鸡蛋。”静芳不会撒谎，也没有想到要撒谎。

“卖？这十几个鸡蛋？”小伙子问。

静芳点点头。

“可是，天气预报说今天天气不好，不能过河。”小伙子说，“万一到了河中间起了大雾或者起了大风浪了咋办？”说完，小伙子肩膀一晃，转身又钻到那座低矮潮湿的小窝棚里去了。

静芳一个人站在小窝棚外面。她看了看小窝棚，又转身看了看那宽阔的大河，两脚像是拴上了两个大铅疙瘩一样，无比沉重。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雾了。几步之外，什么也看不清了。静芳先开始有点害怕，随即，一个念头让她高兴得几乎浑身都战栗了起来。于是，她悄悄地朝着风陵渡的渡口走去。在浓雾的掩护下，静芳飞快地解开了那只船的缆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船往河里推去。

小船载着静芳和她篮子里的鸡蛋朝着大河的中间滑动。

忽然，起大风了。顿时，大河开始变得流急浪高，小船突然像匹极不驯服的野马一样，摇船的橹也不听她的使唤了，刚刚拿好就歪斜起来，别说摇船了，此时静芳连拿也拿不稳它了。一个大浪打了过来，小船翻了，她掉进了滚滚的河流里。静芳使劲儿在河水里挣扎着，忽然，觉得自己的身子又浮动了起来，脑袋也露出了水面，有一只手把她托到了船上。她睁开眼睛一看，一个黑塔似的人随之从水里爬到了船上。啊，原来是那个在小窝棚里不准她过河的小伙子！

静芳忍不住了，她忽然跳起身，冲了过去，像一只发怒的山羊一样用头拼命地撞着小伙子那宽阔的胸膛，哭泣着嚷道：“你为啥要救我？你为啥要救我？弄不到钱给俺爹治病，还不如让我死了好，呜呜呜……”

“啥？”小伙子弯腰把缆绳一搂，让船的速度减慢下来，歪着脖子瞅着静芳。

“俺爹病了好长时间了，俺娘让我……让我过河去县城把她攒下的十几个鸡蛋卖了，给俺爹买药……”静芳望着河水中漂远了的装鸡蛋的篮子，哭得连话也说不成句了，她越想越委屈，两手捂着脸，哭得浑身颤抖。小伙子看着她，两道浓黑的眉毛皱了起来。

“唉……”他重重地叹息了一声，然后，依然沉默着。

静芳停止了哭泣，把手从脸上拿开，偷偷看着他。

小伙子先是用缆绳把舵固定住，然后，他一猫腰进了船舱，扯出了一张雪白的密扣渔网，双手托定，迈动双脚，“嗵嗵嗵”地走到船头，叉开马步，牢牢地站定，随后，那两只像拴马桩似的粗胳膊一抡，手中的渔网“唰”地飞了出去，张开，形成了一个椭圆形，慢慢落进了风陵河里。

他一连撒了几网，每一网都不落空。

船在风陵渡的对岸靠岸了。他找了一个尼龙口袋，将刚才捕到的鱼包裹住了，往静芳的脚下一放，看也不看她一眼，闷声闷气地对她说：“这些鱼你拿到县城卖了吧，早去早回，我等你过河。”

静芳的眼泪一滴滴掉了下来，她给他深深鞠了一躬，抽泣着说：“俺永远忘不了你……”

真的是不打不相识。从那以后，静芳三天两头往风陵渡跑，不是帮他补渔网，就是为他洗衣裳。他虽然仍是那样怪模怪样地蹙着眉头，用一双明亮的眼睛默默看她，然而，他脸上的神情却温和多了。

她知道了他叫水旺，他知道了她叫静芳。

静芳和水旺开始恋爱

了。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静芳和水旺看完电影一起来到风陵渡，坐在船上。船儿像一个幸福的摇篮，在静静的风陵河上轻轻摇曳着，摇得船上的人快要进入甜甜的梦里了。

“哦，我有一句话……想问你……”静芳终于说话了，声音低而颤抖。

“啥话？你问吧。”水旺低声说，声音像风陵河那淙淙流淌的水声。

“啥、话？你、问、吧。”静芳粗着嗓子，一字一字地学着水旺说话。然后，她用嗔怪的口气说：“有些话还非得让一个姑娘家先说吗？你呀你，真是个傻大个儿，跟电影里的梁山伯差不多，是个呆头鹅！”

静芳的目光热辣辣的，脸上，仿佛洒满了柔和的月光，是那样迷人。

“静芳，我……我长得傻大黑粗的……”水旺蹙着眉头，闷声闷气地低声说。

“我喜欢！”静芳说。

“我没有啥钱，只有每天摇船送人过河。”水旺又说。

“我愿意！”静芳说。

静芳在船上向水旺表明心迹的第二天，她大着胆子向爹讲述了她和水旺谈恋爱的事情。静芳的爹是个吃饭不撒一粒米的人，他当即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中，谁家的姑娘也不能老在家里养着。不过，我养活了你二十多年，一年就算两千块钱吧，那还得四五万块钱哩！那个水旺如果真的要娶你，也中，让他准备五万块钱，他一手交钱，我一手把你给他！”

静芳知道，她爹这是拿钱这个条件来阻止她和水旺的这门亲事哩。为此，静芳哭过，闹过，然而，她爹却一点也不同情。静芳偷偷找到了水旺，让他拿个主意。水旺蹙着眉头，想了大半天，然后，他抡起大巴掌往船舷上一拍，果断地说：“你回去对你爹说，他的条件我答应了！”

“你说啥？你答应拿五万块钱了？”静芳惊得睁大了眼睛，“你拿得出这么多钱？”

水旺习惯地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静芳，说：“我不能让你爹戳我的脊梁骨，说我白捡了你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静芳知道水旺生性倔强，他一言既出，是八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她对水旺说：“我等你娶我。”

可是，五万块钱说出来容易，真要去挣五万块钱，谈何容易？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静芳心中等着水旺娶她的那种坚定信念也渐渐地淡薄了。

不久，静芳的爹领到家里一个小伙子，名叫刘星。静芳的爹喜滋滋地对静芳娘和静芳说，刘星是县城一个工厂的干部，人长得帅气，脑子也灵活，更重要的是他的家境非常富裕。这个刘星一见到静芳就喜欢上了。于是，很快地，刘星就出钱为静芳家里盖起了村子里的第一幢两层小楼，喜得静芳的爹娘整天笑呵呵地合不拢嘴。

两层小楼盖起来的那天，静芳的爹当着亲朋和街坊邻居大声宣布，这幢小楼的其中两间是静芳和刘星结婚的新房。起初，静芳说什么也不同意和刘星的婚事，她心里一直忘不掉那个在风陵渡摇船的像黑塔一样的水旺。然而，架不住刘星像尾鱼追逐头鱼一样紧追不放，经不住刘星强有力的进攻，静芳终于屈服了，她点头答应嫁给刘星。

谁知道，静芳和刘星结婚后，她刚刚过了几天神仙般的日子，刘星这个所谓的腰缠万贯的男人突然向她亮出了一张又一张的欠账单。原来，刘星根本就没有多少钱，他为静芳和静芳家里花的钱都是借来的。家里那些刘星买的东西因为是借钱买的，为了还账，这些东西全部被拉走卖掉了，只剩下空空如也的房子和耷拉着脸不断唉声叹息的爹娘。静芳想大哭一场，可是，哭给谁听呢？这时，她又想起了在风陵渡摇船的那个有着宽厚胸膛的黑塔一样的水旺。

此时此刻，静芳站在柳树丛中，两只脚像是灌了铅一样，一步也动不得了。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的心情，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把脸转向了风陵渡的河湾，叫了声："水旺哥……"

水旺打了个愣怔，把黑塔一样的身躯矗立起来，扭转黑色粗壮的脖子，朝着静芳这里望过来，寻找喊他的那个人。

"我在这儿呢！"静芳尽量装出一副非常坦然的样子，从柳树丛中钻了出来，站在河堤上。

"啪"的一声，水旺手里剁鱼的刀子掉在了船板上，发出了清亮的声响。

"水旺哥，你恨我吗？"静芳用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他，说。

恨她？是的，恨她！可是，一个恨字怎么能描述出他心中的感情波澜？自打那个令人难忘的月夜在船上和静芳私定终身之后，他就开始靠自己的力气拼命挣钱。夏天，他连一件汗衫都不舍得买，总是光着脊梁，打着赤脚。脊梁被晒成了棕黑色，像是刷了一层厚厚的釉子。他的两只手上磨得净是厚厚的茧，头发长得老长也不肯去理发，舍不得花理发的钱。他并不想拿钱买媳妇，而是为了她，别让别人嘲笑她嫁了个穷光蛋。起初，静芳三天两头往这风陵渡跑，后来，她来这里的脚步就稀少了，他也不往坏处想。甚至有人亲口告诉他，静芳已经变心了，要和一个有钱的小伙子结婚，他总是一笑了之。直到亲眼看到了他从来不相信的事实，这才知道静芳真的变心了……水旺发誓，今生今世，他再也不想她，再也不见她了！谁知道，现在，她又来了，而且是以别人的新婚妻子的身份出现在他的眼前。

"你，你来干啥？"水旺的嘴唇颤抖着，冷冷地问她。

"我……我过河……"静芳低低的声音说，顺着眼，望着脚尖，仿佛在恳求水旺的宽恕。

水旺没有再往下问啥。他让静芳上船来，接着，他弯下腰，在船舷边掬起一捧水，洗了洗沾在手上的鱼鳞，然后直起身来，拿起长篙，一下子伸到河底，用力一撑，船的四周发出了"哗啦哗啦"的水声，船离开了河岸。

水旺和静芳都没有说话，只有船橹搅动河水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声响。静芳坐在船上，感觉不出船的移动，却只看见两岸的树木在不停地往后走。她忍不住了，终于没话找话地开口说道："水旺哥，你知道我要去干啥吗？"

听了她的话，他这才把望着远处的目光收了回来，一双明亮的眼睛愣愣地望着她。

"我要去县城的民政局，和他离婚……"静芳说着，嗓音在颤抖。

"离……离婚？为啥？"水旺的身子像是被什么重重击中了一样，剧烈地摇晃了一下。

"我……我……我被他骗了！"她只说了这一句，眼泪就扑扑簌簌地滚落了下来。

水旺听着静芳的哭诉，他把船橹从水里往上提了提，放横了，当成舵，把船稳住，用心听着静芳的哭诉，连眼皮也不眨一下，直到静芳不再说了，这才闷声闷气地问道："他对你……咋样？"

静芳从来都不会撒谎，她诚实地对他说："他对我没啥说的，很好，知冷知热的……"

水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把手中的船橹猛地一转，黑塔一般的身子往船橹上一压，船就像一匹骏马似的昂起头，滴溜溜地拐了一个圈子，照着原路返回了。

"你……你这是干啥？"她吃惊地叫道。

水旺什么话也没有说，直到船驶到了他们刚才起航的风陵渡的渡口，他把船停稳，将船板搭上，这才扭过脸来，蹙着眉头，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沉默着瞅了她一会儿，仿佛要把她从里到外看个透。然后，他的手往

岸上一指，嘴里蹦出来两个字：“下船！”

“啥？”静芳望着他，问。

水旺仍然手朝着岸上指着：“我叫你下船，我不送你去离婚！”

静芳倏地站起身，恨恨地看着他，然后，她转过身，踏着他为她搭起的船板，一步三颤地跑上了岸。

“喂，你等一下！”他在她的身后喊道。

她听得真真切切，但是，她头不回，脚步不停。

“赵静芳，你……”他追上来了，她感觉能够听到他“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了。

她停下了脚步，却没有转过身去看他，故意给他一个脊背和后脑勺。

“给！”他把一个小本本从她的背后塞到她的手里，“你把这个拿去，把欠别人的账还上，剩下的，买些家具……”

然后，她听到了他的脚步声。从这脚步声中她听得出来，他离开了。她这才把他塞到她手里的小本本拿到眼前看，哦，是个存折。里面的存款数额是五万块！这正是她爹当年向他要的彩礼数啊！

“水旺哥……我……这钱我不能要……”她追着他，喊。

正在低头朝前走的水旺转过身，伸出粗壮的双臂，拦住了她：“这些钱是我靠自己的力气正大光明挣来的。不会咬了你的手！等你们以后手头宽裕了，再还我……”

说这话时，水旺并不看她，明亮的眼睛一直朝旁边望着。他不能欺骗自己的感情，他还在无比执拗地爱着她哩！他不愿意看到此刻她的眼泪，更不想听她说感激的话。不等把话说完，水旺便一个鱼跃，跳上了船，拿起船橹，宽宽的膀子一晃，又一晃，船已经离开了河岸，朝风陵河的中间驶去。

船渐渐远去了，远远望去，他和船与风陵河仿佛融合在了一起，渐渐消失在茫茫的远处。只有淙淙流淌的风陵河的水，在跳荡着，闪耀着，展现出一片动人的风景。

很久很久，静芳仍然在风陵渡的渡口站着，任凭一阵阵的风吹拂着滚烫的面颊。她的两眼含着晶莹的泪花，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那淙淙流淌的风陵河的河水，她此时觉得，自己好像是第一次发现，这条河是那样地宽阔，那样地清澈，那样地美丽……

选自《上海故事》2020.3

太平年

◇文／韩佳童　图／颜玮

小福海今年刚满十二，跟着师父马二爷在大明府一顶一的饭庄子红星楼后厨当学徒。来了三年，眼见饭庄子过的都是太平日子，挣的安稳钱。掌柜的说，这都是财神爷慈悲，想着红星楼呢。因此，四时八节，总短不了财神供奉，下来什么时令鲜果，也必得先敬过了他老人家。

可今年，不成了。

打刚过粽子节，外头就有风声。进了三伏，更是人心惶惶，各种消息汗珠子一样满街乱飞。一说打仗，饭庄子受不了哇。平日里三天两头就下馆子的老主顾不来了，店里上上下下十几张嘴却并不少一张。这一天的开销不是小数！那后厨，打小福海从老家来找师父当学徒后就没这么冷清过。伙计们没事儿干，小板凳溜墙根坐

着。这搁以前，能吗？

为这事儿，吕掌柜差点儿没愁死，实在没辙，在门外摆了摊子抢起二荤铺的生意——卖便宜吃食大锅菜。天不亮，四点来钟，鸡还没叫，红星楼里里外外就点上灯了。堂倌们在门外搭棚，摆上桌凳。后厨大师傅马二爷领着灶上的师傅伙计，打上一炉子热烧饼。两口大锅，一锅咕嘟羊汤，一锅熬甜沫。

小福海把肉馅剁得震天响。

等天刚放明，打更的婆子收了梆子回家，吃食已经摆好了。堂头带着堂倌把毛巾往胳膊上一搭，往街上一站。您老瞧一瞧看一看啦，咱这是烧饼火烧豆腐脑，吃得美了忘不了。打滚包子热羊汤，喝了心里亮堂堂。

堂倌们是连拉带拽，包子眼瞧着一屁屁矮下去。吕掌柜从楼上窗子里朝下盯着，脸上攒了几个月的褶子算是熨平了。大饭庄出摊子，这主意，掉份儿。除了他，旁人还真想不出来。

中午，两点来钟，师徒二人忙完，窝在后厨吸溜吸溜吃面。这面可有讲究，叫稀里糊涂烂肉面，还是小福海嘴闲给起的名字。其实就是拿下水锅里的下脚汤子拌的，心肝肠肚肺，乱七八糟稀里糊涂黏黏糊糊啥都有。这东西油水大，腻得慌。马二爷在灶上忙了半天，烟熏



火燎倒了胃口，吃了几口便撂下碗筷嘱咐小福海，快吃，吃完了去前面帮着守摊子，把他们也替下来吃饭。说完便站起来走到那条黑褐色老躺椅上眯着去了。

哎，小福海紧着吸了几口，沾了一嘴汤，又接着伸出舌头仔细舔干净。筷子抄底，一筷子面挑起来，在空中抖个来回，沾着肉汤子就顺进了嘴滑下了肚。管饱，顶饿，舒坦。

等他出去的时候，摊上已经没什么人了，不远处几个在河码头扛大包的苦哈哈正歪七竖八躺在柳树底下歇觉。堂倌坐在板凳上拿手巾抽打着腿脚上的灰土。

小福海接过那条牛尾巴毛巾一边赶着苍蝇，一边收拾起长桌上的碗盆罐罐。骨碌碌，一头独头老蒜顺着长桌滚到地上，被门槛拦住了。小福海赶紧追上去撅屁股捡起来，吹一吹蒜皮，扔进碟里。再一抬头，看见个半老头子站在摊子面前。精瘦，胡子拉碴，眼睛混浊，一脸黑肉，糙极了。看样

子五十多岁，裹着件黑破长衫，背个烂包袱。一根麻绳拧在腰上。

您行行好，给口吃的吧。

这什么声音，这不是黑老头说话呀。小福海扒拉开盛菜的瓷盆，把头伸过桌子一看。哟，敢情还有一小的呢。有十岁吗？这小子。上下唇全都爆了，嘴儿还挺甜。

小小子两眼如漆，巴巴望着小福海，双手像捧着个元宝似的伸过头顶。受累您给口吃的吧，我们爷俩两天没吃饭了。他望着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小福海喊。小福海见他可怜，顺手抄起眼前一柄大铁勺，朝盆里扯。扯到一半，听见丁零一声，平日里常接送吕掌柜的车夫大杨拉着包车到了楼跟前。小福海心里一下想起吕掌柜那张长脸，一惊，放下了。

大杨五大三粗，撂下车把朝小福海走过来。福海！热不热？堂倌都干吗去了？叫你看摊子你能算得过账来吗！这家伙有点儿愣头青，全靠着把子力气，说话瓮声瓮气，不等小福海言语便进了大堂。小福海回过身来看见那小子盯着自己手上的勺子狠狠咽了一口吐沫，眼有些发红。小福海却不管他，只摇摇头，接着把目光又送回到饭庄门口了。

过了一会儿，吕掌柜身穿薄马褂、戴着夏凉帽走了出来。大杨本来是跟在掌柜后面的，一出来便赶紧抢到前面去扶车，支车篷。小福海回头看了那一老一小一眼，怯怯地喊了一声，掌柜的。

吕掌柜把头转过来，看了小福海一眼，没言语。小福海接着说，您……您过来瞧瞧。

吕掌柜剔着牙，迈着四方步慢慢腾腾挪了过来。怎么着？

这回不等小福海再言语，黑老头自己便张嘴了。老板，老板您行行好，好歹赏一口吧。您是善人，大善人。说着两手作揖，连连弓腰。

吕掌柜瞥了黑老头和小小子一眼，淡淡地说，要白食？哎，你们打哪儿来啊？

回您的话，逃难打城外跑进来的。

干什么的？吕掌柜拿耳朵听着，仍是不紧不慢剔牙，闻鼻烟。

打把式卖艺，走江湖混饭吃。碰上打仗，几天没开张了。满树，快！给老板翻一个。黑老头说着一拍那小子的脑袋。

哎。叫满树的使劲儿一吸鼻涕，拿腰绳煞一煞瘦成干的肚皮，一举手，连翻了四个跟头。肚里没食，早已站立不稳，晕头晃脑的，眼却直勾勾盯着小福海面前的盆和勺。

掌柜的龇牙一乐，嘿，有点儿意思啊。福海，给他俩一人挑一碗面，远远吃了走人。还有一样，我这不是粥厂，有这顿没下顿，再别来了！

那爷俩连连应声。

吕掌柜却理也不理，兀自上了黄包车。

福海目送掌柜的离开，给面前两个人一人挑了碗面，冒尖的。汤子都凉了，浇上，递过去。

黑老头告了谢，不敢坐板凳，领着满树街边蹲下。一手捧碗，一手拿筷子拨着面往嘴里塞。满树吃得很凶，边吃边发出嗷呜嗷呜的叫声。他的手在花碗上印出五个齐整整的黑印子。吞完面条，满树把碗举过头顶，一歪，汤全扣进嘴里。

他响亮地吧唧着嘴，扬起嘴角愣头瞪着小福海。小福海也望着他，只笑了一下，不知道说什么。直到他俩走了，小福海才明白过来满树的意思，他哪是冲着自己笑啊，他那是没吃饱，指望自己再给他盛一碗。

黑老头吃得很慢，细细地品，细细地咂，上下牙齐叩到面条上，发出很黏滞的声音。过了很长时间，满树都等出了口水，他才终于吃完。然后黑老头对小福海尴尬笑笑，拿袖子一呼啦嘴，碗放到地上，背起包袱拉着满树走了。满树不住地回头。

小福海把碗筷从地上捡起来，脑子里盘旋着那小子

的声音，总觉得哪儿有点熟悉，又说不上来。边角处有只肉包子，都干巴了，许是早上掉的也没人发现没收拾了。一条没尾巴的哈巴狗不知从哪儿跑过来，伸狗爪子试探试探，见小福海没反应，叼起来撒丫子就跑了。小福海饶有兴致地盯着那偷包子的狗看，小哈巴狗一路狂奔刚跑到拐角，猛地蹿出一条土狗，体形赛哈巴俩，豢着长毛，龇牙咧嘴冲了上去。土狗将包子连带哈喇子抢进嘴里，哈巴狗跳起来，嗷嗷叫着上去厮打。狗爪狂舞，狗毛乱飞。两只畜生滚到拐角另一边，看不见了。

饭庄子里传来师父的声音，他老人家睡醒了，叫他捏茶叶沏缸子。小福海猛地一拍脑袋，想起来了，我说他们说话口音听着怪熟呢。

堂倌们出来拆摊子了，晚上可没人到摊子上吃。卖剩下的东西都堆在后厨，小福海趁这时候伙计们都不在，一个人悄悄溜进去，一把掀开了笼屉。拣大个包子拾了满满一包袱，哆哆嗦嗦系上口，正要往外跑，却跟掀帘子进来的师父撞个满怀。

白包子滚了一地，师父的脸立刻红成了猪肝，小福海的脸也接着烧起来。

福海，你……

小福海慌了，一边低头捡包子，一边死死扯住师父的衣角。师父，师父，您先听我说，刚才有两人来讨吃的，我听口音像是咱们老家来的，我看他们活不下去了，这才……师父，师父……

马二爷一脚踢开小福海，又对准他的屁股狠狠来了一脚。小福海直接滚到了案板底下。吃里扒外的混账东西！这是店里的东西，掌柜的知道你就别活了！师父气急了，声音却压得极低，双手把住门帘。你刚才说那两人，真是咱们老家的？

小福海点点头，听……听口音像，师父，我……说着从案饭下面钻出来，不敢抬头。

马二爷哆嗦着下巴说，赶紧，赶紧捡起来，包好，从后门出，绕开大街。千万不能让人看见，小祖宗啊！

小福海抬头惊讶地瞧了师父一眼。

看什么看，还不快捡？

哎。颤着音答应了，将包子装进包袱整个兜在怀里，弯腰，由后门绕小胡同，避开红星楼大门，奔前街追了上去。

马二爷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目光一扫，看见笼屉张着，若无其事走过去，盖好，像做了一件好事一样。

过了好一会儿，小福海才回来，悄悄见师父。师父，猜着了，那爷俩还真是咱们老家的，就住河对面。

他没说家里这两年怎么样？马二爷一边说一边把自己喝茶的缸子递到小福海手里。

小福海接过来咕嘟了一口，摇摇头，没……没细问，不过看那模样要不是实在没辙也不会跑出来。

师父也不再打听，舒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十几个小钱，在手心掂一掂，套着袖子送到小福海手心。去，把这几个铜钱给账房送去，抹账。他悄悄说。

吃过晚饭，红星楼早早上了板子，打烊关门。小福海和师父一直住在一起，爷俩晃晃悠悠回住处。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两边店铺也关了，到处黑洞洞的。小福海不由往师父身上靠了靠，听着城外一惊一乍响起来的炮声。

回到家，还挺早呢，师徒俩闩门就睡了。

夜里，一列兵从后街穿过去。

树上的老鸹睡不着，眼睛瞪得雪亮。

好响的呼噜。

明天一早，两个人还要早早去打烧饼，出太阳前出去，出月亮后回来，正是两头不见天日。

转眼过了一个多月。这天下半晌，外面摊子也卖干净了，后厨又没什么事。马二爷抓一把生花生嚼着，和小福海出去随便逛逛。多少天了，天天就是住处到庄子，庄子到住处，别的哪儿都不敢去。总算熬到新督军进城，市面上算是

安定多了。

宝恒祥，小福海挑了一顶顶便宜的瓜皮帽，马二爷给自己挑了双千层底。出来，顺着广德街往芙蓉观走，远远就看见芙蓉观对面那棵大榆树底下围了好几十号人。小福海好奇这个，紧着小跑几步，从人群中搂开个口子，把脑袋伸进去打量。

嗬，原来是说快书的。小福海再细一瞧，哎，这不是那天红星楼门前的那个满树吗？又一瞧，黑老头也在旁边站着呢。

师父，师父，您快来看哪。小福海跑出来，又把师父拽进去。

小福海把师父领到跟前儿，指着说快书的小子，小声说，师父，看，那天咱给包子那两人。

马二爷手搭凉棚细一看，那满树正捏着两块月牙片说小段呢，黑老头手里托着个铜盘，绕着人群讨赏，打他们跟前儿过，愣没认出福海来。小福海也不计较，从兜里掏出两个小子儿扔过去，兴致勃勃听书。铜月牙片击到一起，声声清脆；说书人字字清晰，直递到耳朵里。小福海不禁拍手叫好，正听着，人群中一阵骚动，呼啦啦风一阵乱散。

马二爷个儿高，朝远处一看，就看见对面几个兵油子气势汹汹朝这边跑过来。为首的腆着个肚子，撅屁股似的噘着肥嘴唇。

都散了散了，我看是谁聚众哗乱！

马二爷往人圈里一挤，一把抓住黑老头胳膊，悄声说，别言语，跟我来。小福海提溜着满树，一路小跑。这地方小福海可是太熟了，三转两拐，就到了他和师父住的后街。这会儿，满树和黑老头早认出小福海来，千恩万谢。要不，刚才准得被讹干净喽，今儿一天，就算白忙了。

这里不好说话，家去。马二爷带着那爷俩一路快走。进家，开了门，烧上热水。看满树身上脏得不像话，又叫小福海拿出几件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满树羞答答穿上，高兴得跟什么似的。走到黑老头面前，伸开胳膊转一圈，说，爹，你看。小福海一愣。

黑老头摁住满树肩膀，说，赶紧磕头，磕头！

满树跪到地上，咣咣就要拜。马二爷赶紧把孩子搀起来。

这是干什么，都是老乡，出门在外谁也不容易！没别的，我见了你们怪亲的，今儿晚上你们哪儿也别去，就住这儿！店里离不开人，我和福海这就回去，等晚上回来，给你们带饭，咱们好好说话！

黑老头站起来，局促地搓搓手，死活不留。马二爷不由他不听，先从柜里翻出些陈点心给他们解饿，自己和小福海挂上门，匆匆出来奔了红星楼。

新大帅一来，那些绅啊贵的再不是窝脖王八。一个个露出头来到处活动，上下打点，请客吃饭迎来送往自然难免。

一路走。

小福海问师父，师父，人家不住，您干吗硬留他们两个？

马二爷说，还是那句老话，出门在外，能帮衬就帮衬。他们要面子，不住，可你没看见刚才那么一闹，铜盘子里拢共也没收几个子儿，不留他们，今儿晚上他们就得喝西北风去。

小福海点点头，抬头看见天黑了，星星出来了，多少年都是一样的干净亮堂。

快走快走！马二爷一阵催促。

师徒二人不由加快了脚步。

刚进红星楼，堂头一把扑上来。哎哟我的二爷，你再不来，掌柜的都要急疯了。赶紧的吧，后厨都备着了！

马二爷知道话里有话，问，怎么，今儿几桌？

四桌，咱的买卖又回来了！堂头笑着甩甩毛巾，朝后厨给马二爷做了个请的姿势。

马二爷高兴，大声喊，

福海，给师父把围裙围上！

得嘞您哪！小福海把围裙一扬，贴到师父身上。师父，您——请！

马二爷今天精神好，肯下力气，菜炒得火热，客人是赞不绝口，吕掌柜高兴得脸上像开了菊花一样。忙完回家，都夜半了。那爷俩还在屋里坐着呢，怕糟践钱，没敢点蜡，门口火炉子照得脸上红一阵蓝一阵的。小福海给他们拎回些剩菜，看着两个人吃了，打地铺睡觉。小福海和师父在炕上，黑老头和满树睡在地上，头朝桌脚顶门。

满树出来撒尿，小福海也跟出来。

小福海心里有个疙瘩，问他，满树，那是你爹？

满树转身迷迷糊糊看了小福海一眼，点点头，又摇摇头。

是？不是？小福海糊涂了，打头一回见到他们小福海就觉得好奇。说是父子，满树太小；说是爷孙，爷爷又太小。这是什么买卖？

满树不知道怎么张嘴，犹豫了半晌。以、以前不是，现在是。以前是我师父，我上面还有个师哥，是师父的儿子。后来师哥让人打死了，我就给师父当儿子了。

怪不得我听他有时叫你儿子呢。小福海又问，你会多少段快书？

满树听见这个来了劲头，好几十段哪，等哪天，我一段段说给你听。

嗯，小福海使劲儿点点头。

回了屋，脱鞋睡下。小福海在炕里面，很快听见地上满树的呼噜声。人不大，呼噜极响。小福海也很快睡着了，半夜醒来，还迷迷糊糊听见师父和黑老头在聊老家的事，没完没了，声声叹息。小福海想打听打听自己村子，却累得睁不开眼，翻个身，接着睡死了。

第二天早上，天黑着，马二爷和小福海起来，去红星楼做饭。饶是轻手轻脚，还是把黑老头吵醒了。

小福海赶紧说，快接着睡吧，天还早着呢。说罢披上衣服，提着灯和师父出来了。小凉风，灌人脖子。黑蒙蒙的，菜农从城外挑着担进了城。送炭的马车，木轱辘吱呀吱呀轧过石子路。

早起的人很多，清亮的相互打着招呼。一天忙活。

天大亮时，红星楼前面又拉起了长龙。累死喽，小福海在后厨给师父捶着胳膊——最近师父老是吆喝胳膊疼，又不去抓药，饭量也见少，总这么拖着哪行啊。

堂倌迎面走过来，把个包袱递到马二爷手里，顺手勾勾小福海的鼻子。二爷，这是一个小子指名给您的。

小福海正要和堂倌打闹，见师父把包袱打开，手上无力，一滑，从里面滚出一只铜盘，两片说快书用的月牙片。铜盘敲在地上，满屋跑脆响儿！

马二爷吃力地把盘子捡起来，心里明镜似的。这是满树他爹拿这东西还人情呢。

小福海在一旁傻乎乎摆弄着月牙片，问师父，该给他们爷俩送点吃的去吧？

马二爷摆摆手，把铜盘包起来。不用了，他们早走了。今天天不算热，咱们也该干咱们的活儿，趁凉快早早把面和出来。

小福海听了，只得放下月牙片，把面盆拿出来洗刷干净。是啊，该干活儿喽。大家谁不是为了活着忙活呢？

打这天起，小福海再没碰到过满树和黑老头。那对月牙片，小福海却玩得很熟，不时敲上一段。师父说，说书和厨子做饭一样，甭管什么世道，太平也好，不太平也罢，都是凭手艺吃饭。手艺就是能耐，手艺就是饭碗。手艺人奔食讨生，脚底下没有根，走到哪儿是哪儿。大千世界，市井江湖，哪儿的日子不是过？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

师父还说，小福海还小，这话，等长大就懂了；等懂了，也就长大了。

选自《少年文艺》

特别通行证

◇文／魏永贵　图／段明



新落成的车站。闹哄哄的候车大厅入口。

一个安检员把一位老人拦住了，微笑着说，老大爷，请您从这里走。安检员说的“这里”，是一个黑色金属做的拱形门。负责安检的是两个年轻姑娘。

老大爷伸手摸了一把，说，新鲜，咋竖个空门框在这里？

安检员说，大爷，这是安检门，从这个月开始实行安检。大爷耳背，安全门？哦，从这里走安全？大白天的，哪里不安全，好，我听你的，我走。

老大爷正要通过，安检员又拦住了，大爷，您等一下，我们要对您检查一下。老大爷有些疑惑了，啥？检查？俺来坐车又不是进医院，检查啥？再说，你看看，俺结实着呢。老大爷顺势拍了一下胸脯。

排队进站的人长龙一样等着过安检门。安检员来不及多解释，笑着说，大爷，您老人家只需要在这里站一下。说罢，急忙用探测仪在老大爷身体的外侧上下扫了一下，然后说，大爷，请您把手举起来，转过身去！

老大爷侧着耳朵凑过去，似乎没听明白，你说啥？

安检员示范了一下，这样，把双手举起来。

举起来？老大爷比画了一下，突然火了，把才举到半截的手落下来，有些激动地责问笑眯眯的安检员，什么，你让俺双手举起来？要俺投降？俺当了几十年的兵，从来不知道啥叫双手举起来！小毛孩子，你怎么能

让俺转过身子投降呢！

安检员有些着急了，不是，大爷，我们是按规定对您进行检查，看看您身上有没有携带违禁品。请您配合一下。

老大爷说，俺明白你们的意思，俺也可以让你们检查，可你们怎么能让俺举起双手呢！当年俺们老连长说过，一个兵，不能举手，也不能下跪，宁死不能举手投降。你们竟然要俺投降！

另一个安检员对这个有些为难的安检员说，算了，别耽误时间，你赶快扫一下让他走。真倔。

安检员噘着嘴刚扫了一下老大爷的腋下，金属探测仪便“嘀嘀”地叫起来了。老大爷吓了一跳。

安检员说，大爷，您这里有东西，请拿出来。

安检员指了指老人腋下接近胸口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口袋。

东西？哪有什么东西？老大爷一边咕哝着，一边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口袋里除了一张用布包着的老照片外，什么也没有。安检员又一次伸过去检测——金属探测仪再一次“嘀嘀”叫了起来。

另一个安检员走过来，笑着说，大爷，你衣服里面估计有金属之类的东西，您再仔细找一找。

老大爷把上衣的几个扣子解了，露出赤红色的有些瘦却结实的胸膛。胸膛上，斜趴着半条蜈蚣一样的刀口。安检员发现，老大爷衣服里面的确什么也没有。

安检员有些疑惑。后面等着安检的人嚷嚷着让快点。安检员再一次把探测仪贴到老大爷身上，金属探测仪还是响。

老大爷突然呵呵笑了，指了指安检员手里的探测仪，呵呵，俺明白了，你这个东西就像俺当年用过的探雷器，碰着带铁的就响，呵呵，是不是？老大爷一拍胸脯，实话告诉你们，俺这里，有炸弹！

老大爷话音刚落，周围的人立刻紧张起来，两个安检员立马扭头就跑。

很快，一个负责安全的中年人过来了，身后是那两个脸色有些苍白的女安检员。

中年人很谨慎地问，大爷，怎么个情况？您说您的身体里有——炸弹？老大爷冲着两个安检员笑了，呵呵，看把这俩闺女吓的，俺是说俺这里面有弹片。大爷俺当年跟日本人对着干，冒着炮火往前冲，俺往一个碉堡里扔了一捆手榴弹，醒来就在担架上了，这才知道俺身上也有弹片，后来，没等取完，俺又偷着上战场了……这不，这是俺的红本本。

老人颤巍巍地掏出来一个有些陈旧的红色小本本。上面有一行醒目的字：革命伤残军人证。

啊！两个安检员都捂住了嘴。

中年人牵起了老人的手，大爷，您跟我来！

老大爷说，怎么，不检查了？

中年人说，大爷，您通过了我们的检查。您身上留下的弹片，就是最特别的通行证！我也是一个退伍兵，您是我的前辈，我送您上车！

临上车，中年人问，大爷，您这是去哪儿？

老大爷说，去看一个老伙计。

中年人说，哦，我明白，去看战友，他在哪里？您都电话联系好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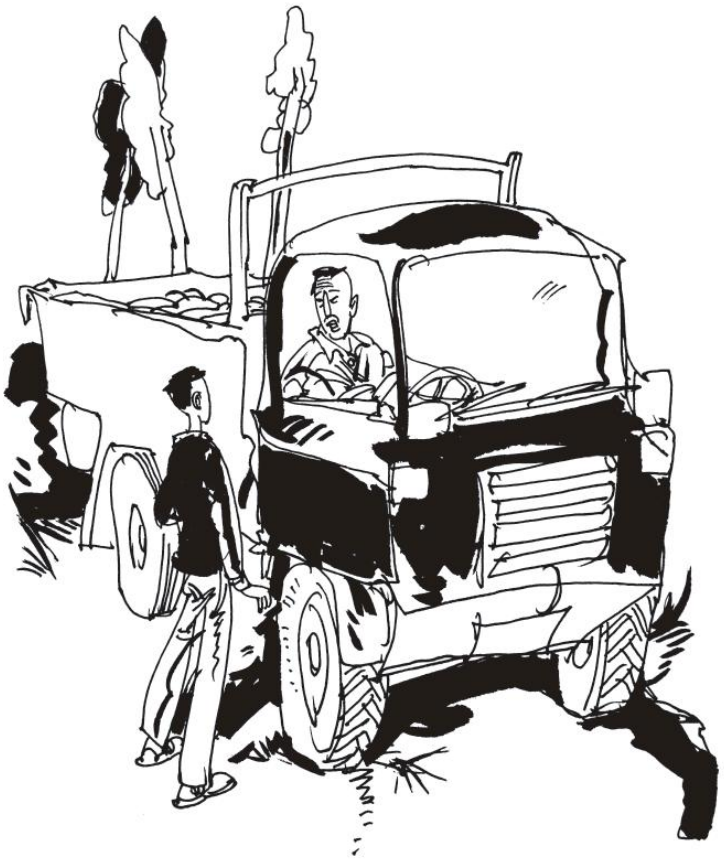
电话？老大爷哈哈笑了，他那里不通电话——老大爷叹了口气，我已经看了他几十年，我的老伙计，睡在那片他倒下的地方了……

中年人把老大爷送上了车。车走了很远，中年人还站在那里，他双脚并拢，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选自《冷水寒》

讨价还价

◇文／沈岳明　图／段明



林子宣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母亲病故后，父亲更忙了，好不容易回来一趟，除了呼呼大睡，就是指责林子宣。为此，林子宣痛恨父亲，他觉得父亲根本就不爱他。

14岁那年，他趁父亲熟睡，从父亲的钱包里偷走了200元，爬上了一辆货车，来到了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城市——武汉。

几天后，当他意识到自己仅剩20元时，他开始想家了。夜幕降临，他扒在烤鸡店门口流口水。离家出走前，父亲曾买了一整只烤鸡给他。

“我要回家！”这念头一旦冒出来，便一发不可收拾。他跑到的士站，想乘车回家。他一辆辆地敲开车窗，可司机们对他视而不见。走到最后一辆车前，他几乎绝望了。

司机是一个满脸胡须的大汉，看起来凶神恶煞般，他迟迟不敢走过去。就在他徘徊不定的当儿，大汉却主动和他打起了招呼。

得知林子宣要回长沙，大汉不吭声了。当林子宣识趣地刚要转身离开，他突然喊住了林子宣：“喂，小伙子，你肯出多少钱？”

“15元怎么样？”即使归心似箭，林子宣也得给自己留下5元买个面包当晚饭。

大汉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说：“不行，最少得25元！”林子宣壮着胆子小心翼翼地还价：“18元，再多一个子儿我也不会给的！”

没想到，大汉竟然叹了一口气，他说：“那就20元吧，要知道，我可是今天的最后一辆车了。”

夜色渐浓，林子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上他的车。

车一启动，大汉就主动跟他说话：“喂，小伙子，你喜欢读书吗？”

他没好气地回答：“不喜欢！”

“哈哈哈！”大汉说，“没想到我们还挺有缘，和你一样，我从小就不喜欢读书！”林子宣没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更不

认为这是缘分，于是保持沉默。

“喂，小伙子，你喜欢打篮球吗？”大汉肯定很无聊，他又挑起了另一个话题。可林子宣实在没心情和他聊天，于是没好气地说：“不喜欢！”“那你肯定喜欢钓鱼！”大汉并未察觉林子宣的低落情绪，饶有兴致地继续发问。

“钓鱼？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钓鱼？”说起钓鱼，那还真是林子宣的最爱，他有很丰富的经验愿意和别人分享，虽然此时他的内心忐忑不安。“我说吧，我们还真是有缘！”大汉得意地笑了。“难道你也喜欢钓鱼？”林子宣好奇地问。“当然了，我可是远近闻名的钓鱼高手！”

这句话激起了林子宣的强烈兴趣，他睁大眼睛问道：“真的吗？你钓的鱼最大有多少斤？”

“10斤！”大汉向林子宣眨了眨眼睛。林子宣惊讶地张大嘴巴。很快他们就聊得热火朝天，林子宣像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甚至将他离家出走的事、他和父亲的名字都告诉了那位大汉。

下车前，林子宣递给他20元：“再见了，大叔！”大汉接过钱，冲林子宣做了个鬼脸：“记得有时间来我家玩，我带你去钓鱼！”

看到林子宣突然出现在家门口，父亲又惊又喜。父亲不顾一切地抱住林子宣，他发觉父亲的身体在颤抖。父亲声音哽咽地说：“孩子，你终于回来了！”这时林子宣才知道，为了找他，父亲已经连续几天没合眼，父亲的眼里布满了血丝，整个人非常憔悴。

林子宣将自己的遭遇告诉父亲，他惊讶地说：“从武汉到这里有300多公里远，搭的士起码也要200元！孩子，你遇上了好人啊！”

很多年后，每当林子宣驾车前往武汉，都会想起这件往事。那位大汉肯定早就看出他是离家出走的孩子，所以故意和他讨价还价，怕他不信任自己不敢上车。林子宣想，当时的大汉肯定也有一个与林子宣同龄的孩子，看见林子宣漂泊在路上，大汉想起了自己的孩子。

也许，天下父亲的心都是相通的，而孩子们少不更事，只有经历过才能懂得这一切。

选自《那场青春的一次出走》

古代已有“囧”字？



宋末元初著名画家钱选创作过一幅《王羲之观鹅图》，奇怪的是，画的左边有个萌萌的“囧”字印章，难道古人就会用“囧”字来做印章？其实，这个字不是囧，外面的“口”是印章的四边，里面是篆书“公”字，“信公”是清代著名收藏家耿昭忠的号。

康熙初年，耿昭忠的哥哥耿精忠勾结吴三桂发动叛乱，史称“三藩之乱”。由于耿昭忠及时向康熙表忠心，与哥哥划清界限，这才幸免于难。《清史稿》记载耿昭忠“擅文章，工艺事，善鉴别”，后世流传的宋元书画真迹中，很多都有他的收藏印章，也就是那个“囧”字章。而且耿昭忠在自己收藏的画上印“公”的时候，下面都会附带“信公珍赏”，以示对画的重视。

选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

偏心

◇文／曹洪蔚　图／段明



汴梁城有条很出名的胡同，叫作耳朵眼胡同。老张，张馍头，就住这条胡同里。

说起老张这名字的由来，耳朵眼胡同的人都能给您“喷一板儿”。张馍头的爷爷做过御厨，给末代皇帝当厨师，他做的红烧鲑鱼是一绝，被誉为“天厨奇味”。后来，世事有变，皇帝被逐出了紫禁城，张馍头的厨师爷爷为保命仓皇逃跑，顺手牵羊从宫里带出了一批名画和现大洋。逃到汴梁城后，他在耳朵眼胡同买房居住，不久在胡同南口开了一家饭馆，起名“馍头饭庄”，低调入俗。然而，时局动荡，馍头饭庄开开停停，到张馍头呱呱坠地的时候，饭庄已没了踪影。馍头的爹兴许是怕这名字失传，就给刚生下的儿子起名“张馍头”。

哦，扯远了。今儿个要说的不是御厨爷爷的事儿，是张馍头在家偏心的事儿。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的会打洞。兴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张馍头打小就喜欢舞菜刀弄勺子，长大后当了炊事兵。退伍后，他到国营“又一新”饭店当大厨，娶的媳妇是模范商场的营业员。

张馍头命好，家里养着仨儿子，老大金牛、老二铜牛、老三铁牛。耳朵眼胡同的人都知道，夫妻俩第一胎是双胞胎，俩男孩，第二胎盼的是丫头，生下后却还是个带把儿的。这日子说慢也慢，说快也快，转眼间，“三头牛”齐刷刷大了。上学、就业、住房，一股脑的事儿也来了。“养了三头牛，苦了张馍头。”耳朵眼胡同的人编排了这样的顺口溜笑话他。人尽皆知的，还有张馍头偏心的事儿，他们打趣张馍头：咱们的胡同要改名了，不叫耳朵眼胡同，改叫偏心眼胡同。

说张馍头偏心，偏心谁呢？老二，就是那个铜牛。那年，居委会的人来张家动员，说上级让青年人上山下乡呢，你这仨孩子只能留下一个，留谁不留谁，你看着办。张馍头听了，不假思索就做出了决定：金牛、铁牛下乡，铜牛留城。后来，金牛铁牛问张馍头，人家要么留大的，要么留小的，你为啥把老二留下呀？张馍头把眼一瞪：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没看见铜牛瓤得跟面条一样，下乡能中？

三年后，下乡的两个儿子先后返城，铜牛也刚好高中毕业，“三头牛”又齐

刷刷地在家里进进出出。待业，快把这“三头牛”待疯了。这天，在模范商场上班的老婆哼着小曲儿回来了，说是商场出了新政策，主动要求内退的，可以安排一个子女进商场接班。这仨小子谁去合适？张馍头说，还用商量？让铜牛去，他那小身板就能做个营业员。

后来，金牛去了拖电厂，铁牛去了化肥厂，仨孩子都算有了正当营生。安排好工作，又都到了娶媳妇的年龄。老二铜牛参加工作早，又是吃香的营业员，很快就谈了一个女朋友。张馍头十分高兴，把楼上的两间房粉刷一新，张罗着要给铜牛办婚事。老大金牛知道后，不依，对脸问张馍头：大麦先熟小麦先熟？墩墩石能走到耧头里？张馍头把眼一瞪：啥大麦小麦，啥墩墩石和耧，这房就是铜牛的，谁先谈好就先给谁办。

偏心的事儿还在后头。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商业企业都闹改制。先是铜牛下岗，搞单干，自己开了个门市部，不知怎么回事老赔钱。接着，金牛、铁牛也下岗，一个在大街上蹬三轮儿，一个在马路上搞环卫。看着铜牛挣不到钱，张馍头又坐不住了。思谋再三，他决定把馍头饭庄再开起来。张馍头手把手地教铜牛厨艺，爷俩一块儿研究开发了好几道宫廷御膳：红烧鲑鱼、白煨鹅掌、红扒鱼翅。一经推出，顿时走红汴梁城，每日食客盈门，人气爆棚。

后来，铜牛成了馍头饭庄的法人，置了新房，买了新车，有些老板的派头了。

只是，耳朵眼胡同的人弄不明白：老张为啥这样偏心老二铜牛？

原因只有张馍头和他的老伴儿说得清楚：当年，爱人抱着满月不久的金牛去部队探亲，临走时，部队首长抱着一个也刚刚满月的婴儿找到他们，说，交给你们一个特殊任务，照顾好这个孩子。孩子的父母都牺牲了，他们是新中国的试飞英雄。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乱更退敌

◇文 / 佟雨航



北宋时期，一日，几千名后蜀的散兵游勇在参将率领下，趁着月黑风高前来攻打梓州城。

梓州城守城士兵只有三百人，双方兵力悬殊。梓州知府冯瓒为了鼓舞士气，对着城内官兵和百姓喊道：“大家莫怕，只要天一亮，我们的援军就会到。”

然后，冯瓒从容调遣士兵守住各个城门，又征集了一些身强力壮的百姓到城墙上协助守城。可是后蜀散兵人多势众、攻势凌厉，守城士兵和百姓怕坚持不了多久，于是都盼望着天快点亮，援军快点来。

一更敲响了，二更敲响了，三更也敲响了……终于，守城的士兵和百姓听到了敲五更的锣声和梆子声，他们欢呼起来：“五更了，天就快亮了，我们的援军要到了！”而城下的后蜀散兵，突然听到城内士气大增，便方寸大乱，攻势也陡然减弱。冯瓒看时机已到，下令立即反攻，最终顺利击退了敌人。

这时，守城士兵和百姓才有些纳闷：“五更都敲了，天怎么还没亮？”冯瓒笑道：“现在才三更，离天亮还早着呢！”大伙儿不明所以，冯瓒的一名手下便解释道：“冯大人令更夫把每个更次都提前打更，所以现在才是三更天。”

大家恍然大悟：“是冯大人用‘乱更’吓退了后蜀敌兵，救了咱全城的百姓啊！”

选自《故事会》

大厨

◇文／相裕亭　图／段明



盐区，大户人家的厨子，也分三六九等。上等的厨子，肩不担水，手不沾面，甚至油盐酱醋都无须去碰一下，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受伙计们推崇，东家敬重。刚入道的小厨子，就可怜了，他们要在大厨、二厨们的眼皮底下，规规矩矩地打三年的“下手”，担水，劈柴，洗菜，拾煤饼子，帮大厨子们提靴子、递毛巾、捧烟袋以及掏耳朵的活儿，样样都要抢着干才行，何时能熬到站在锅边煮粥、蒸馒头，那就有了盼头了！没准儿某一天的一锅小米粥熬得稠、煮得香，或是哪一笼屉馒头蒸得又白又软又有嚼头，让东家的老爷、太太、大小姐们吃得可口了，一句话把你要到身边去，专供其做小灶，你的地位立马就不一样了。

刘贵是泰和洋行大掌柜杨鸿泰家的大厨子，一个白白胖胖的小老头，看似貌不惊人，可他凭着一手祖传的煮鸡蛋的绝活，一步一步攀升到大厨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几十年，深得杨家几代人的喜欢。

每天清晨，杨家厨房里大锅熬粥、小锅滚汤，伙计们一派忙碌的时候，大厨刘贵会准时来到厨房。但此时的大厨刘贵，并不是去炒菜做饭，早晨的大锅饭，用不着他大厨上手。他单手握一把“咕嘟嘟”响的水烟袋，一身休闲的素装打扮，如同无事人一样，锅前锅后地瞧瞧看看，就算是给伙计们鼓舞了。偶尔发现地上有滚落的豆子，或是水池里有漏了的几片青菜叶儿，他会不声不响地弯腰拣出来，无须去责备哪个，伙计们见了，自然也就脸红了。因为，东家把厨房里的事情交给他打理，他刘贵就相当于杨家的主人一样，做伙计的哪个见了他不敬畏三分呢。随后，等刘贵在旁边的耳房里坐下，小伙计们就会把一壶早就准备好的热茶给他捧上。

那时间，耳房里的炉火

已被小伙计们燃旺，旁边有一只狗头样大小的小铜锅，擦洗得明光锃亮。刘贵就是用那把小铜锅来煮鸡蛋，而且是一边喝茶，一边添着木炭，仔细地观察着炉火，极有耐心地为东家煮着一锅“咕嘟嘟”直翻热浪的鸡蛋。其间，若是炉火过大、过旺，他就在旁边的小瓷盆里拣几块鹅卵石，把火苗压下去；过一阵子，火苗弱了，再把石块拣出来，添几块木炭，目的是让小铜锅里的水反复沸腾着。据说，那样煮出来的鸡蛋，既筋道，又香，又有嚼头。

回头，老爷房里派丫鬟来取鸡蛋时，刘贵还要用一条羊肚白的毛巾，先裹上几块尚存余温的石块，与那刚出锅的热鸡蛋一起包了去，以维持鸡蛋的温度和香味。整个煮鸡蛋、包鸡蛋的过程，刘贵从不让别人上手，甚至不让外人知道他购鸡蛋、煮鸡蛋的诀窍。天长日久，伙计们自然要嫉妒他。

一天，有个小伙计在二厨子的怂恿下，通过老爷房里的一个小丫鬟，在杨老爷杨鸿泰面前“咬耳朵”，说大厨子刘贵是个贼，还有鼻子有眼地说，大厨子无日不偷、无时不偷、无物不偷，每晚回家时，必包一兜子东西拎上。

杨老爷一听，有些吃惊。在杨老爷看来，刘贵是个极其忠厚的人。他家里几代人都在他们杨家做事，他怎么能背叛主子呢？扪心自问，他刘家吃的、用的，包括盐河口那片青砖灰的小套院，哪一样不是老爷赏给他的？可以说，他们刘家的根，早就扎在杨府里了。杨老爷不肯相信丫鬟的谗言，但人世间的事情，不怕你不信，就怕你在心里留下抹不去的烙印。杨老爷自从听了丫鬟的“学舌”，他还真的留意起大厨子刘贵来。

一日晚间，杨家厨房里就要关灯上锁的时候，杨老爷带着小姨太到前面大厅，摆一张小方桌，搬两把椅子，借门厅的灯光，看似在下棋，实则是想堵住大厨，看个虚实。

可巧，那天晚上，大厨的手中，果真拎了一包鼓囊囊的东西，路过门厅时，杨老爷打老远就看到了，可等刘贵走到跟前时，杨老爷没有抬头，他似乎是很入神的样子，跟小姨太对垒着。刘贵也没有慌张，只是把左手的东西，换到右手去，强装着笑脸，跟老爷、小姨太打着招呼，说：“这么晚了，老爷、太太还没歇着？”

杨老爷没有搭理他。小姨太倒是回过脸来，瞥了刘贵一眼，但小姨太很快也把目光转到棋盘上了。刘贵就那么无事人一样，面带着谦和的笑容，从杨老爷身边过去了。可就在刘贵要迈出大门时，忽听杨老爷背后问他一句：“刘贵，老家来客了？”

刘贵猛一愣怔，一步门里、一步门外地回老爷话，说：“没，没！”

在杨老爷看来，你刘贵的家人们都在杨府里做事，一天三顿饭，他家里都不用开火，你还用得着晚上再偷点什么回去吗？刘贵被杨老爷那样一问，当然听出杨老爷话中有话，当即停下来，不敢再往外走了。没想到，杨老爷却不想让他当场出丑，扬一下手中正捏着的一粒棋子，看都没看刘贵一眼，说：“去吧，你去吧！”

刘贵没再说什么，就那么默默地退下了。

第二天清晨，大厨刘贵破例给杨老爷亲自送来煮鸡蛋，并邀请杨老爷务必到他的寒舍去，看一下他喂养的几只母鸡。

当杨老爷得知他每天清晨所吃的热鸡蛋，是大厨刘贵煞费苦心地挑选着带虫口的大枣、百果、人参、山核桃以及青蚂蚱来做鸡饲料时，杨老爷大笔一挥，批给刘贵——为杨府提供鸡蛋的每只母鸡，每天以一两白银的价格去配饲料。

后人传说，杨鸿泰家的这种供养母鸡生蛋的代价，一直持续到清末他们杨家家道败落时。

选自《盐河旧事》

蛇盘疮秘方

◇文／宋向阳　图／戴清胜



柳镇的姚柏民专治蛇盘疮，秘方是祖上传下来的。蛇盘疮是个难治之症，一旦得了便疼痛难忍。只要姚柏民一出手，药到病除不说，连疤痕都不留。

姚柏民治疗蛇盘疮的草药都是从山上采的，然后自己加工。那时，他会把家里的院门屋门全都上锁，不让一个外人接近。其架势，似乎连一只苍蝇都被拒绝了。他的诊室中挂满了锦旗和牌匾，后来患者送的太多没处放，就特意打了三个大橱子。过段时间，他就敞开橱子晒一晒，顺便用小笤帚扫扫尘土，然后满脸幸福地离开。

老伴儿去世后，姚柏民一个人孤单地守在老宅里。他的儿子在南方做生意，几年都难得回来。没病人时，他就去找邻居陈东下棋。三十来岁的陈东在厂子负伤丢了两根手指头，回家开了个小卖部。老姚来了，陈东总会递过一大杯泡好的龙井茶。老姚稳稳当当地坐在那儿，不紧不慢地和他下棋喝茶，极其自在。

姚柏民去山上采药，脚不小心扭伤了，便给陈东打了一个电话。陈东急匆匆地跑来，背着老姚小心翼翼地下了山。回到家，陈东问老姚要不要告诉他儿子。老姚说，他儿子太忙，还是算了。陈东把小卖部交给媳妇打理，一连半个月，天天长在老姚家中照料他。其间，来了几个蛇盘疮病人。老姚强忍着疼痛，笑容满面地接待着患者。屋里没外人时，陈东说，叔，你现在也是个病人，还是等养好了再给别人看吧。老姚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病人来了就要管，不然心里有愧呀。

过了些日子，老姚打算去内房加工一些草药。他拄着拐杖在屋里不安地走着，脸上淌出了汗。陈东知道他的心思，借故回了趟家。老姚长出一口气，把里外大门都锁好，才去了内房。陈东给老姚送午饭时，他不好意思地说，侄子，这事儿别往心里去，都是老规矩了。陈东笑了笑，说，叔，老规矩可不能破，我全理解。听了这话，老姚的眼里突然潮湿了。不久，老姚的脚伤彻底好了。没病人时，他还往陈东家去。那里，陈东泡好的龙井茶正袅升着一缕香气。

有个退休干部得了蛇盘疮，被他儿子用

高级轿车拉着来到了姚柏民的小院。一进屋，退休干部用质疑的目光看了看老姚，问，你这个乡下大夫行吗？老姚愣了一下，耐着性子说，我的医术是祖传的，不糊弄人。对方不屑地哼了一声，撇着嘴说，你的锦旗牌匾都是自己花钱做的吧？我可不想糟践在这儿。说完便掉过头去，吩咐儿子将他搀上车走了。正在串门的陈东对老姚说，叔，他咋这样？不相信就别来呀。老姚不急不恼，啥也没说。结果，那个老干部在大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病也不见好转，又回到了老姚这里。他儿子把老姚单独拉到一边，一脸歉意地说，大夫，只要治好我爸的疮，钱你看着要。老姚淡淡一笑，说，不用，钱多了我没地方花。说完就去抓药了。

柳镇的马振彪脾气怪异，和周围人谁也说不到一块儿去。年轻时，因为一件小事，他曾打折过姚柏民媳妇的胳膊。现在，他与姚柏民碰面依然无话，彼此一扭脸就过去了。谁知，他竟也得了蛇盘疮。由于不投方，马振彪的病闹得很厉害，疼得爹一声妈一声地叫。女儿问他，爹呀，要不要去找姚柏民哪？他咬了咬牙，说，命都该没了，还较啥劲儿！走吧。到了姚柏民的门口，他却哼哼唧唧不好意思下车。这时，老姚大步走了出来，催促道，快进去，莫非还等着轿子抬吗？到了屋里，老姚给马振彪检查了一下，便开始耐心地为他敷药。

半个月后，马振彪的蛇盘疮好了。他的女儿买了一大堆东西，到老姚家道谢。姚柏民啥也没留，只抛出一句，我就冲着他有病。两位老人再见面，彼此一扭脸又过去了。姚柏民表情自然，跟没事儿似的。马振彪却眉头紧皱，脸红得像下蛋的鸡。

这年，姚柏民得了一场大病，陈东照顾了他很长时间。老姚的身子骨越来越弱，已经没了上山采药的力气。他的儿子赶了回来，把一张银行卡给陈东表示谢意，被拒绝了。

姚柏民收陈东为徒，将秘方传给了他。有个私家医院偷偷来找陈东，想出高价买走秘方。陈东说，这秘方，我不会给那些把利益看得太重的人。姚柏民知道了，拍着陈东的肩膀说，我没看错你，医者父母心，大善才是最值钱的秘方。

选自《读家记忆》

宋代已有节目主持人



宋代的节目主持人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竹竿子”，因为他们主持节目时手里拿一支竹竿拂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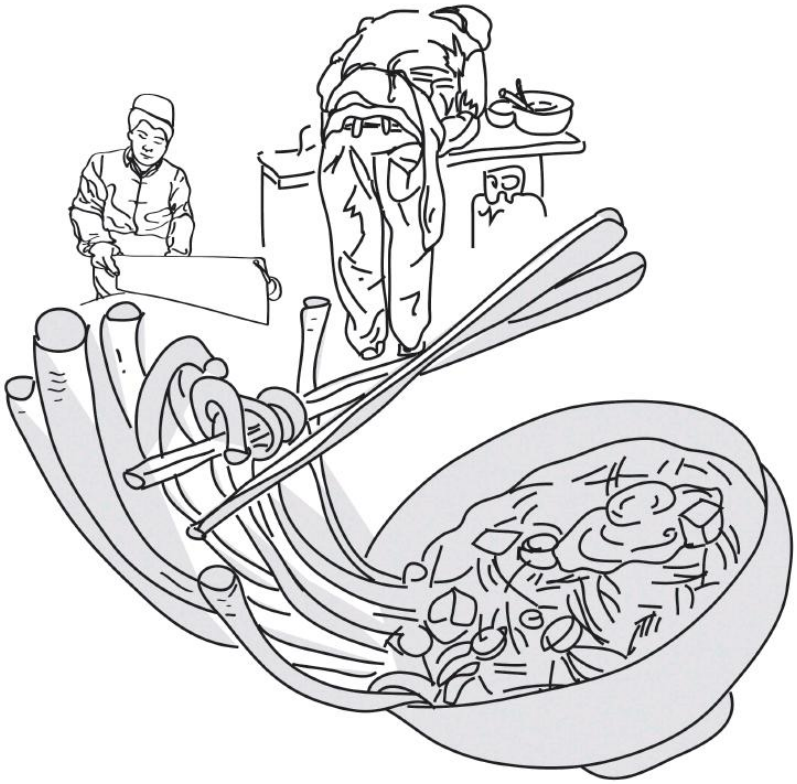
“竹竿子”多由教坊内的参军担任，一个节目将要上场，先由“竹竿子”上前致语，“勾”出节目，相当于今天的报幕；表演结束时，“竹竿子”还要上台，念七言诗一首，然后以“歌舞既阑，相将好去”之类的话语送别观众。

也有不用“竹竿子”而由演员自己报幕的，叫作“自勾”。“竹竿子”有时也根据需要变通，拿其他东西主持节目，如每年春天诸军聚集宝津楼下，为皇帝表演百戏时，由于是广场演出，而且率先登场的又是声势浩大的锣鼓表演，“竹竿子”便手摇双鼓上台致语。当然，那时的节目主持人绝不能和当今的节目主持人相提并论。

选自《读者报》

金堂仁义面

◇文／张文刚　图／周欣欣



一

在金堂，有一把刀格外出名。提起这把刀来，金堂人没有不挑大拇哥的，说它是“天下第一刀”也不为过，它的出名当然是因为它的主人。

刀的主人姓陈，年过六旬，脸上总是带着一团和气的笑容。陈师傅在金堂的街面上开了一家面馆，名唤“金堂仁义面”。

俗话说，南粉北面。但是这句话在金堂一点也不好使，川菜的种类繁多大家都知道，而川菜有多少种，在金堂就能吃到多少种的面。金堂的面可以让天底下的吃货，吃上一千零一夜。

陈师傅做的是大刀金丝面。

金丝面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选为世界上最细手工面。陈师傅正是做金丝面的行家里手。

这种面做起来费时费力，在整个四川能做的师傅越来越少了。陈师傅凭着家传的手艺把金丝面做到了极致。鸡蛋和面，竹杠压面，大棒擀面……一套工序下来，连体力最好的小伙子都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陈师傅却做得有板有眼，有章有法，那面皮擀制得薄似蝉翼，迎风能像旗子一样飘动。这还不叫绝，绝的是切面。

大刀登场！

大刀精钢打造，重六斤六两，长二尺，宽一尺，背阔刃窄，锋利无比。

起刀。

陈师傅抄刀在手，硕大的一把刀在他手里就像小孩的玩具，一点也看不出沉重。手起刀落，大刀上下翻飞，犹如蝴蝶在花丛间翩翩起舞，无比轻盈曼妙……

收刀。

刀下的面皮转瞬间变成了千万细丝，细若毛发，绵而不断。这面煮后更是变得晶莹剔透，绝不会粘腻或断线，而且韧劲儿十足，弹口爽滑，再配上独家秘制的卤汁，令吃客们连呼“巴适”，真是好面！

二

陈师傅有个儿子叫陈

厚。陈厚脑子灵光，学啥会啥，干啥像啥。他自从不上学了就在面馆里跟父亲学做面的手艺，如今娶了妻生了子，算起来入行也有十来年了，这做面的手艺比他老子也差不到哪里去了。这要放在老年间，陈厚早就能出师了。然而陈师傅始终把着面案，不让陈厚插手，总认为儿子还欠着火候哩。

陈厚自然不服，话里话外对陈师傅一肚子的意见。

陈厚有意见的不止这一方面。他还嫌老子没有经济头脑，不会赚钱。

陈师傅每天顶多只做九十九碗面，多一碗也不做。不是嫌苦嫌累，陈师傅说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变不得。陈厚就气，有啥子变不得的吗？凭着“金堂仁义面”的招牌，再做二百碗面也卖得出。可陈师傅脑子一根筋，仿佛跟钱有过节，就算街坊四邻央求：“老陈，你的面今天没得吃上，给咱多做一碗，给双倍的钱，咋样？”

陈师傅还是带着一团笑容：“没得吃上，明天早来就是喽。今天做够了数，不做！”

“老汉，我有个子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陈厚终于沉不住气了，“你让我去开家分店，保证让咱的金丝面在金堂独霸天下，挤垮十家八家的面馆不在话下。然后招商加盟全国开连锁，就像肯德基、麦当劳那样成为大牌……”

陈师傅哼一声：“分你个头！记住，在金堂永远就这一家！”

陈厚知道父亲的脾气，看来开分店连锁的事情还得从长计议。

于是陈厚转了个话题：“还有个事情，我老早就想说了。咱店里的那个哑巴……”

不料，陈师傅一听立刻冷了脸：“说了多少次，他不叫哑巴。他是你叔！”

陈厚一晃脑袋：“有我和我媳妇在店里给你打下手，咱不需要外人……”

陈师傅火冒三丈：“他不是外人，他是我弟，你的叔！”

陈厚不屑地道：“我小时候有一次听我妈讲起，你没有兄弟姐妹，啥时候冒出个弟弟？留他在店里做伙计也可以，凭啥子给他开那么高的工钱？”

陈师傅咬牙道：“我挣的钱，愿意给谁就给谁。”

陈厚也恼了：“我是你儿子不是？”

陈师傅呸一声：“儿子咋样？你不是那个料，一个子休想得到。”

陈厚憋着一肚子火气，抬屁股就走。话不投机真是半句都多。但是转念一想。老汉也不容易，母亲去世早，费心费力把自己拉扯大，先顺着他，这面馆早晚有自己说了算的那一天，到时第一件事就是把哑巴辞退，那个哑巴咋看咋不顺眼。

自打陈厚记事，哑巴就是店里的伙计了，负责生火和煮面。平时来店里的客人口味不一，要求也不一样。有吃细面的，也有吃粗面的。陈师傅便大刀挥舞，根据客人需要，现切现做，片刻也不得闲。切好的面不断甩进沸腾的锅里，哑巴只需要用一双长长的竹筷划几划，搅几搅，然后一缠一绕把面捞进碗里，他就什么也不管了。剩下浇汤、放卤、端碗、送面……都是陈厚和他媳妇的事情了。整个店里就属他轻省，可工资却拿得最高。陈厚大致算了一下，他的薪水足足占了面馆利润的一半！

哑巴比陈师傅小不了几岁，长得黑不溜秋不说，还是个矬地丁，要长相没长相，要精神没精神，而且一天也不见有一点乐模样，难怪打了光棍儿。就这样一个人，父亲偏说是他弟，这怎么可能呢？

三

机会来了。

外公在乡下的老家有几间老屋，最近涉及了拆迁事项，需要陈师傅去料理。陈师傅放心不下面馆，就有些犹犹豫豫。

陈厚拍着胸脯道：“老汉，你只管放心。我的手艺说天下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当然你除外。你就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你一个惊喜。”

陈师傅叹口气：“惊喜我是不敢要的，你能把咱家面馆

的招牌保住我就烧高香了。”

陈厚不服气地道：“门缝里看人，把人瞧扁喽。我也老大不小了，早该独当一面，就是你老汉不撒手。”

陈师傅沉思了一下道：“好吧。面馆早晚得传到你手上，历练一下也没坏处。我走的这几天，店里有事情啥子的问你叔。虽说他不会讲话，心里明镜似的。”

陈厚嘴上应承，心里却乐开了花。

陈师傅前脚走，陈厚就开始实施自己的宏伟计划。他在店前贴出告示：即日起，金堂仁义面店不限量，欢迎光临……

不料，那个讨厌的哑巴成了绊脚石。

当第九十九碗面捞出后，哑巴搁了筷子，任凭面条在煮沸的锅里上下翻腾。

陈厚跟哑巴解释了半天，哑巴只是寒着脸，带着死人相，一个劲儿地晃脑袋。

陈厚终于忍不住了：“这些年你在店里没得功劳也有苦劳，但是咱家店小，养不起那么多人。我知道我老汉给你这些年开得工钱不算少，起码养老不成问题。我多付你一个月的工钱……”

哑巴耳朵并不聋，听得分明，愣怔了一下。

“我老汉也是这个意思，他不好明讲。”陈厚趁热打铁。

哑巴点点头，去收拾东西了。

陈厚都合计好了，在父亲离开的这些日子，一定要赚得盆满钵满。到时辞退哑巴这件事也可以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

哑巴走后，人气爆棚。陈厚一个人切面、煮面；媳妇负责浇汤、送面……两个人忙得脚丫都朝了天，好在令人欣喜的是这一天竟然卖出了二百三十多碗面。

面店打烊，两口子搂着钱盒子乐开了花。

然而，好事没有得以延续。第二天卖出了一百二十碗；第三天突然减到不足五十碗；第四天开门营业大半天竟然没来一个顾客……

两口子大眼瞪小眼，这是咋回事呢？

陈厚安慰媳妇：“没什么大不了的。放心，一会儿客人就得挤破门。”

话音还没落地，果然有客人来了，不过只有一个人。

来者和陈师傅年纪相仿，一进店就嚷嚷：“陈师傅怎么不出来接我啊？莫非我不受欢迎吗？”

当然不受欢迎，来人是对面“人和面馆”的高掌柜。

都说同行是冤家，看来高掌柜来者不善。

“高掌柜您生意不忙吗？来我们这里有啥指教？”陈厚板着脸。

高掌柜却笑了：“我来吃碗面不成吗？”

陈厚嘿嘿了两声：“当然成。您稍等。”

高掌柜一摆手：“我要吃陈师傅做的面，我倒要尝尝这金堂仁义面变没变味。”

的确是来找事的。

“我老汉退休了，这里的面我来做。”陈厚傲然道。

高掌柜疑惑地道：“哦？你娃儿能做出这金堂仁义面？”

陈厚一昂头：“那当然。要是差了分毫，我摘了招牌。”

“当真？这可不是小孩过家家，说说就算喽。”高掌柜将了一军。

“愿立军令状！”陈厚的轴脾气也上来了。

“我要吃最细的面。你老汉当年切得最细的金丝面能在针眼里一连穿进35根。”高掌柜挑衅地道。

“我也能。您跟我进灶房，我要让您见识一下我家的仁义面是咋样做得的。”陈厚气冲脑门。

“你不怕我偷学了你家的手艺？”高掌柜笑道。

陈厚没搭理高掌柜，他心里有数，这门手艺就算看一百回也学不去！

那口大刀到了陈厚的手里，依旧轻巧。刀光霍霍，虎虎生风，顷刻间，一张面皮就切成了细细的金丝。陈厚放下手中刀，往案板上一抄，面就到了手中，丝丝缕缕根根分明。

“老婆，拿针来。”陈厚大叫。

“够细，够细。不穿也

罢。”高掌柜赶忙阻止，“给我煮面吧。”

陈厚嘴角一撇，故意把面在手里抖了三抖，晃了三晃，那些面丝颤颤悠悠，竟然一根未断。陈厚显摆完，一甩手把面砸进锅里。

陈厚瞟了一眼高掌柜，心道：凭这份手艺，我要你家的面馆初一关门就不会让你等到十五！

陈厚拿过长竹筷去捞面。

筷子插进锅里，一挑，陈厚大吃一惊。

面条全断了！再一捞，什么也没捞起来，面条全部化在了锅里。

陈厚彻底傻了，这怎么可能呢？

“我早就知道你做不成。”高掌柜讥讽道，“因为你还缺一样最关键的东西。想知道吗？走，外边说。”

陈厚垂头丧气地跟了出来。

四

高掌柜拉开了话匣子：“你把你哑巴叔赶走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的面做不成了。其实哑巴叔和你老汉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就是你外公。哑巴叔做面的手艺跟你老汉一样出色，而且他还练就了煮面的功夫。这做金丝面是三分大刀，七分煮。别看哑巴叔那双筷子在锅里一划，一搅再一捞，看似简单，实际上功夫厉害着呢。你刚才做的那种最细的面入锅到捞起只能有三秒！上万根的面都要煮透还不能过火，那火候那手法，必须拿捏得毫厘不差，哑巴叔要是早年另立门户，恐怕你家面馆就不在喽！这两天你的生意为啥子冷清？因为你的面煮得不地道，所以走了样，变了味。”

陈厚听得冷汗直流。真的是这一回事吗？

高掌柜接着道：“你家面馆为啥叫作仁义面？这是大伙儿送的。远的不说，就说你外公。你外公既是你老汉的岳父又是师父，另外还是他的养父。你老汉小的时候是个孤儿。你外公只有一个女娃，想收养一个男娃，就找到了福利院，相中了你老汉。领走的那天，你老汉说啥也不跟他走。大家都纳闷，出去享福的事情咋就想不通呢？原来你老汉要求把哑巴叔也带上。在福利院他俩是朋友。就这样你外公就把他俩都领养了。多少年过去了，老哥俩不离不弃……还有，你家店为啥每天只卖九十九碗面？那是给我们同行留条路呢。有生意一起做，有饭大家吃。你外公仁义，你老汉仁义，哑巴也仁义，就是你个龟儿子不仁义！”

陈厚臊得满脸通红。

“咋回事？”一个人闯了进来。

是陈师傅！

“老汉，你……你……咋回来喽？”陈厚慌张地问道。

“我再不回，电话就让街坊四邻打爆了。他们说仁义面走了样，变了味……到底咋回子事？”陈师傅焦急万分。

“我……我……把我叔……赶走了。”陈厚的声音像蚊子嗡嗡。

“啥？你再说一遍！我打死你个龟儿子！”陈师傅暴跳如雷。

高掌柜起身拦住：“莫急。娃儿知道错了。再说哑巴叔也没走远，那天我把他拽进了我的店。”

“还不赶紧把你叔找回来！”陈师傅余怒未消。

“掌柜，掌柜！”高掌柜的伙计跑了进来，“哑巴叔一不留神走掉了。有人看他坐上了车……”

高掌柜着急红眼地道：“告诉你们看好人，看好人。竟然给看丢了……”

陈师傅反而冷静下来：“他丢不了。他离不开这个面馆，仁义面的牌子还靠他撑着呢。今天是不是十号？”

众人齐声说是。

“这就对头了。他去了市里的福利院。每个月的这一天他都要把工钱全部捐到那里，一个月也没落过。”陈师傅道，“娃儿你记住了，我老说你还欠着火候，不是说的手艺，是做人——做人做面一个理！”

陈厚郑重地点点头。

高掌柜和陈师傅交换了一下眼色，都笑了……

选自《上海故事》

长久算盘

◇文／侯发山　图／段明



康家栈房区钱庄门头上方，从东到西，镶嵌着一个长方形的算盘，框、梁、柱子、算盘子全是用木头做成的，外面涂着黑漆。它的长度是9.99米，99根柱子。“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大数，寓意为康家的生意长长久久，所以这个算盘叫“长久算盘”。“长久算盘”还有另外两层意思：一是提醒大家，此处为财务重地，闲人止步；二是提醒康家人做任何事都要掂量掂量。算盘与门里所悬挂的“慎”字是相呼应的，警示康家子孙及所有办事人员，做任何事情务要谨慎小心，慎独慎微，严于律己。在算盘之上还刻有一朵盛开的莲花，象征着公正廉洁，也饱含着警醒之意。

有一年夏天，康小勇从山东弄了两船食盐回来，途中遇到土匪，为了免去人身伤亡，康小勇把食盐拱手给了土匪。事后，康家上下并没埋怨小勇。康百万劝慰他几句后，甚至还表扬了他，说在那样的时刻，把货物给土匪是明智之举，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小勇自己却缓不过劲儿来，因为这一次的生意是他的主意，几乎耗尽了康家的流动资金。连续几天，康小勇吃不香，睡不好，像是经了半个月霜的茄子，随时都有蔫的可能。

父子连心，康百万心疼得不得了，便把小勇带到了栈房区的钱庄跟前。

康百万指着“长久算盘”，对小勇说：“孩子，算盘加加减减，做生意不也是加加减减？有加有减有赚有赔才是做生意之道，即便是神仙也不可能只赚不赔。换言之，人生也一样，不可能永远都是晴天。”

大道理谁不懂？小勇盯着“长久算盘”没吱声。

康百万继续说道：“这桩生意赔了，那就查找原因，避免下次出现同样的问题……”

接下来，康百万还唠叨了许多大道理小道理以及不大不小的道理，小勇一脸的茫然，一个字没听进去。

康百万一狠心，悄悄对小勇说：“孩子，实话跟你说吧，这算盘非同一般，是咱康家的家底啊！”

闻听此话，康小勇的眼睛扑闪着，像是刚点燃的蜡烛，亮了起来。康百万瞅瞅四下无人，附在小勇耳边说道：“孩子，这些算盘子是用金子做成的，外面涂了黑漆。”

“真的？”看着老父亲神秘的样子，小勇的眼睛像是被挑了灯花的蜡烛，更亮了。

康百万说：“祖宗有训，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万万不能变卖了这个算盘。”

“长久算盘”有99根柱子，一根柱子梁上2颗算盘子，梁下5颗算盘子，有7颗，整个算盘共有693颗，一颗算盘子按3两计算，就是2079两……康小勇心里快速计算着，阴了多天的脸，一点点晴朗起来。

康百万看着小勇的脸色，心里有了数，试探着问小勇：“孩子，要不咱就把这‘长久算盘’给拆下来？”

小勇怔了一下，失声叫道：“爹，万万不可，就是借高利贷也不能拆了这个算盘！”

康百万脸色陡变，忙用手掌堵住了小勇的嘴。

小勇吓得缩了一下脖子，降低了腔调：“爹，您放心，即使您百年后，孩儿也不会背负这个不肖子孙的骂名！”

知道了这么丰厚、殷实的“家底”，小勇很快振作起来，做生意不再缩手缩脚，也不再过多地担心是赔还是赚了。他的心态越是平常，生意反而顺风顺水，几乎没怎么失过手。

康百万临咽气的时候，把小勇叫到跟前：“孩子，那个‘长久算盘’其实就是木料做的，不是金子做的。”

小勇紧紧握着老父亲的手，说：“爹，孩儿知道……孩儿也要告诉您，孩儿想把那些木头的算盘子换成金子，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咱康家不能不留一手啊……”

康百万微笑着闭上了眼睛。

没多久，康小勇便悄悄把“长久算盘”上的算盘子换成了金子。他害怕后世子孙出现败家子，直到死也没把秘密告诉任何人。

时至今天，“长久算盘”还镶嵌在康家钱庄的门头上。

选自《金山》

郁达夫请客

◇文 / 王秀芝

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作品很多，但生活十分拮据，经常连喝茶的钱也没有，上饭馆请客，那更是少有的事。

有一次，他得了一笔稿费，连续几天，杀鸡宰牲，烧肉烹鱼，大饱口福。

一天，一个好友来访，清谈过后，他请朋友到饭馆吃饭。酒足饭饱之后，跑堂的前来结账收费。郁达夫把手一扬说：“不必算账，我给你足够！”说着，从鞋底抽出几张国币，“响亮”地放在餐桌上：“你数数看，够不够！”堂倌惊奇地说：“先生，有一张就足够饭钱了！”可是，郁达夫却站起身来，和朋友谈笑风生地走了。



走到门口，朋友惊讶地问他：“你为什么那么大方，又为什么把钞票放到鞋底下呢？”

郁达夫笑笑，诙谐地回答：“这东西过去老是压迫我，我现在要把它踩在脚下，也压迫压迫它！”

选自《中外名人故事》

白五爷

◇文／孙兆贵　图／段明



在我们这地方，男人一般都能喝点酒，要说酒量最大的，就是白五爷了。

白五爷可以不吃饭，但不可一日无酒。东北纯六十度的二锅头，够烈性吧？他一口一大碗的，连干十几大碗不成问题。

李家烧锅的少掌柜李德林听说后，坐上花轱辘马车专程过来拜访白五爷。临别时，李德林说：“改日五爷去我的烧锅做客，我要跟你一醉方休！”白五爷抱了抱拳：“放心，我一定会登门拜访！”

白五爷住的村子离李家烧锅二十几里路。没过多久，白五爷就过去了。饭桌上，李德林问白五爷：“你一顿到底能喝多少酒？”

白五爷道：“我一顿只喝三五斤，多了也喝不起。”李德林听了心中暗喜，可嘴上却说：“到了我这烧锅，别的没有，白酒管够。这次五爷只管敞开了喝，我倒想开开眼界，看你一顿到底能喝多少酒！”吩咐伙计舀上来一瓢酒。白五爷接过酒瓢，仰起脖“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下去。

李德林就把白五爷领到了存酒的库房里。打开一缸酒，让白五爷自己拿瓢舀着喝。

白五爷说：“少掌柜的，这样太费事，我还是扒缸沿儿喝吧！”双手把住酒缸，身子微微往前倾，把嘴搭上去。再一看，这缸里的酒“嗖嗖”往嘴里钻。这哪是喝酒呀，简直就是一台抽水机！很快，这缸酒就见底了。

说来奇怪，白五爷的肚子却一点不大。这缸酒让他给喝哪儿去了呢？李德林明白，白五爷的肚子里一定有传说中的酒虫子。据说这酒虫子在人的胃里，几百万人当中才会有一个。有酒虫子的人，终日离不开酒，而且喝多少都不会醉的。

要能把这酒虫子弄出来，可就成了无价之宝！李德林满心欢喜，可嘴上却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五爷不愧海量，这次我算开了眼界！”

那以后，白五爷经常被李德林请去做客。一来二去的，五爷和李德林就成了好朋友。白五爷每次去，李德林都会亲自作陪，还总要让厨师炒上几盘好菜。

这天喝完酒，李德林让家人沏上一壶茶水。白五爷才喝几口，眼皮就硬得挑不起来了。他往旁边一栽歪，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白五爷醒过来了。他睁眼再一看，发现自己大头朝下被吊在了库房的房梁上，下边是一个敞开口的大酒缸，装了满满一大缸酒。白五爷一阵心慌，一边挣扎一边呼救，可喊了老半天也不见有人进来。

酒的香气，直往白五爷的鼻孔里钻，酒瘾很快被勾上来了。白五爷用鼻子使劲儿吸一下，凭多年喝酒的经验，就能断定这是一缸陈年老酒。白五爷喝了这么多年酒，还从没喝过这么好的酒呢！他很想喝一口，可是又喝不到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也太馋人了。

白五爷索性将双眼闭上，不去看酒，可是不行，酒的香气太浓了，他无法抗拒这种诱惑。

白五爷又开始挣扎，希望能把捆绑他的绳子挣断，不过不是为了逃脱，而是想让自己掉进酒缸里，好能喝上几口。哪怕让酒淹死，他都觉得值了。可是捆绑白五爷的绳子比拇指还粗，又是根新绳子，他咋都挣不断。白五爷忍不住大声呼叫：“来人，喝酒，我要喝酒！”

还是不见有人进来。白五爷馋得实在受不了了，觉得胃里有个东西开始往外爬，很快就爬到了嗓子眼。一张嘴，这东西就从白五爷的嘴里爬了出来，是一条白色的虫子！“咕咚”一下，虫子顺势掉入酒缸。躲在门外的李德林见了，急忙快步走进来，故作惊讶地说：“我正在四处寻找五爷，原来你在这儿呀！啊，怎么回事？这是谁把你吊起来的呀？来人，赶快把五爷放下来！”

几个伙计跑进来，七手八脚地解开绳索，把白五爷放到地上。白五爷心知肚明，他这是中了李德林的圈套。没办法，人家是开烧锅的，交际广，想斗也斗不过。白五爷只能打牙往肚子里咽。在客厅里歇了一会儿，白五爷便一瘸一拐地回家了。

从这天起，白五爷见了酒就想吐，再没有喝过一口酒。

李家的那缸酒呢，自从有了酒虫子，缸里的酒总是满满的，今天打出去大半缸，明早起来再一看，缸又满了。这缸酒，呈琥珀色，有黏稠度，色味俱佳，可以跟很多名酒媲美！

李德林靠这缸酒，真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他开始买房子买地，没过多久就成了这地方的大财主。

很快就到了土改时期。白五爷身无分文，被划为老贫农，参加了农会。他表现积极，还成了农会干部。

这天，白五爷跟农会主席一合计，决定开个批斗大会。

李德林被五花大绑地带到了会场。白五爷站在台上，“控诉”了当年李德林对他犯下的“滔天罪行”。说到伤心处，白五爷声泪俱下。台下群众义愤填膺，大家一拥而上，一顿棍棒就把李德林给打死了。

过后，白五爷赶到李家烧锅，找到那缸酒。把酒放干净，探头往里一看：那虫子已不知去向。

选自《小说月刊》

一只烟灰缸引发起义



◇文／蓝胖　图／黄胜

一

1906年到1911年，孙中山先后发动和领导了10次武装起义，无一成功，死伤惨重。此时，大部分革命党人对起义都是比较谨慎的，甚至是绝望的，包括孙中山。

对于武昌起义，众人觉得可能又是一次失败的计划，也并未蓄谋已久，所以它在历史长河中是个非常偶然的事件。

不过经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革命党人，不服且不甘心。

1911年9月24日，同一拨同志开会制定起义计划，据说计划有时间、地点、人物、起义范围。他们最初选在10月6日起义，也就是农历八月十五这天。起义范围是在湖北和湖南同步举兵。

为何选择这天？革命党人认为这时中国人都忙着团圆，乘虚而入，把第11次起义整圆满了。

可纸包不住火，一个不小心，起义的消息泄露了。湖广总督瑞澂决定：今年过节不放假，全部戒严，官兵不许出营、聚会。革命党人决定将起义推迟到10月16日。

二

1911年10月9日，计划推进中。

革命党人开始准备起义的物料——炸弹。

孙武等人在指挥部配置炸弹，提供资金的刘同不放心，就到现场查看，随手点起一根香烟，抽完烟却找不到烟灰缸，于是准确无误地投入身边一个脏兮兮的盆里。

这个盆里不是别的东西，正是长得难看的土炸弹。虽然土，但有效，孙武被炸得面目全非，大火一发不可收拾。忙着救火的同志甚至都没发现巡捕赶到了现场。

巡捕循着爆炸声而来，



逮捕了刘同等六人，还发现了关于起义的一系列物品和资料——起义名单、旗帜、通告、弹药、印信。

刘同很快招认本次起义的所有事项，湖北布政司陈树屏建议销毁名册以安众心，督府师爷张梅生则主张按名册搜捕。总督听师爷的，发布以下决定：关闭所有城门，禁止出入，贴出告示，要求新军官兵不得出营，一律按名册捉拿，就地正法。

当时驻地革命党人约有5000人，根本不知自己在不在名单中，这下马蜂窝彻底被捅掉了，人人自危。看来，只有先下手为强。

三

1911年10月10日，爱新觉罗·溥仪再过几个月就满六岁，还在紫禁城等待大清王朝最后的颠覆。

晚上7点刚过，陆军第八营排长陶启胜查夜，发现班长金兆龙、士兵程定国正抱着步枪仰卧睡觉，旁边还有一盒子弹。陶启胜这个二愣子，并没上去安慰自己的士兵，而是直接开骂："干什么！想造反是吧？"金兆龙一听，心里不爽，回骂："造反就造反，你能怎样？"于是两人干了起来，程定国把陶启胜打倒在地，并在背后补上一枪。

这时，第八营班长、共进会代表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宣布正式起义，前去占领楚望台军械库。

以上，来自熊秉坤写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真实性较强。

四

权威资料如《中国近代史大辞典》《近代中国百年史大辞典》认定：熊秉坤于10月10日晚7时许在该营打响了武昌首义信号的第一枪，率部发难，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旋即组织敢死队攻克督署。

而名人的佐证，让熊秉坤打响第一枪的事情板上钉钉——第一位发声的是孙中山。

武昌起义三年后，熊秉坤出访日本东京，孙中山向别人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1919年，孙中山给上海《晨报》撰写国庆献词中说："今日何日，乃革命党员熊秉坤开枪发难，清朝协统黎元洪被迫效顺而起革命军于武汉之日也！"

第二位发声的是末代皇帝溥仪。

1961年9月30日，熊秉坤应总理之邀参加国庆宴会时，溥仪也来了，他走到熊秉坤面前，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你打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王朝，打倒了我这个当时还是小孩子的皇帝，让我能顺应历史潮流，改造成新人，为表达谢忱，容我敬酒一杯。"

五

程定国还有个名字叫正瀛。

正是他在冲动之下偶然开枪，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宣告起义后，人人都明白，这次若再失败，明早将全是黄泉路上的鬼魂，没有退路的他们奋勇起义，凌晨1点30分，整个武昌都被起义军控制。第二天，武汉三镇都不姓"清"了，大清就此倒下。

武昌起义后，程正瀛正式投靠北洋军阀，成为残害革命党人的反动势力的帮凶，沦为叛徒。

对于由功臣变成叛徒的程正瀛，历史和人民都选择了遗忘，更愿相信熊秉坤是打响首义第一枪的功臣。

选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

国货打败跨国公司

◇文／袁灿兴　图／颜玮



民国年间，曾围绕不起眼的肥皂爆发了一场大商战。交战的一方是世界级托拉斯、英国利华兄弟公司（即今天的联合利华公司），另一方则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医药企业五洲大药房。

英国利华兄弟公司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工业巨无霸，在肥皂工业中更处于领先地位。上海开埠后，利华兄弟就在上海投资兴办制皂企业，并吞并了一系列小制皂厂，发展成为远东最大的制皂厂。

五洲大药房创办于1907年，由沪上巨商黄楚九、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等人出资创办，主打产品为由传统中药研制而成的各类补药。1911年，五洲大药房聘请项松茂担任总经理。

项松茂出任总经理后，一方面继续各类中药产品的开发，另一方面也在西药业务上加以开拓。但当时中国西药力量薄弱，即使五洲大药房这样的大店，其制作的西药也不过是利用进口原料进行加工而已。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涌起了抵制洋货、振兴国货的热潮，一直想以实业救国的项松茂决定设厂自行研制西药，与西方药厂相抗衡。

当时恰好有德国商人要将设在徐家汇的肥皂厂出售，项松茂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其盘下。项松茂的考虑是，该厂机器设备齐全，购入后制作肥皂可以打破西方对中国肥皂市场的垄断。此外，制皂的一些设备也可用来制作药品。在盘下肥皂

厂后，项松茂即将五洲大药房制作西药的工作间全部迁入肥皂厂内，并将厂名定为“五洲固本皂药厂”，分设制药与制皂两部。

但项松茂却没有获得制作肥皂的技术。肥皂厂的德国商人只售卖机器，对制作肥皂的工艺却严加保密。于是，项松茂从人才着手，网罗了一批化工系大学毕业生担任技术骨干，予以高薪，进行肥皂研制工作。为了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还设立松茂小学，凡职工子弟均可入学；设立医疗处，为员工提供医疗服务等。

为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项松茂还特意派遣肥皂制作部主任乔装打扮，潜入设在上海的利华兄弟肥皂厂当了9个月的工人，刺探出其技术上的秘密。这样，经过多重努力之后，项松茂成功研制出高质量的肥皂，并定名为“固本肥皂”。

固本肥皂问世后，其最大敌手自然是英国利华兄弟公司的祥茂肥皂。在原料上，利华兄弟公司遍布全世界的种植园，能为其提供质优价廉的原料。而在制作肥皂的重要材料烧碱上，利华兄弟公司也得到了英国公司优惠价格的支持。此外，利华兄弟公司所拥有的财力与技术，这些都不是五洲固本皂药厂所能匹敌的。

项松茂的基本策略就是以质量取胜，其所生产的固本肥皂，外表坚实，颜色纯一，去污力强，持久耐用。相比之下，利华兄弟公司所产的肥皂外观较差，去污力也不足。为了证明固本肥皂的质量，五洲固本皂药厂特意在各销售点进行现场展示，在两大碗清水中分别放入固本肥皂和祥茂肥皂。结果一段时间后，祥茂肥皂彻底融化掉，而固本肥皂仍很坚挺。

为了打败固本肥皂，利华兄弟公司采用降价倾销的手段。最初固本肥皂定价是每箱六元七角，祥茂肥皂就定价五元三角。虽然祥茂肥皂价格较低，但是固本肥皂质量好，仍然受到广大顾客的欢迎。不得已之下，利华兄弟公司再次降价，将每箱的价格逐步降到四元四角、三元。为了应战，五洲大药房给予项松茂全力支持，相应降低肥皂价格，并通过旗下系列补药的利润来支撑肥皂大战。

民国时期的中国，肥皂尚为一新鲜且奢侈事物，当时只有城市中的白领方能享用得起。鲁迅在1924年的《肥皂》一文中写道：四铭先生上街买肥皂，看了六七样，都要四角多，没有买；看一角一块的，又太坏，没有什么香。便挑定了那绿的一块，两角四分。他回到了家把肥皂交给四太太，四太太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捧孩子似的将那葵绿色的东西送到鼻子下面去”，并说“唉唉，这实在是好肥皂”。鲁迅写《肥皂》一文，恰好是肥皂大战正酣之时，尽管双方不断削价，但市场上一般肥皂价格仍要两角四分。按照当时的物价指数，这是相当高的价格了。为了占领肥皂这个巨大市场，双方都不惜血本，展开大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国人奋起抵制洋货，提倡国货，固本肥皂一时热销，日销量达五百箱之多，而利华兄弟公司的肥皂则卖不动，设在上海的肥皂厂一度倒闭关门。在固本肥皂热卖的基础之上，项松茂继续扩张业务，推出一系列肥皂品牌如“嫦娥”“美女”等。

项松茂不但通过商战大力宣传民族品牌，抵制洋货，更身体力行，参与各类爱国运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五洲大药房第二个店濒临前线，一些留守店员被日军查出有义勇军服装而被捕。项松茂只身前往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交涉，结果与被捕店员一起被日军枪杀，时年52岁。

选自《文史博览》

除害

◇文／曹保明　温玉杰　图／段明



乾隆年间，上河湾这个地方本来没有名，人口也不多，但由于地势平坦，交通方便，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不约而同地到这儿赶集。时间一长，这地方就渐渐繁华起来，变成一个小屯子。可是有一年，屯南面的一座大山上，突然出现了两只斑斓猛虎，经常伤害来往行人，使眼见兴旺起来的小屯子，不知不觉又冷清下去了。

那时候，屯子里住着个穷苦的猎人，姓赵，大伙儿都叫他赵炮手，那阵子他正给猎霸徐二卡巴眼家当护院。赵炮手勤劳、憨厚，猎霸徐二卡巴眼的独生女儿小黑，竟偷偷地爱上了他。可是徐二卡巴眼怎么能同意这门子亲事呢？不过使他挠头的是，任性的女儿非要跟这个穷看院子的过一辈子。就在这时，传来了老虎伤人的消息，徐二卡巴眼眼珠子一转，就派人把赵炮手叫到了跟前。

“说实在的，我女儿不能嫁给一个无能的人。现在山里出了老虎，你该去为民除害。若打死了老虎，我女儿便嫁给打虎英雄，如伤于虎口，别怪我无情分……”

赵炮手浓眉一竖说：“老爷，为民除害是我该做的，你等着瞧好吧。”说完转身就走。徐二卡巴眼手一挥说：“慢着！”

“老爷，还有啥事吗？”赵炮手回过头来。

徐二卡巴眼从墙上摘下自己的长筒猎枪，笑眯眯地

说："把我这家伙带上，会对你有好处的！"

老实厚道的赵炮手不知是计，他欢天喜地地接了枪就去找小黑。小黑虽是狡猾阴损的老猎霸的女儿，但她善良又心细。她听说是父亲让赵炮手去打虎，心里一震，掉下泪来："赵哥，我爹怕是不怀好意呀！"

赵炮手摇摇头说："不，这回你爹没使坏。看，他把枪也借给我了。他还同意，打死了老虎，咱们就成亲。"

"赵哥，这两只虎，可是凶煞啊。"

"凭我的本领，没有难处，你放心吧。"

小黑拉着赵炮手的胳膊，依依不舍地说："赵哥，你快去快回，我等着你。"

第二天，赵炮手带着徐二卡巴眼派给他的几个猎手，起个大早，信心满满地告别了庄人，带上干粮上了山。一连追踪了好几天，才在一个山崖的草棵子里找到了老虎洞。真是不巧，大老虎没在家，只有两只小虎崽正在洞口啃骨头。赵炮手二话不说，举起手中的大片刀，"唰"一下，一只小虎血溅刀下而死。可是，片刀上的血迹还未干，只听山风大起，飞沙走石，从山坡的林子里蹿出两只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来，赵炮手随手抄起徐二卡巴眼送给他的那支猎枪，瞄准跑在前面的那只老虎的天灵盖，就是一枪。说也奇怪，那枪"扑哧"响了一声，不见飞出子弹，他急忙又压上一颗子弹，还是臭的。这时他才明白，狠心的徐二卡巴眼给他的，都是盐水煮过的子弹……

说时迟那时快，一只老虎已经蹿到赵炮手的头上，他来不及多想，用尽全身力气把猎枪插进了老虎的口中。那老虎疼得仰天长啸，狂奔乱跳，一下子掉到山崖下摔死了。就在这时，另一只老虎已经扑到他的身上。赵炮手来不及躲闪，被猛虎扑倒。老虎张开血盆大口，向他咬来，赵炮手顺手拔出一尺八的树杈子，使出吃奶的劲儿，插进了老虎的心窝。

两只老虎都被除掉了，赵炮手也受了伤，坐在地上喘着粗气。他一抬头，只见埋伏在周围林子里的猎手端起枪正在向他瞄准。一排枪过后，没有被猛虎吃掉的打虎英雄赵炮手，却倒在了小人的黑枪之下。按徐二卡巴眼的吩咐，这帮家丁们拣了几块虎骨头，用一块白布包好，回去交给了小黑，说赵炮手不幸亡于虎口。小黑失去了心爱的人，心里异常痛苦，可她嘴上什么也没说。她找到徐二卡巴眼说："爹，我求你给赵炮手修个庙！"

害死了赵炮手，又除掉了猛虎，徐二卡巴眼正为自己一箭双雕的计谋高兴，再说修一座庙也顺应乡亲的意思，他也能留下积德行善的美名，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徐二卡巴眼立刻答应了女儿的要求，并给赵炮手的庙起名"风云寺"，立即动工。

"风云寺"的修建，动用了四方能工巧匠，直修了七七四十九天，一座精美华丽的大庙建成。徐二卡巴眼哪里知道女儿小黑的心思呀！这一天，正是大庙竣工之时，小黑突然对她娘说："娘，快扶我上马……"

她娘说："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女儿说："我要跟赵哥去……"说完，两眼一闭，追随赵炮手而去。徐二卡巴眼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女儿这是伤心过度而亡，可后悔已经晚了……后来，乡亲们偷偷把小黑姑娘葬在河东的小山上，正对着"风云寺"。从此，人们就管这个地方叫"伤虎湾"。一代一代的叫白了就把"伤虎湾"叫成了"上河湾"。

选自《民间故事》

天鹅神玉

◇文／裴雪杰　图／颜玮



河北沧州的西北村庄有这么一户人家，男人叫赵达川，妻子叫李小莲。夫妇养育了一双儿女，儿子邦文听话懂事，女儿邦妮乖巧可爱。他俩和村里多数家庭一样，种植些蔬菜，饲养些鸡鸭，家里还有一副石磨，农事之外，磨面贴补些家用。

有时候，好多人家同时来磨面，他们夫妇二人就会忙碌到深夜。这样的日子虽辛苦，但一家人天天在一起，夫妇俩倒也知足。

达川的表哥在岭南做珠宝买卖，忙不过来时，就想到了这位辛苦讨生活的表弟，他把达川喊到了岭南，协助他打理买卖。

达川到岭南后，踏实肯干，兢兢业业，表哥给他开出了很高的工钱，达川打算等攒够了一大笔钱，就回家乡，风风光光地重新建一座院落，给儿子张罗个好媳妇儿。

不知不觉间，达川在岭南呆了十多年，路途遥远，为了节省盘缠，他一直没回过乡，他盘算着积攒的钱财差不多可以在家乡重起院落的时候，离愁别绪一下子涌上了心头，他再也不想在异乡停留了。

十年了，他的儿子也到了谈婚论娶的年龄了。

家中的李小莲惦念着该回来却一直没有回来的夫君，也更操心不能耽误的邦文婚事。

可儿子邦文，却不愿在没有父亲消息的情况下张罗婚事。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倔强的邦文决定出逃，南下寻亲，找不到父亲决不成亲。

而此时，乔装好褡袋、收拾好行头的达川从岭南上路了。一路上，达川舍不得住大些的客栈，总是在路边小店将就过夜。想着离故乡一天天地近了，与亲人见面不再久远，达川的心境一天天轻松起来。

异常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天夜里，达川睡得极不踏实，噩梦连连，第二天晨

起，竟找不到了装钱的褡袋。

晴天霹雳一声响，这下达川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真个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回想起家中妻儿，又想到自己两手空空，达川不敢往下想了，他恍恍惚惚跌跌撞撞走到水井边，看到个暗无天日的将来，说时迟，那时快，没来得及细思量，就一头跳了进去。

达川投井而死，虽在当地百姓间传开，但远在沧州的小莲并不知晓。

话说邦文踏上了寻父的路途，他一直朝着南方前行，一路打听着。身上的衣服破了，带的路费也花光了，风餐露宿，仍然没有一点父亲的消息。

这天傍晚，邦文走到了南阳东北郊的独山地界，又累又饿，前不见村后不着店，却是累得一步也走不下去了。这时，天上飞过来一只雪白的大天鹅，缓缓落在邦文面前，将口中衔着的食物放下来，又翩翩飞去。邦文望着这位天鹅“恩人”，深深鞠下一躬。

天鹅飞翔的影子投在独山的山谷，仿佛一片缥缈的云影。

此时，山谷中有一个声音响起来：“尔父已在安徽太和县投井自尽，勿再前行了，迷途知返，一切还来得及！”

邦文来不及吃惊，父亲的死讯虽令他无比哀痛，但他还是坚定地回答：“找不到父亲，我是不会回去的！”

邦文拿起食物往嘴里塞，刚吃了两口，一位满头白发的拄杖老者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样子看起来非常孱弱，邦文如何能自顾自地吃下去呢，他把手中的食物分给老人一些，老人吃过之后，精神顿时好了很多。他拿起手杖，向山中一挥，朝着天鹅消失的方向走了。

邦文正在惊异中，山中忽然显现出一条道来，他慢慢走进去，道路两旁点缀着白的、绿的、黄的、紫的、红的和黑的五彩斑斓的各色石块，邦文敲下几块，自言自语道：“明天，我把这石块拿到集市上，说不定能换点吃的。”

第二天，邦文来到集市上，刚一摆出石块，就吸引来好多人，邦文不知道这些石块的独特之处，他要价也不高，很快就卖出了几块。

第三天，他又到石道里敲下了几块，拿到市面上卖，很快又被抢购一空，原来他敲下的石块，竟可以被加工成人物、花鸟、挂件等价值连城的玉雕。

就这样，邦文敲了卖，卖了敲，挣到了一大笔银子。

很快，邦文有珍贵玉石的消息就在南阳城里传开了。此时，一个内行梁老板来找邦文，想要将他的女儿许配给邦文为妻，同时需要邦文长期向他提供加工玉雕的原石。

“这石块，竟有这么大的价值？”邦文思忖着，原来这是独山天鹅赐予的宝藏！

随后，邦文向梁老板说出了路遇天鹅和老人的实情。

“那位老人就是独山天鹅所化啊，他在试探你的为人，善良之人才可采到宝玉啊！”梁老板明白这是上天的旨意，对待这些玉石愈加虔诚，玉雕手艺也更是精进。

邦文则带着新婚妻子赶到安徽太和县，感谢了当初打捞父亲尸骨的村里人，并将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沧州。

身在南阳的岳父梁老板，感激天鹅赐玉，也没有独占山头，而是昭告同行，带领一众工人到山中开采玉石。他们采出的玉，质地坚硬，加工好的玉雕，栩栩如生，和翡翠有得一拼。

自此，南阳人开始大规模在独山采玉，并将这种洁净度和硬度很高的玉石，命名为独山玉。

慈禧儿媳不好当

清光绪帝的后宫总共一后两妃，在清朝皇帝中是后妃最少的。他的两个妃子就是珍妃和瑾妃姐妹。这对姐妹花虽贵为皇帝妃子，但是不幸遇上了婆婆慈禧，其命运比丈夫光绪帝还要悲惨曲折。

说起珍妃和瑾妃，得从光绪选妃事件说起。在清朝，一般皇帝十四到十六岁就该大婚、亲政了。可慈禧直到光绪十七岁，才着手筹划光绪的婚事。经过几轮筛选，只剩五个女孩：慈禧弟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1888年11月8日，这五个女孩在紫禁城体和殿面见慈禧、光绪帝。当时光绪面前放着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两对，作为定选证物，玉如意给谁谁就是皇后，荷包给谁谁就是妃子。慈禧对光绪说：“去吧，皇帝，你自己做决定。”

于是，光绪拿起玉如意直奔自己比较喜欢的德馨的女儿。刚走到跟前，只听慈禧一声暴喝：“皇帝。”光绪吓得直哆嗦，回头一看，慈禧对着她的侄女、桂祥的女儿努嘴，光绪明白意思，很不情愿地拿着玉如意递到长相实在有些丑、大自己三岁的表姐叶赫那拉氏手里，即为隆裕皇后。然后情势便不由光绪控制，慈禧直接让人把两个荷包给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即为珍妃和瑾妃。

光绪大婚后，基本不搭理隆裕皇后。而瑾妃呆板木讷，也与光绪相处淡漠。后来在多次礼仪活动中，光绪发现珍妃容貌俏丽，且乖巧伶俐，便对她有了好感。慢慢地，皇后因失宠而生妒忌，为了泄愤，她经常向姑母慈禧告珍妃的状。

按宫中规矩，妃子不能乘八人轿，只能坐四人轿。光绪帝宠爱珍妃曾特意赏给她一乘八人轿。这事被慈禧知道了，非常生气，命人将轿摔毁。

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按惯例要晋封一批妃嫔。所以在这年的正月初一，慈禧发布懿旨晋封珍嫔为珍妃。可到了十月，珍妃却又突然被降为贵人。

原来，清朝妃子每年例银是固定的，珍妃花钱大手大脚，而且经常给宫中太监赏赐。时间一长，她失去节制，亏空越来越大。于是她铤而走险串通太监受贿卖官。珍妃有一次为一个叫玉铭的人搞定四川盐法道一职，按例这一级别的新官放任，要由皇帝召见一下。光绪在召见时问玉铭在哪个衙门当差，他居然答说在木厂，光绪命其将履历写出，玉铭把笔头都快咬烂了也没写出一个字，原来他压根儿是个文盲。此事震惊朝廷内外，引起了慈禧的强烈不满。

珍妃与慈禧的矛盾远不止此。甲午战败，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影响下，试图搞维新政治，富国强兵。珍妃就坚决支持皇帝变法，是“帝党”的重要成员。后来，慈禧将光绪囚禁在南海瀛台，同时也将坚决支持变法的珍妃打入了冷宫，一直到死，也未能再见光绪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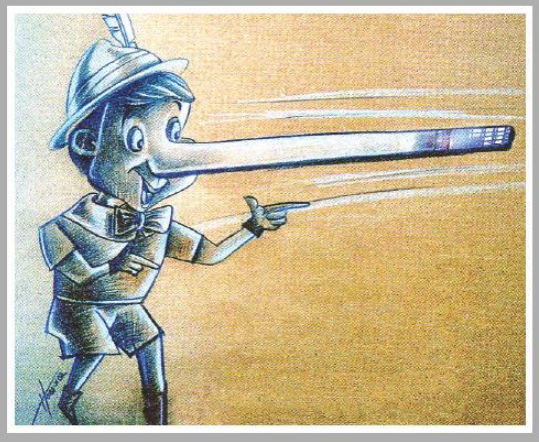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逃。临行前命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井中害死。回京后慈禧为安抚光绪，派人把珍妃尸体打捞上来，重新装殓，并把罪责推在崔玉贵身上。按理这是死罪，但只是削去崔玉贵二总管的职务。不久，崔玉贵又回到皇宫。

选自《良友周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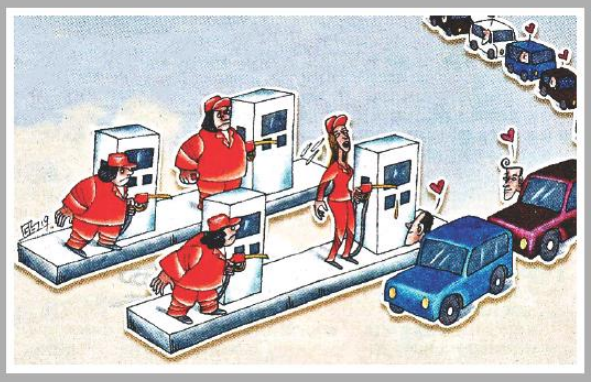
★漫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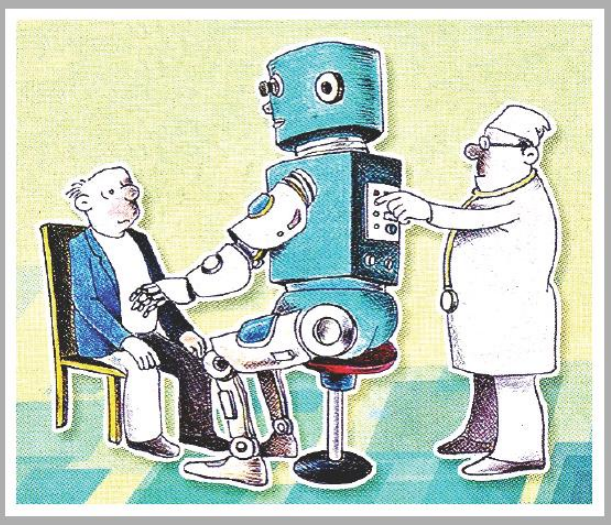
一时之“秀”/ 邹磊



手机与谎言 / 侯晓强



生意那边独好 / 盖桂保



人工，智能 / 卢军



陪孩子写作业的必读书目 / 邸天行

（摘自《幽默与笑话》）

小小说月刊

小程序



即扫即读 无需下载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16>